



商周甲金



Imperial Treasures V
Archaic Bronzes from the Golden Age of China





商
乙
辛
甲
庚












伍

Imperial Treasures V
Archaic Bronzes from the Golden Age of China

青銅器對照年表

Chronology of Bronze Age China

<p>XIA c.2100-</p>	<p>● XIA (c.2100-1600 B.C.) Erlitou Culture c.2000-1500 B.C.</p>
<p>EARLY SHANG c.1600-</p>	<p>● EARLY SHANG (c.1600-1400 B.C.) Erligang Culture c.1600-1400 B.C.</p>
<p>MID-SHANG c.1400-</p>	<p>● MID-SHANG (c.1400-1300 B.C.)</p>
<p>LATE SHANG c.1300-</p>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around; align-items: flex-start;">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34 殷墟二期</p>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50 殷墟二期</p>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54 殷墟二期晚段</p>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96 殷墟二期晚段</p> </div> </div>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around; align-items: center; margin-top: 20px;">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42 殷墟三期</p>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106 殷墟三期</p> </div> </div>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around; align-items: center; margin-top: 20px;">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6 殷墟四期</p>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60 殷墟四期</p>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78 殷墟四期</p> </div> </div>	<p>● LATE SHANG (c.1300-1046 B.C.)</p> <p>Anyang Phase I c.1300-1251 B.C.</p> <p>King Pan Geng</p> <p>King Xiao Xin</p> <p>King Xiao Yi</p> <p>Anyang Phase II c.1250-1160 B.C.</p> <p>King Wu Ding c.1250-1192 B.C.</p> <p>King Zu Geng</p> <p>King Zu Jia</p> <p>Anyang Phase III c.1159-1102 B.C.</p> <p>King Lin Xin</p> <p>King Kang Ding</p> <p>King Wu Yi c.1147-1113 B.C.</p> <p>King Wen Ding c.1112-1102 B.C.</p> <p>Anyang Phase IV c.1101-1046 B.C.</p> <p>King Yi c.1101-1076 B.C.</p> <p>King Xin c.1075-1046 B.C.</p>

● 夏 (約前 2100- 前 1600)

二里頭文化 約前 2000- 前 1500

1600 B.C.

● 商早期 (約前 1600- 前 1400)

二里崗文化 約前 1600- 前 1400

1400 B.C.

● 商中期 (約前 1400- 前 1300)

1300 B.C.

● 商晚期 (約前 1300- 前 1046)

殷墟一期 約前 1300- 前 1251

帝盤庚

帝小辛

帝小乙

殷墟二期 約前 1250- 前 1160

帝武丁 約前 1250- 前 1192

帝祖庚

帝祖甲



P72 殷墟二期晚段



P112 殷墟二期晚段



P116 殷墟二期

殷墟三期 約前 1159- 前 1102

帝廩辛

帝康丁

帝武乙 約前 1147- 前 1113

帝文丁 約前 1112- 前 1102



P118 殷墟三期



P122 殷墟三期

殷墟四期 約前 1101- 前 1046

帝乙 約前 1101- 前 1076

帝辛 約前 1075- 前 1046



P90 殷墟四期



P100 殷墟四期



P84 殷墟四期 / 先周文化

1046 B.C.

序

今年的《吉金御賞(伍)——商邑翼翼》已是第五年與大家分享商周青銅器藏品。所謂吉金，吉者，吉禮也，《周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吉禮即祭祀之禮，為國之重事。晚清學者姚華於《論文後編·源流》有謂：“書契既興，文字煥成，吉金貞卜，始見殷商。”用於祭祀的銅器就是吉金，始見於商，而其鼎盛則在殷商。“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詩經·商頌·殷武》說的正是殷商之盛，不論鼎盛的國力、先進的文化、高超的技術等，皆集商之大成，亦只有在此背景之下才能鑄造出最雄渾秀美、獨領風騷的吉金——置於宗廟殿堂的重器。因此，過去一年我拜訪多位世界各地的重要藏家，精心挑選殷墟時期 17 件極為重要的青銅禮器，很榮幸在此向各位推薦，一同鑒賞“大邑商”文化的燦爛輝煌。

說到這次收錄的商代青銅器，不得不說鬯尊，如此重要的青銅器失落在美國長達近一個世紀，幾年前機緣巧合下有幸被我發現，經過長期的溝通才得以介紹給大家。此尊擁有獨一無二的紋飾，更罕有地有縱向排列的兩組獸面紋，中間飾一對勾喙立鳥，處於分範縫隙的鳥爪竟相互鉤纏套合，極為少見，紋飾和圖騰的含義仍待進一步探討，但此

器無庸置疑地彰顯商代鑄造工藝上的重大突破和先進技術。而此尊還帶有重要銘文，合共 37 字（或釋 36 字），為商代已知最長銘文的前五位，其內容對商代祭祀禮儀和樂舞的研究重要性是不容忽視，再從此器的形制、紋飾、銘文字體特點和內容分析，當中所指的“王”應為帝辛——即赫赫有名的商紂王，而“婦”即商王的配偶后妃，極有可能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妲己。這件尊從藝術、技術、歷史等各方面的因素皆是一絕，可堪為帝辛時期最重要的青銅器之一。此器的重要性先後有多位學者，分別是吳鎮烽教授、朱鳳瀚教授和李學勤教授等為其撰文作深入的研究討論，同時收錄於此次的圖錄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商代晚期青銅豫卣。銘文中的“豫”應為器主的私名，為“豫”首次作為人名出現於金文中，擁有重要的銘文價值，再者此器可作為殷墟四期青銅卣的斷代標本，張懋鎔教授特意指出其有助青銅提梁卣器型斷代方面的研究。其形挺拔偉岸，體量巨大，更有三層華麗繁複的紋飾，鑄造極盡精良，同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長久受到西方收藏家的青睞，曾經先後被英國知名古董商埃斯肯納齊、美國紐約重要收藏家丹尼爾·夏普羅和紐約資深古董商藍理捷珍藏。

同樣罕見珍稀的還有父庚觶，是觶中的“巨人”，器形優美，更是難得的帶蓋觶，保存完好，蓋上鏤空立雕牛頭神態生動，恍如靈牛活現於眼前，動態感十足，是商代最輝煌的“工”與“藝”結合而鑄的超凡之作。

此次收錄之青銅器不止是擁有深厚歷史文化的藝術瑰寶，最重要的是每件皆流傳有序，背後都有一段輾轉的收藏故事。卣鼎原為清代學者姚覲元所藏，後為北京尊古齋黃濬藏，其後一直流落海外，是現存已知惟一一件卣族器，至少有 18 本書有收錄此器。吞夔父丁甗於 70 年代之前曾為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藏品，其後為知名古董商戴潤齋所藏。還有玫茵堂、賽克勒、千石唯司、鴻禧美術館等館藏級的青銅器，於此次的圖錄中共聚一堂，更是難得。青銅器常見“子子孫孫永寶用”的銘文，宋代歐陽修早於千年前《集古錄跋尾·韓城鼎銘》：“堅久吉金，用作寶尊鼎”，收藏青銅器不正是一種對上古寶器和恆久意念的追求和傳承嗎？

“吉金御賞”——正是對一直以來青銅文化承傳的回應。我希望藉此機會通過整理、精選、介紹難得一見的青銅器珍品，讓大家可欣賞華麗奪目的青銅器和細味殷商的文化

成就，與此同時，一同繼承古人遺志，讓這富有歷史韻味的青銅文化，如同先祖的期望，可走進殿堂，讓世代代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感謝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昭容教授對去年《吉金御賞（肆）——殷商鼎盛》中所載的獸面紋甗於源流和著錄上的補充，使我們對 1926-1928 年戴家灣出土並流散的這件商末周初青銅甗作了整理和更正，特此敬謝。

最後在此，我們特別感謝李學勤教授、吳鎮烽教授、李伯謙教授、郝本性教授、朱鳳瀚教授、張光裕教授、張懋鎔教授、陳昭容教授等一直以來給予御雅居的賜教，使我們受益不淺。我們亦感謝過去曾經蒞臨御雅居，予以指導和意見的各位學者、專家、藏家。您們的支持使我們鼓舞，我們會再接再厲，繼續弘揚中國古代優秀的藝術文化。特此致謝。

御雅居 *Joyce*

2016 年 9 月

饗饗立鳥蟬紋尊（遯尊、魚尊、大万尊）

商代晚期 殷墟四期

通高：26.3 公分 口徑：19.3 公分

商周青銅器，傳統上以作器者命名，但對於這件青銅尊，不同學者因為對銘文釋讀的差異，對作器者的身份有著不同的看法，一說作器者是遯¹，一說作器者是魚²，或以銘文末端作器者的族屬大万來命名³，未有共識，故本文暫以紋飾命名此尊，輔以吳鎮烽、朱鳳瀚和李學勤三位教授的研究文章於其後。

這件青銅尊是近年所見，其中一件最重要的商代長篇銘文青銅器。商代帶有銘文的青銅器，絕大部份都只是鑄有族徽及祭祀對象的名稱，達三十字以上記事的銘文，數量少於十件，而且只出現於殷墟四期，即商代晚期最後段，所記之事皆與商王室或商代最高層統治貴族有關。此尊無論在銘文和歷史研究上，還是紋飾藝術表現的樣式形態，或鑄造工藝等各方面，都具有極罕見及珍貴的價值，是重要的國寶級商代青銅禮器。

此尊屬於粗體觚式尊，無肩，侈口，頸特長，腹部稍微向外鼓，腹壁較直，圈足比例略矮，有折足。通器的紋飾，可以分成四個部份欣賞。最注目的，當然是腹壁正面上下兩組的饗饗紋，其中以下邊大的饗饗為主紋，上邊小的饗饗輔之。下邊的饗饗主紋以淺浮雕表達，有突出的大眼珠、臣字形目，上有眉及卷曲的額角，下有鼻及咧開的嘴唇，口中展露鋒利的獠牙，身體部份被壓縮置於兩側，並附有前爪。上邊的饗饗紋，以對稱的側身龍紋左右合成，前爪同樣被壓縮置於兩側，誇張的卷角向兩側作方折、外翹、內卷，鼻樑向上發展作淺扉棱，是饗饗簡化的脊骨和軀體，一直跨過青銅尊的頸部伸延至口沿。從腹壁饗饗紋伸延至頸部的扉棱，可以理解是象徵天人溝通的途徑。殷人崇信各種鬼神，每遇大事定必求神問卜，饗饗就是天人之間溝通的媒體。第二組紋飾部份，是腹壁側面的立鳥紋。兩隻立鳥亦以淺浮雕表達，左右相對，有大眼、曲喙、豐厚的翅膀和向內卷曲的長羽尾，左右兩鳥的鳥爪跨過中軸互相扣合，極其特別，非常罕見。立鳥紋的上端，有另一組跟正面相同含義的饗饗紋，同樣以對稱的側身龍紋左右合成，前爪撫著鳥首，卷角在上，身軀在兩旁垂下護佑立鳥，鼻樑亦向上發展作淺扉棱至口沿。第三組紋飾焦點，是頸上的三角饗饗蟬紋，或稱三角形蟬形鬼神紋⁴，分佈於四道淺扉棱之間，面部巨大，有猙獰的臣字形目，長嘴唇咧開，露出整排的利齒，身軀作三角形朝上，彷彿是從天而降的鬼神，使人望而生畏。第四部份，就是圈足上兩組相對的淺浮雕夔龍紋。夔龍的圓眼珠凸出，臣字形目，張口，頭上有角、後有耳，前肢有爪，身軀肥厚，尾上卷。全器紋飾細緻有序，佈局絕妙考究，皆以雲雷紋襯地，通體光潔，而且打磨精細，鑄造範線的痕迹幾不可見。腹壁一周紋飾的設計，在商周青銅器上前所未見，對於研究商代的鬼神觀念和宗教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頸部的三角饗饗蟬紋，亦極為罕見，可以比對的例子有兩件，都是流散海外的傳世品，一件是美國賽克勒舊藏的商代晚期的尹舟父己尊⁵，另一件是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的父丁觶⁶。至於器形上的相似品，可以參考 1972年河南安陽市殷墟西區孝民屯南商代墓出土的殷墟四期亞共尊。⁷

尊內底鑄有銘文5行36字，一說37字，銘文大意是：在六月辛未日，商王后妃在齋大室主持祭祀的禮儀，商王舉行盛大酒宴並令樂官以銅庸奏樂，大万族的樂官演奏了十個樂章，參與樂舞，獲得商王的賞賜，於是鑄造此宗廟彝器供奉父乙。詳細銘文考釋，可以參看後文所附學者的研究。

鑄有超過三十字銘文的商代青銅器，數量極其稀少，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記事銘文，具有極高的歷史和文獻價值。現列出所知存世銘文字數最多的商代青銅器於下：

1. 吳鎮烽：〈遯尊銘文初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4年7月29日發佈。朱鳳瀚：〈新見商金文考釋（二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2015年1月，頁123-142。
2. 李學勤：〈魚尊銘文簡釋〉，《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頁11-12。
3. 李家浩：〈大万尊銘文釋讀〉，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八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30-37。
4.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樣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年，圖版頁284。
5. Robert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 no.49, pp.292-293.
6. Gustav Ecke, *Sammlung Lochow: Chinesischen Bronzen II*, Beijing, 1944, no.7. 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藏品編號C76.9，永久連結<https://mok.kulturelles-erbe-koeln.de/documents/obj/05710685>
7. 或作亞單尊，文物編號AGM93：1，參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圖版第215號。



小子鬯卣	47字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四祀卣其卣	46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二祀卣其卣	42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版方鼎	38字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藏
饗饗立鳥蟬紋尊（遯尊、魚尊、大万尊）	36 / 37字	香港御雅居藏
緯簋	36字	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藏
作冊般甗	33字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另一件為香港御雅居藏
宰桴角	32字	京都泉屋博古館藏
戊嗣子鼎	29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寢寧方鼎	29字	山西博物院藏

此尊是商代最長篇的青銅器銘文之一，銘辭有以往未見之字，如“𠩺”、“𠩺”、“𠩺”，對古文字研究有莫大裨益，而且銘文又涉及商代重要的祭祀和禮樂等內容，以及商王后妃在此等隆重儀式上的角色，後者更是在商代金文之中首次出現。根據青銅器類型斷代，本尊銘文中的“王”最有可能是商王帝辛，即歷史上商朝亡國之君紂王，“婦”則極有可能是文獻所載的紂王寵妃妲己，姑備一說。⁸至於𠩺大室，𠩺是帝辛時期非常重要的駐點，商王在此建有太廟大室，常常在此舉行祭祀、饗宴、賞賜等國之大事，戊嗣子鼎、宰桴角、版方鼎等的銘文皆涉𠩺地。此尊銘文另一重要價值，是首次以商代金文證實傳世文獻中“冬（終）”就是商末周初樂章的單位，也是首次以銘文證實“万”就是跟樂官有關的族屬，這亦是繼作冊般銅甗之後，第二篇記述“奏庸”的金文，所有這些字詞都可直接與傳世文獻作呼應。⁹

這件青銅尊是非常珍貴的國寶級青銅器，不但鑄有極其重要的長篇銘文，而且金文書法優美，字型結構嚴謹凝練，筆劃遒勁，在中國上古書法史上也是藝術一絕的精品。在藝術創新和鑄造技術上，此尊已經達到極高超的精密水平，立鳥紋的鳥爪跨過中軸互相扣合的設計，在過往所認知範鑄法青銅器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這牽涉到跨範紋飾的設計，而且必須要有異常精細的打磨，才不會使範線蓋過紋飾。從天而降、令人望而生畏的饗饗與鬼神，不單是藝術的創新，更是《禮記》中孔子所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的真實寫照。殷人崇信鬼神、遇事問卜的宗教信仰，透過青銅尊上神秘、抽象、誇張的紋飾，互相緊密結合，細緻地表達出來。這尊是三千多年前商代王室貴族遺留至今的瑰寶，擁有無比珍貴的歷史、文化、文獻和藝術價值，今天所作的簡介只是一個開始，認識和研究不會止於此，經歷多年的傳世國寶，期待將來更多愛好者的欣賞和研究。

源流

美國紐約重要私人家族舊藏，始藏於1940年代。

展覽

北京東方藝術品博覽會，北京展覽館，2013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

著錄

1. 吳鎮烽：〈遯尊銘文初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4年7月29日發佈。
2. 朱鳳瀚：〈新見商金文考釋（二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2015年1月，頁123-142。
3. 陳致：〈詩經新視野〉，《國學新視野》，2015年9月秋季號，頁27-38。
4. 李家浩：〈大万尊銘文釋讀〉，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八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30-37。
5. 李學勤：〈魚尊銘文簡釋〉，《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頁11-12。

8. 《史記·殷本紀》：“帝紂……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一冊，頁105。《韓非子·十過》、《史記·樂書》“師涓”作“師延”，當是。

9. 《逸周書·世俘》：“王〔入〕，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庸〕，《大享》三終。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万〕》，獻《明明》三終。”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上冊，頁453-454。另外，清華簡是北京清華大學近年徵集的戰國竹簡文獻，當中《耆夜》第三簡有“作歌一終”、《芮良夫毖》第廿八簡有“作毖再終”等語，均可比較，詳見李學勤等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上冊，頁64；李學勤等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上冊，頁84。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NSCRIBED ARCHAIC BRONZE VESSEL, *ZUN*, WITH MYTHICAL ANIMAL MASK, PHOENIX AND CICADA PATTERNS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V c.1101-1046 B.C.

H: 26.3 cm D: 19.3 cm

Of cylindrical form with a trumpet-shaped mouth, a comparatively long neck and a short splayed foot, the entire vessel cast in well polished fine metal with the central bulb cast in bold relief with two pairs of symmetrical *taotie* animal masks on the façade, each pair with a larger one at bottom cast with angular horns and eyebrows above a pair of large bulging round eyes and raised nostrils, the mouth and the body of the *taotie* split and spread into two parts on sides with strong lower jaws, serrated triangular teeth and contracted claws, the smaller *taotie* on top designed in a symmetric pattern of a pair of confronted side-view dragons, each with a raised oval-shaped eye, a contracted forearm and a long curled body which also served as one of the angular horns of the animal mask, the body of the upper *taotie* simplified as a spinal cord like flange in low relief developed from the nasal bridge up through the neck to the mouth rim of the vessel, the lateral sides of the central bulb cast in bold relief with a pair of confronted phoenixes in profile on each side, the phoenix in standing posture with a large round eye, a parrot beak, a strong wing and a long feathered inward curled tail, the claws of the confronted phoenixes cast beyond the piece mold dividing line at centre and hooked together, with another set of *taotie* mask on top, which also composed of a pair of confronted side-view dragons, each with a large round eye, a C-shaped horn, a contracted forearm and a long curled body set at the back of the phoenixes, a spinal cord like flange also developed from the nasal bridge of the *taotie* to the mouth rim as those on the façade, the neck of the vessel cast in between the flanges with four incised ghost spirits, the spirit in the form of a hairy triangular cicada body and a horrible face with large glaring eyes and a grinning mouth, the splayed foot at bottom cast with two pairs of confronted *kui* dragons in bold relief, all enlivened with intaglio hooked scrolls and reserved on a neat spiral *leiwen* ground, the bottom of the interior cast with an inscription of thirty-seven characters in five columns, with an overall smooth light green patina with massive areas of cuprite encrustation

The 37-character inscription on this vessel is one of the lengthiest among all the inscribed archaic bronze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and it describes a grand ceremony of banquet and music performance in the royal palace. The inscription mentions that it was the sixth month of the year on the day of *xin wei*, the 8th day in the sexagenary cycle, the royal consort performed ritual ceremonies in the Jian (or Guan) Palace, the king organized a banquet served with wine and music performance by chime bells, ten movements were performed, and the conductor from the family of Da Wan who was in-charge of royal musicians and dancers was awarded, thus casting this ritual vessel for his deceased father Yi.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cribed Shang dynasty bronzes ever known. A lengthy inscription of over thirty characters from that period is extremely rare and important, as it must be awarded and approved by the king for a merit. It is an unearthed surviving document which has been kept intact for over three thousand years and reveals a never know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hang royal court.

The pattern on this vessel is a fine example showing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the Shang people. Shang dynasty was a ruling regime that built on shamanism. The oracle bones from Anyang reveal that from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 the king had to perform countless ritual ceremonies in honour of his royal ancestors. The king was also superstitious, and he would only make decisions for his ruling after divination. K. C. Chang had made a well description on this:

In any event, there was a Shang ritual that enabled the king and the spirits to be together, presumably brought about by some kind of middleman. The act of divination was intended, similarly, to bring the middleman diviner and the spirits together.



器底內銘文 Inscription



The descent of the spirits or the ascent of the shaman or the king was achieved in a manner not altogether clear. Music and dance were apparently part of the ceremony. Alcoholic drinks were possibly involved: the Shang were notorious drinkers, and many bronze ritual vessels were designed to serve alcoholic beverages.¹

...Animals in Shang and Chou art were the principal medium employed by shamans to communicate with heaven, then possession of animal-styled ritual bronzes meant possession of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Possessors of such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ere invested with wisdom and thus with power. The more animals, the better.²

The *taotie* and the cicada ghost spirits coming down from the mouth rim of this bronze *zun* are clea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escent of spirits”, and they were the “mediums” employed to communicate between heaven and man. The banquet with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 in the inscription, the presence of wine and the function of bronze ritual vessels to hold and serve alcoholic beverages, all constituted the essential components to build up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Shang dynasty.

For a vessel in similar shape, also dated to Phase IV of the Anyang period, refer to the Ya Gong Zun (AGM93:1)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omb M93 in south Xiaomintun, Yinxu western area, Anyang, Henan province in 1972.³ The pattern of standing phoenixes with claws hooked together on the lateral side is unique. It has never been found on any other archaic bronzes. The scary pattern of cicada ghost spirit on the neck is extremely rare, the other two examples available are a magnificent bronze *zun*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⁴ and a bronze *zhi* formerly in the Lochow collection, now kept in the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Cologne, Germany.⁵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Private Family Collection in New York, U.S.A., 1940s

EXHIBITION

Beijing Oriental Fine Art Fair, Beijing Exhibition Centre, 27th November to 1st December 2013

LITERATURE

1. Wu Zhenfeng, “Xi Zun ming wen chu tan”, published on the online forum of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in Excavated Text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9th July 2014.
2. Zhu Fenghan, “Xin jian shang jin wen kao shi”, in *Chu tu wen xian yu gu wen zi yan jiu*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vol.6, Jan 2015, pp.123-142.
3. Chen Zhi, “Shi jing xin shi ye”, in *Guo xue xin shi ye*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ulture), 2015 autumn edition, pp.27-38.
4. Li Jiahao, “Da Wan Zun ming wen shi du”, in Unearthed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ed., *Chu tu wen xian* (Unearthed Documents), Shanghai, 2016, vol.8, pp.30-37.
5. Li Xueqin, “Yu Zun ming wen jian shi”, in *Zhong yuan wen hua yan jiu*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2016, vol.4, pp.11-12.

1. Chang Kwang-chih,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54-55.

2. *Ibid.*, p.80.

3. Also known as Ya Qin Zun, accession number AGM93:1, illustrated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d., *Yinxu qing tong qi* (Bronze vessels from Yinxu), Beijing: Wenwu Publishing House, 1985, no.215.

4. Yin Zhou Fu Ji Zun, illustrated in Robert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 no.49, pp.292-293.

5. Fu Ding Zhi, illustrated in Gustav Ecke, *Sammlung Lochow: Chinesischen Bronzen II*, Beijing, 1944, no.7;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Museum of East Asian Art), Cologne, accession number C76.9, permanent link: <https://mok.kulturelles-erbe-koeln.de/documents/obj/05710685>









遯尊銘文初探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吳鎮烽 教授

遯尊，是香港一位收藏家新近從美國購回的商代晚期青銅器。該尊形制雖為三段式，但頸部特長，圈足較矮，腹部與圈足的界限比較明顯，但其粗細與頸部略微顯得粗一些，但不外鼓；紋飾也起伏不大，特別是頸部的獸面蕉葉紋的地紋較淺，腹部和圈足的紋飾也平滑無棱角，沒有常見的高浮雕狀的挺拔高峻氣勢，但其腹部和圈足的紋飾構圖卻異乎尋常，其布局不是三個單元而是兩個單元，形成了前後對稱和左右對稱。腹部前後各飾兩組獸面紋，每組獸面紋由兩個鼓睛裂口獠牙外露的獸面組成，上下重疊。上部的獸面體短角長，角呈乙字形曲折，與常見的蛇紋相似；下部的獸面寬綽，獸角上翹。上部兩組獸面紋之間增飾一個下卷角雙腿前抱的小獸；下部兩組獸面之間增飾一對勾喙立鳥，鳥爪相互套合，處於分範的縫隙上，這種現象在商周紋飾中極為少見。圈足飾相互對稱的兩組夔龍紋。獸面和夔龍均臣字眼，是典型的商代晚期特徵（圖一），尊銘字體與邠其卣等三器極為接近。總之，從其造型、紋飾、銘文字體以及36字的長銘文等特點判斷，該尊的時代大約在商代晚期的乙辛階段，以帝辛世的可能性最大。



圖一.1



圖一.2

尊內底鑄銘文36字（圖二），銘文是：

辛未，婦罍（尊）宜（宜）才（在）
鬻大（太）室，王鄉（饗）酉（酒），奏
庸新宜（宜）吹（坎），才（在）六月，
舳十冬（終）三朕（朕）。遯梅（前），
王賚（賞），用乍（作）父乙彝。大万（萬）。

銘文中的“婦”常見於商代甲骨文，是指商王的配偶。《殷虛書契前編》（以下簡稱《前編》）8.12.3：“戊辰卜，王貞：婦鼠冥（媿）余子？《前編》1.25.3：“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婦姪子。《殷虛文字甲編》668：“辛丑，獻祀婦好。”本銘中的“婦”同樣是指商王的配偶，極有可能是殷紂王的寵妃妲己。

“罍”即尊，有置酒、陳設，進獻之義。《儀禮·士冠禮》：“側尊一甌，醴在服北。”鄭玄注：“置酒曰尊。”胡培翬正義：“置酒謂之尊，猶布席謂之筵，皆是陳設之名。”《逸周書·嘗麥解》：“宰坐，尊中於大正之前。”朱右曾校釋：“宰乃奠於兩楹。尊猶奠也。”給祖先神靈置酒敬獻膳肴，也就是祭祀。所以卜辭中多作祭名。如《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26.3：“辛亥卜，貞，其衣？翌日其止，尊于室，其衣。”《鐵雲藏龜》1.6.7：“癸丑卜，其尊告于唐牛。”均是其例。

“宜”即宜，訓為膳肴。《爾雅·釋言》：“宜，肴也。”。《詩·鄭風·女曰雞鳴》：“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毛傳：“宜，肴也。”給祖先神靈敬奉酒肴亦祭祀也。《殷虛書契後編》上19.15有“共宜于妣辛，一牛。”《天亡簋》：“丁丑，王鄉（饗），大宜（宜）”。《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鄭玄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尚書·泰誓》：“宜於豕土。”傳：“祭社曰宜。豕土，社也。”

“尊宜”是一種奉獻酒肴的禮儀。尊、宜可以分用，也可以連用；既可以用於活着的人，也可以用於故去的人和神靈。《令簋》的“作冊矢令尊宜于王姜”就是用於活人的，因為王姜此時還在世。“尊宜于王姜”就是給王姜敬奉酒肴。另外，還可以在尊、宜二者之間加上祭祀對象。如四祀邲其卣的“尊文武帝乙宜”，可以翻譯為“置酒肴以祭祀文武帝乙”。

“鬻”，地名，在金文中亦作鬻、鬻、鬻、鬻、鬻，見於商代晚期的宰梟角、戊嗣子鼎、版方鼎、古亞簋，西周早期的利簋、鬲監引鼎等，在西周中期的新邑鼎和匍盃銘中寫作“束”。商王在此建有宗廟大室，殷紂王常常在此舉行祭祀活動和賞賜臣下；周武王克商之後，也移師鬻地論功行賞，以下歷成王以迄西周中期。《金文編》以為此字是鬻字之繁體，不誤。徐仲舒先生認為鬻在殷都朝歌附近（今河南淇縣）¹，黃盛璋先生認為就是殷人舊都安陽²，于省吾先生則認為鬻當讀為管，即管蔡之管，管叔所封之地，在鄭州管縣，即今鄭州市西北³。《周書·大匡》及《文政》均言武王克殷以後在管。雷晉豪先生同意于先生讀鬻為“管”，但他認為該地



圖二

1. 《關於利簋銘文的討論》徐仲舒文，《文物》1978年6期。

2. 《關於利簋銘文的討論》黃盛璋文，《文物》1978年6期。又黃盛璋：《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262頁《利簋的作者身份、地理與歷史問題》，齊魯書社1982年。

3. 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8期12頁。

不是漢代的管縣（今鄭州市西北），而是戰國時期的趙顯侯所都之中牟⁴，在今河南鶴壁市淇濱區大河澗鄉。《漢書·地理志》中牟縣條下所記“有管叔邑，趙獻侯自耿徙此。”這是將戰國時期趙國中牟邑與魏國中牟邑（即西漢的中牟縣）混為一談⁵。該地在殷都安陽西南大約20公里，其東南約30公里就是紂都朝歌，也就是沫邑。此說較前幾說為優，既符合版方鼎記載殷紂王當日往返羸地與殷都，以及牧野戰後周武王移師羸地行賞，也符合武王隨後封其弟叔鮮封於管，蔡叔度於衛（沫邑、朝歌），霍叔處於邶（殷墟安陽），以監殷民的情勢。

“王”，指商王。上面已經講過，從尊的形制、紋飾以及銘文字體特點分析，此尊的時代當在商代的乙辛時期。從銘文記載該王在羸祭祀宴饗來看，也符合帝辛經常在羸和召地活動的特點。所以，此商王有可能就是商紂王。

“奏庸”。奏，演奏；庸，今作“鏞”，過去均解釋為大鐘。《詩·商頌·那之什》：“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毛傳：“大鐘曰庸，數數然盛也。”其實，從出土的實物來看，在商代庸就是大鏡。卜辭中“其鬲（置）庸壹（鼓）于既卯”（《甲骨文合集》30693，以下簡稱《合集》）和“庸壹（鼓）其眾（逮）烹壹（鼓）尊”（《合集》31017）就說明這一點。陳夢家先生在《西周銅器斷代》中就把商代的大鏡稱為“鏞”。裘錫圭先生在《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一文中也認為商代卜辭裏所說的庸，就是一般人稱為大鏡的樂器。“鏞”的放置是口向上甬向下，甬端植於座中。把庸“植於座中”就是“置庸”。“置庸鼓于既卯”就是把鏡和鼓放置在鏡座和鼓座上。

鏡由多枚組成一套的稱為編鏡。小型編鏡比較常見，一般由三枚組成一套，婦好墓曾出土一套編鏡為五枚。到了西周，鏡就演變成為鐘，周代及其以後所說的庸，也就是大鐘了。本銘中的奏庸，就是演奏鏡樂。卜辭中也有“奏庸”、“庸奏”和“作庸”，都是說的演奏鏡樂。現將有關條目引述如下：

1. “其奏庸，口美，又（有）正。”（《合集》31023）
2. “衷庸奏，又（有）正。”（《合集》31014）
3. “万其钺（作）庸，以衷□。”（《合集》31018）
4. “于翌日，壬迺钺（作）庸，不莠（邁）大鳳（風）。”（《合集》30270）

“万其作庸”說明演奏庸是万人的職責。

另外，周初的天亡簋也有“不（丕）顯王乍（作）管（裘錫圭先生認為“管”當讀為“笙”，“作笙”即吹奏笙樂），不（丕）絳（肆）王乍（作）庸”之句。

宋人金石書著錄的商代晚期器成鈐方彝（作器者為万豨，故應稱為万豨方彝）銘文裏也提到奏庸：

己酉，成鈐（尊）宜（宜）于鬻（召），奏庸帶九律帶，商（賞）貝十朋，万豨用室（鑄）丁宗彝，才（在）九月，佳（唯）王十祀，翌日五，佳（唯）來東⁶。

4. 雷晉豪：《金文中的“齋”地及其軍事地理新探》，《歷史地理》第26輯211頁。

5. 《史記·趙世家》：“代成君子浣立，治中牟。”索隱云：“趙之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史記·趙世家》：“獻侯少即位在中牟。”正義云：“相州滹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全祖望《經史問答》：“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

6.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35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庸”上一字由於臨摹刊刻而略有走形，從其大形及上下文可以確定為“奏”字。“庸”下一字宋鎮豪先生以為係“舞”字誤摹。“九律帶”為樂舞名，可能指一種有多重音樂伴奏且以鐘樂為主旋律的宮廷文舞⁷。《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啓十年於此儷九代。”郝懿行云：“九代疑樂名也。”“舞九律帶”可能類似“儷九代”，為宮廷樂舞。九律揆奏，舞帶曼揚。該方彝銘文記帝辛十五年九月在東伐夷方舉行^{癸酉}日祭祀期間的己酉日，在召宮尊宜的儀式中演奏鑄樂，九律曼舞，以樂侑食，宴饗行賞。其內容與遯尊有相似之處。

“新^夏吹”即“新宜坎”。“坎”字從田與從土，係形旁代換。從與傳世文獻和甲骨卜辭可知，此當為樂曲名或音律名。《屯南》4338 “[貞]其奏商。”《逸周書·世俘解》：“癸酉，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入，奏庸《大亨》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亨》三終。甲寅，謁戎殷於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啟》三終，王定。”《國語·魯語下》：“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金奏，以鐘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新宜坎”與“大亨”、“明明”、“崇禹生啟”、“武”、“萬”、“樊”、“遏”、“渠”所處的詞位相當，應該就是樂曲名。它是一個樂曲名呢？抑或是兩個三個樂曲名，如“新宜”、“坎”，或者是“新”、“宜”、“坎”，是否也可以理解為新的“宜坎”樂曲，都是有可能的。

《周禮·大司樂》賈公彥疏引《孝經緯》云：“伏羲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又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呂氏春秋》記載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又說“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這些雖然有了樂曲名，但不見於現存的先秦古籍，屬於傳說，是否可靠有待進一步考證。文獻記載商代和商代之前的樂舞有黃帝時的《雲門》、《大卷》、《咸池》（又稱大咸，堯增修沿用），堯時的《大章》，舜時的《韶》，禹時的《夏》、《萬》和《九歌》、《九辯》，殷商時期的《濩》（也稱大濩）和《桑林》等。

《濩》就見於殷墟卜辭。如《前編》：1.3.5 “乙亥卜，貞，王賓大乙濩，無尤。”羅振玉云：“濩，謂祭用大濩之樂也。”（《殷墟書契考釋》上十一）《前編》：7.32.4：“口口卜，貞，翌日洒隻，日月歲，一月。”郭沫若云：“隻字殆假為濩，用濩樂助祭也。”⁸大濩樂舞是表現商湯滅夏的功績，故用它來祭祀以示尊祖不忘。《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桑林》之名未見於卜辭，但在春秋時期各國還在演奏，《左傳》等先秦文獻中就有記載。

另外，《雲門》、《咸池》見於《周禮》，《韶》又稱《大韶》、《蕭韶》，見於《尚書》、《左傳》，說明這些樂曲在春秋時期仍然存在。《論語·述而》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同書《衛靈公》也有“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可見《韶》樂在春秋時期仍然在齊國演奏。《夏》又稱《大夏》、《九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公子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萬》，是舞曲。這個舞曲在春秋時期貴族們還常常演奏。《詩·商頌·那之什》：“萬舞有奕。”《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儘管如此，但古代亡佚的樂曲還是相當多的，“新宜坎”樂曲也應該是亡佚的殷商樂曲。

7. 宋鎮豪：《殷墟甲骨文中的樂器與音樂歌舞》，《古文字與古代史》59頁，李宗焜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年。

8. 郭沫若：《卜辭通纂》316，科學出版社1983年。

古代樂舞是聯繫在一起的，奏庸樂，必然要跳庸舞。《合集》12839就有：“囟雨，庸無（舞）囟”的記載，庸舞就是邊奏庸邊跳舞。

“鮒十冬三朕”，即由十終三朕。鮒字在金文中首次出現。《廣韻·尤韻》：“鮒，魚名。”體側扁，延長，頭大，口大，牙細，背鰭連續始於頭後，種類繁多，棲息於近海岩石間。鮒在此讀為由。由，經由；經過。《廣韻·尤韻》：“由，經也。”《論語·為政》：“視其所以，觀其為由，察其所安。”何晏注：“由，經也。”《孫子·九變》：“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又，由有為、從事之義。《墨子·非命中》：“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先立義法。”孫貽讓《閒詁》：“由、為義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

“冬”，即終。在古代，奏畢一章之樂謂之一終，如《儀禮·大射禮》：“小樂正立於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儀禮·鄉射禮》：“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禮記·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孔穎達疏：“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逸周書·世俘解》：“王不革服，格於廟，秉語治庶國，齋人九終。”

“朕”，可有三種解釋。一、讀為騰，義即跨越；超越；上升；登上，引申為高潮。三騰，謂演奏中金聲玉振三次出現高潮。二、“朕”通“稱”，朕為侵部定紐，稱為蒸部穿紐，蒸侵通轉，定穿旁紐，故可通假。稱，稱頌也。三稱，是說演奏期間三次受到王的稱讚。三、“朕”通“成”，“朕”是侵部定紐，“成”是耕部禪紐，耕侵通轉，定禪旁紐。若此，則“三朕”即“三成”。《儀禮·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玄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在西周，按照《鄉飲酒禮》升歌三終所歌者為《鹿鳴》、《四牡》及《皇皇者華》；笙三終是說笙所吹的樂曲為《南陔》、《白華》及《華黍》；閒歌三終就是歌一曲則吹一曲，歌唱《魚麗》，笙奏《由庚》；歌唱《南有嘉魚》，笙奏《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奏《由儀》；合樂三終就是歌唱與樂器演奏同時進行，表演了《關雎》、《葛覃》、《卷耳》與《鵲巢》、《采芣》、《采蘋》。這就是說每一章樂曲為一終，一備（一個組合）樂曲稱為“成”，也就是說演奏完一組樂曲稱為一成，演奏三組樂曲即為三成，當然一組樂曲演奏三遍也可以稱為三成。《禮記·樂記》：“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鄭玄注：“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若此，則“由十終三朕”可解釋為演奏了十首樂曲，反覆演奏了三遍。筆者傾向於第三種解釋。

𨔵，作器者。該字在商代晚期的卣鬲、卣簋和西周時期的伯卣簋中作𨔵，在𨔵簋作𨔵，在本器和敵簋中作𨔵。𨔵、𨔵與𨔵實為一字。過去人們在卣鬲、卣簋和伯卣簋中認為即“健”字異體⁹，在敵簋和𨔵簋銘文中都把它讀為“禦”¹⁰，“追𨔵于上洛”和“追𨔵戎于械林”，即“追禦于上洛”和“追禦戎于械林”。也有讀為“攔”的，即“追攔于上洛”和“追攔戎于械林”¹¹。1992年晉侯對盃發現後，銘文中的“其用田獸（狩），甚樂于𨔵（原）𨔵”，馬承源先生讀為“甚樂于原隰”十分正確¹²，所以裘錫圭先生也把敵簋和𨔵簋銘文的“追𨔵于上洛”和“追𨔵戎于械林”，讀為“追襲于上洛”和“追襲戎于械林”¹³。在此器中“𨔵”是作器者，其身份是大万，万人之長，是這場奏庸樂舞的主要擔當者和指揮者。

“𨔵”即前，前引，引導。《儀禮·特牲饋食禮》：“尸饗祝前，主人降。”鄭玄注：“前，猶導也。”此或謂𨔵是樂隊的指揮或樂舞的前導。

9.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24、61、69頁，中華書局2001年。

10. 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編寫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115、286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88頁，中華書局2001年。

12. 馬承源：《晉侯對盃》，《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221頁。

13. 裘錫圭：《關於晉侯銅器的幾個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2期。

“大万”，“万”讀為萬舞之萬。裘錫圭先生在《釋万》中指出“大万應即万人之長”，万是從事樂舞工作的一種人。《合集》28461：“囟乎（呼）万無（舞）。”《合集》30028：“夷万乎（呼）無（舞）。”《合集》31022：“万夷美奏，又正。”《合集》31018：“万其伎（作）庸。”這幾條都應是占卜祭祀中呼喚万人舞蹈或者奏庸（鏞）的事情。《合集》3028“貞：夷万吴令”中的万吴，以及万倭鼎中的万倭、万豸方彝中的万豸都是万人，其中“万”是其職業，“吴”、“倭”，“豸”是万人的私名。

根據以上的解讀，我理解這篇銘文的大意是：

某年六月辛未，商王的后妃在齋地的太室用宜祭祀祖先，商王舉行隆重的酒宴，期間演奏庸樂新宜坎，樂工演奏庸樂十曲，一共演奏了三遍，大万遯擔任這場樂舞的前導有功，王給予了賞賜，於是鑄造了宗廟的祭器以為紀念。

上面提到的万豸方彝也是商代晚期之物，與遯尊的時代相同。銘文所記十年九月己酉，成紂在召地舉行尊宜之禮，万豸演奏了庸樂帶九律帶，得到賞貝十朋，於是鑄造了宗廟祭器，以為紀念。

銘文中的召和齋一樣，也是商王朝一個重要城邑，建有宗廟大廳。四祀邲其卣記載商紂王祭祀其父帝乙就是在召大廳。

《禮記·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遯尊、万豸方彝正是記載商人在祭祀祖先的儀式中演奏大饒樂曲的實錄，銘文反映了商人與周人的部族崇尚不同。周人尚臭，殷人尚聲。周人在祭祀祖先時，往往用裸鬯或焚香（用艾蒿與黍稷一起燃燒）來讓鬯酒、艾蒿與黍稷犧牲的馨香氣味通達天地之間，使神靈嗅聞之，以招迎祖先神靈。殷人在祭祀中則崇尚以音樂方式來達到溝通人與鬼神的目的，所以祭祀中樂舞是重要的儀典之一。因此，深入地研究遯尊、万豸方彝銘文對於研究商代祭祀禮儀和樂舞有著重要的意義。

2013年9月完稿

（原文2014年7月29日發佈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經作者授權刊登於本書）

鬯尊考釋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所長
朱鳳瀚 教授

鬯尊的形制（圖一），屬於所謂“粗體觚”式，這種器形始出現於殷墟文化三期¹，不早於廩辛時期，延續流行至西周早期偏早。這件尊的中腰部（實即下腹部）上下垂直，與“粗體觚”式尊初出現時作微圓鼓的形制不同。這種中腰豎直的形制似流行於殷墟文化四期，例如安陽郭家莊北M6出土尊（M6:28）²、小屯82M1出土尊（82M1:18）³、劉家莊北M1046出土尊（M1046:7）⁴。但這件尊的上腹部（即從外觀中腰以上至口沿部分）相比其以下部位格外長，這主要是因為圈足部分相對較短。其中腰（即下腹部）飾兩種饗鬯紋，下大上小，圈足飾對稱的兩個夔龍紋（圖二），上腹部飾正立的焦葉紋（紋內填饗鬯紋）。器中腰正、背兩面饗鬯紋間各飾有兩個對稱的商式立鳥紋，二鳥的雙爪還相互勾連（圖三），頗有味道。這件尊的紋飾，在商末器物中很顯特色。



圖一 鬯尊器形

1. 在拙作《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中，將此器形始出時間定在殷墟青銅器三期 I 階段。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郭家莊北發現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圖版八四、二三二至二三八。
4. 劉家莊北M1046資料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劉家莊北1046號墓》，《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圖二 遯尊紋飾（一）



圖三 遯尊紋飾（二）

尊通高26.3釐米，內底有銘文36字（圖四、五）。其釋文如下。

辛未，婦隣鬯（宜）才（在）
 鬻大室。王卿（饗）酉（酒），奏
 廢（庸），新鬯（宜）吹。才（在）六月。
 魯十冬（終）三朕。遯岾（通）
 王賁（賞），用作（作）父乙彝。大万

現依照文句次序對銘文作簡略解釋：

辛未，婦隣鬯（宜）才（在）鬻大室。

隣鬯（宜）：隣，可讀成“尊”。其本義當是置放器物，有奉置之義。在殷墟卜辭中，此種字義有比較直接的辭例，如以下歷組二類卜辭：

甲寅貞，來丁巳鬯（尊）鬻于父丁，鬯（宜）卅牛。

乙卯貞，其鬯（尊）鬻，又羌。

弔羌，以牛。

（《合集》32125）

鬯（尊）鬻，來丁巳其十牛于父丁。

（《屯南》2861）



圖四 遯尊銘文（照片）



圖五 遯尊銘文（拓片）

這兩條卜辭中的“覓甗”，即是以甗作為祭器，奉置於祭臺上，用以祭祀父丁。同時又貞問是否要“宜卅牛”，要“又羌”，或“以牛”，並問是否要用“十牛”於父丁，則表明“宜”本義是殺牲（分解牲肉），以牲肉作祭品。“宜卅牛”，則是分解卅牛，以牛肉獻祭。

當然，上引卜辭中，先言“覓甗”，繼言“宜卅牛”，是否意味着所“宜”之牛肉要用甗來蒸熟作為祭品，似還不好肯定，甗在當時主要是用來蒸糧食，還是也可以蒸肉食，似亦未能確知，但“覓（尊）”、“宜”的本來字義和用法還是可以從中看出。唐蘭先生曾講道，“尊”與“奠”字形有別，字義也不盡同，但有些場所意義是可以相通的，如《左傳》昭公十五年“尊以魯壺”的“尊”字，就有“奠”的意思，作“奠置”、“奠祭”解⁵。“覓（尊）”在商、西周金文中作動詞使用時，便有“奠置”之義，引申之，即有“奉置”、“奉獻”之義。

“宜”之字形即是在俎上置放的切開的肉，如上述在卜辭中知其有殺牲、以牲肉奉祭之義。在此後的先秦文獻中，“宜”的這種字義仍多見，但在文獻中“宜”還訓作“肴”、“饌肴”，“肴”或作“饋”，是指熟的肉食，即有了“名詞”的用法。如《爾雅·釋言》：“宜，肴也”，邢昺疏：“宜，謂肴饌也。”又《詩經·鄭風·女曰雞鳴》：“與子宜之”，毛傳：“宜，肴也”，孔穎達疏引李巡曰：“宜，飲酒之宜也”。這自然是“宜”的引申義。分解的牲畜之肉，自然可以燒熟做成饌肴。實際上“宜”的這種用法，在西周金文中已可見到，如西周昭王時的令簋銘文云：“乍（作）冊矢令隙（尊）鬯（宜）于王姜”，獻給生人的“宜”在這裏似以解作“饌肴”之義為好。

5. 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284頁。

所以殷墟卜辭與商周金文中“隤（尊）”“𠄎（宜）”這兩個字在一句話中並用，或連讀為“隤（尊）𠄎（宜）”，既可以用於對死去的先人〔如上引卜辭，又如“……又𠄎（尊）𠄎（宜）……十牢”（《合集》33140）〕，也可以用於對生人。對死去先人“尊宜”即奉置祭牲，對生人可以理解為是“設置饌肴”⁶。

在本銘中，“婦隤（尊）𠄎（宜）才（在）𠄎大室”，是言婦在𠄎地之大室設置了饌肴，即設了宴席。“𠄎”亦稱“𠄎白”，是商末商王經常來活動的重要聚落，在商金文中出現過多次。在周初的利簋銘文中，也可見武王在甲子克商後第七天，即來到此地，應距離朝歌不遠。此地在商末，設有“侁”，即王的別館，又有“大室”，可以從事宗教與其他禮制與宴饗類活動⁷。其具體地理位置，于省吾先生從“𠄎”讀音考慮認為即是“管”，在今鄭州⁸。但近年來已有學者持異議，其確切地望似尚待再考。

這裏主持設宴的“婦”能夠為王置辦宴席，顯然是時王之王配一類重要的王室婦女。

王卿（饗）酉（酒），奏庸（庸），新𠄎（宜）吹。才（在）六月。

“奏庸”多見於殷墟卜辭，“庸”或即青銅鏡⁹。“吹”字右邊偏旁作𠄎，與“欠”常作𠄎略有別，口部下部筆劃未出頭，但仍應認作“欠”。“吹”在這裏似可讀作“坎”，《詩經·陳風·宛丘》：“坎其擊鼓”，毛傳：“坎坎，擊鼓聲”。在本銘中，“吹（坎）”或即指鼓曲、鼓調¹⁰，“宜坎”是宴饗時配合奏庸而敲擊的鼓調，“新宜坎”，即新的專為宴饗而作的鼓調。商人喜歡演奏曲調的更新，在卜辭中也見到有“新奏”、“舊奏”之語，如：

夷新奏，又正。（《合集》31033）

夷舊奏，又正。（《殷墟文字拾補》18.7）

因為亦見“夷新奏”、“夷商奏”、“夷美奏”（《合集》33128），“夷嘉奏”（《合集》30032）等句，所以此“新”、“舊”似乎不是指庸（或其他樂器）的新舊，而是指樂曲的新舊。其他“奏”前之字則是曲調名稱¹¹。

魯十冬（終）三朕。

“魯”字从魚从由，由是聲符。從此兩個字符聚攏的態勢（𠄎即“由”，與上邊的“魚”寫得相當接近）看，還是理解為一個字為好。“魯”亦即“鮪”字，《玉篇》說是“魚名”，《集韻》、《廣韻》均訓作小魚¹²。但“鮪”可讀作“迪”，二字皆从由得聲。

6. 拙作《有關𠄎其𠄎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第15至16頁。

7. 參見李學勤《試論新發現的鞞方鼎和榮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

8. 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97年，第8期。𠄎从“東”聲，為見母元部字（所从“聞”亦是見母元部字，或是後加的聲符）與“管”聲韻並同。

9. 參見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鞞”》，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按：商王饗酒時所奏之“庸”，應是一般為三件（多至五件）一組的銅編鐘。通高皆在25釐米以下。通高達45—90釐米的大鐘，目前還只是發現於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

10. 《詩經·陳風·宛丘》中尚有“坎其擊缶”，是“坎”也用來指擊缶聲。所以本銘的“坎”也不能絕對肯定是擊鼓之調。從卜辭資料看，當時可能亦使用陶製打擊樂器。參見宋鎮豪《殷墟甲骨文中的樂器與音樂歌舞》，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九《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2009年，第49至51頁。

11. 宋鎮豪先生亦有此說，見其《殷墟甲骨文中的樂器與音樂歌舞》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刊之九《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2009年，第52至53頁。

12. “鮪”如作動詞使，實即是同音字“儵”字的異體。《廣韻》即認為“鮪”同“繖（儵）”。《楚辭》屈原《招魂》有“雄悠九首，往來儵忽”句，王逸注曰：“儵忽，疾急貌也。”（按：“儵”或作“儵”，見桂馥《說文義證》）。

舳，定母幽部字，迪，定母覺部字，幽、覺陰入對轉。《尚書·無逸》“茲四人迪哲”，蔡沈集傳曰：“迪，蹈也。”《廣雅·釋言》：“迪，蹈也。”王念孫疏證曰：“迪、蹈古同聲。”“蹈”實亦定母幽部字，與“舳”聲韻並同。“蹈”有“舞蹈”之義。《詩經·周南·關雎序》：“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陸德明釋文曰：“蹈，動足履地也。”《希麟音義》卷八“舞蹈”注引《切韻》：“舞，歌舞也。蹈，踐履也。”又曰：“手謂之舞，足謂之蹈也。”“舞”、“蹈”對言時，字義有別，但合言之，則手足並用方是通常所謂之“舞蹈”。在本銘中，“舳”讀作“迪”，進而讀作“蹈”，應即是指舞蹈。

“十終”之“終”即指樂曲一章之結束，多見於典籍。如《逸周書·世俘》：“王不格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又《儀禮·大射禮》：“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群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鄭玄注：“管謂吹籥以播新宮之樂”。“一終”即“一成”。《禮記·樂記》記賓牟賈問孔子武舞之程序，孔子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鄭玄注：“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孔穎達疏：“成，謂曲之終成。”如此，則此“十終”，亦即指“十成”，亦即十個樂章。“舳（迪）十冬（終）”，亦即“蹈十終”，是言跳了十個樂章的舞。

“三朕”之“朕”，意不能確知。在此似可讀作“騰”¹³。《玉篇》：“騰，上躍也。”“三”在此應是表多數。《詩經·魏風·碩鼠》：“三歲貫女”，朱熹集傳曰：“三歲，言其久也。”《詩經·小雅·采芣》：“一月三捷”，馬瑞辰傳箋通釋曰：“古者言數之多每曰三與九。蓋九者數之究，三者數之成，不必數之果皆三、九也。”則“三朕（騰）”，即多次騰躍，也許是言在舞蹈中多次表演騰躍這類高難動作。

𨔵𨔵（通）王賁（賞），

“𨔵”字亦見於1992年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M2出土的四件晉侯對盃銘文¹⁴。其銘曰：“其用田獸（狩），甚樂（樂）于𨔵（原）𨔵”，“原𨔵”應讀作“原濕”，是學者們都同意的讀法，則“𨔵”與“濕”音同，為邪母緝部字。“𨔵”在這裏是本器器主，即作器者。

𨔵，从之，月（同）聲。此字在本銘中寫作𨔵，與“前”字作𨔵形近，但又有所不同。“前”字从止，从“舟”。所从“舟”作𨔵、𨔵諸形，其兩側筆劃以同樣弧度同向彎曲，保持“舟”的基本特徵。本銘此字所从𨔵，兩側筆劃下端微向外敞開，應非“舟”字。本銘中“朕”（即“朕”）字所从“舟”作𨔵，亦可證此字所从非“舟”。故此字似不宜釋作“前”，而應是从之月聲字，月聲，亦即“同”聲（本銘中“庸”所从“月”同此），故可讀作“通”¹⁵。字所从“之”有“至”義，亦與“通”訓“達”、訓“至”義相合。在本銘中，𨔵當是因其其在王的宴饗中為王舞蹈，故得“通王賞”。“通”在此之字義，可從《莊子·齊物篇》的一段話得知，其文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是“通”可訓“得”。又“通”亦訓“達”、“至”，此用“通王賞”也可以理解為𨔵自認為是因其舞蹈之勤奮與出色達到王獎賞的程度。

13. “朕”在商金文中少見。鄭州大學文博學院文物陳列室有商後期觚銘“朕女”（《銘圖》9299），另有同銘觚未見器形〔《銘圖》9300，《銘圖》是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之簡稱。下同〕，“朕女”之“朕”應是氏名，是朕氏之女自作器。在西周金文中，“朕”皆作為定語使用，意為“我的”，不作第一人稱（我）使用。故本銘“朕”不大可能是作器者自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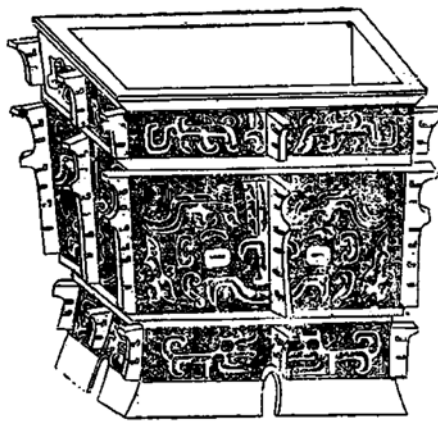
14. 見《銘圖》5647至5650。

15. 2006年扶風城關鎮五郡西村出土的兩件琕生大口尊銘文中有“𨔵”字，研究者多認為是从止、同聲字而讀作“通”，參見拙作《琕生簋與琕生尊的綜合研究》，收入《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8頁。

考釋至此，似有必要將以上兩句銘文聯繫在一起，討論一下其表現的較特殊的語法關係及其語意。因為前一句銘文“魯（迪）十冬（終）三朕（騰）”按上文的解釋，並沒有主語。此一行為的主人，是到了下一句“遯通王賞”時才能明確，應即是遯。那麼，這樣解釋是否合理。可以為此種解釋作證明的，是另一篇有名的商晚期金文，而且也是講到樂舞的，即宋人著錄的舊稱“戊斝彝”的方彝器銘。

己酉，戊斝彝（宜）于
 憲（召），肅庸，斝九律
 斝。商（賞）貝十朋，万貳用壺
 丁宗彝。才（在）九月，佳（惟）王
 十祀疊日五，佳（惟）來東（東？）。

（《銘圖》13540, 圖六）



圖六 万貳方彝（即戊斝方彝）器形與銘文

“庸”前一字，裘錫圭先生認為是甲骨文“𦉳（置）”字的異體，上部省白，下部增添了小點¹⁶。但將以此銘與我們這裏討論的遯尊銘文對比，則似乎不排斥“庸”上那個字原本即是“奏”字。宋人作摹本時，原字可能鏽泐較甚，故摹成這樣一個有多種可能的字形。如是這樣，則這篇銘文亦是言當戊斝在召地設置了宴席，舉行宴饗活動時，曾奏庸，並“斝九律斝”，處於“九律”上下的這個字諸家有不同說法¹⁷。故此句話的含義尚不能確知。但其大致仍當是與歌舞有關。這句話也沒有主語，即未言及歌舞的表演者，由下一句“商（賞）貝十朋，万貳用壺丁宗彝”，可知万貳為作器者，如此則表演歌舞，並受十貝之賞的顯然也應該即是万貳。這種前面記錄的行動、行為沒有主語，而只是通過文末標明作器者來明確這一行為主體的語句形式，與此遯尊銘文的語句形式相近似，也可互為正確理解銘文內涵並確定作器者的參考。還需要提及的是，万貳所作此件方彝，應即以其名為稱，而稱作万貳方彝，舊稱“戊斝彝”需要糾正。

16.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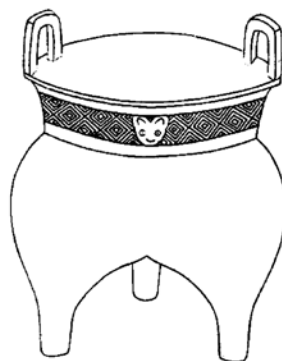
17. 此字是摹寫的，未必準確。僅按所摹字形，似是从𦉳、从𠂔（今）的字，𦉳與𦉳字通常作𦉳形有別，主要是中間表示刺繡紋飾的筆劃不同，所以𦉳是否𦉳字，確有待再考。學者或認為此字形是“帶”字。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2001年）將此字隸定作“𦉳”，雖未必可以認為是从“𦉳”，但他已注意到“今”這一字符的存在。如果“今”是聲符，則此字是匣母歌部字，“歌”則屬見母歌部字，而歌部字中从“可”、从“果”得聲字，聲母即分佈在匣母、見母，所以“𦉳”字與“歌”音近可通。如果此“九律”是指音律，則“斝九律斝”或是言歌詠了有九個律章的歌曲。

用作（作）父乙彝。大万

遯因得到王賞而為其父——父乙作此彝器。銘末署“大万”，應是遯所屬家族名號，即氏名。“万”是以樂舞為職業者，卜辭或稱“万”，或稱“多万”，或“万”下係私名，多見王呼万“奏”樂器或呼万“舞”¹⁸。上文所舉万豸方彝銘文中表演歌舞的作器者万豸亦是此種身份的人。這些均與本尊銘所顯示的遯的職業、身份相合。銘末之“大万”作為氏名亦見於其他商器上。大万簋銘文曰：“大万乍（作）母彝”（《銘圖》04135），大万爵銘文作“大万父辛”（《銘圖》08403）。由於可以“大万”為稱給父、母作器，亦可以判斷“大万”是氏名，是家族名號，不是非血緣的職業團體名號。以氏名為作器者，仍是緣於商人氏、地、人多同名之制度。由於以氏名稱作器者，多應是族長，當然也可以認為“大万”作私名使用時，也指稱其族之族長。所以稱“大”，也許緣於其分支較多，族人人數眾多，是一個很大的以樂舞服務於商王室的具職業性的家族¹⁹。這自然會使人聯繫到另兩件也是遯為其父所做的青銅器，即鄧鬲與鄧簋，其銘文釋文如下：

亞（中）：庚寅，鄧
奏口，才（在）寤（寢）。王
光（貺）商（賞）鄧沚貝，用作父口彝。

（鄧鬲，《銘圖》02994，圖七）



圖七 鄧鬲器形與銘文

亞（中）：辛巳鄧
尋才（在）小圃。
王光（貺）商（賞）鄧沚
貝，用作（作）父乙彝

（鄧簋，《銘圖》04921，圖八）



圖八 鄧簋銘文

18.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8至54頁。

19. “万”與“萬”音近相通。《詩經·邶風·簡兮》有“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碩人俣俣，公庭萬舞”“邶風”所源出地之“邶”即在舊王畿區域，此“萬舞”或即商之大萬族善舞所創造的舞蹈，並傳下來，以其族名為舞蹈名。

以上鬲的銘文中，“奏”字舊多釋作“𦣻”是不對的，“𦣻”之繁體作𦣻，兩側所从是彡，不是手形，而此字作𦣻（下部略缺），正是“奏”字。“奏”下所缺一字，疑即是“庸”字。“父”下日名，吳鎮烽《銘圖》釋文按簋銘寫作“乙”，而拓本上實際是看不出來的，應該是被鏽所掩。“汚”寫在銘末，像是在族氏名號的位置，但從簋銘可知，“汚”應與其左邊的“貝”連讀為“汚貝”，即在汚地所得貝。如此銘確是言“汚奏庸”，則其身份與遯尊所表現之身份極合，應是具有以樂舞服務、取悅於商王之職能的王之近臣。

簋銘言遯“尋𦣻在小圃”，而受王光（貺）賞貝。“尋”在卜辭中常用作“用”²⁰，這裏可能是記其在小圃用𦣻事，惟𦣻義未能確知²¹。“小圃”當是王室園圃。聯繫及遯之身份，或許此銘所記遯之行為仍是以樂舞形式（比如使用樂器）娛樂於王，故而取得王賞。

值得注意的是，簋銘末遯為父乙作器與遯尊銘文中遯為父乙作器同，似非巧合，亦可作為二者為同一人之根據，並作為將尊作器者鎖定為遯的參證²²。

（原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23-132。經作者授權刊登於本書）

20. 李學勤：《續釋“尋”字》，《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第9至10頁。

21. 此字所从𦣻亦見於甲骨文（《英藏》1777），應即甲骨文𦣻字（學者或徑讀作“帥”），亦即西周金文𦣻（帥）字所从𦣻（參見于省吾《甲骨文釋林·釋𦣻》，中華書局，2009年，第303頁），如𦣻（帥）可以認為是从𦣻聲，則此𦣻字即可讀作“帥”。《廣雅·釋器》：“帥，弦也”，“弦”典籍多訓琴瑟。本銘“尋𦣻”或即言伸臂撫琴瑟。

22. 關於此尊之作器者，不排除還有另一種可能，即將銘文“在六月”後讀作“魚由十終三朕，遯通王賞”。這樣讀，“魚”是器主（尊即當叫魚尊），“由”仍可讀作“迪”，訓作“蹈”。遯則可以依其音讀作“襲”（“遯”音同“隰”，即邪母緝部字，“襲”亦邪母緝部字）。“襲”可訓“因也”（因上一事而引起下面之後果）。“通”訓“得”。襲通王賞，即因（舞蹈出色）而得王賞，亦可講通。但這樣解釋有三點值得斟酌，一是“魚”、“由”寫得甚近，“由”不似作獨立的一個字使用；二是“遯（𦣻）”見於以往商器銘，遯尊亦明言為“父乙”作器，與遯尊同，似非偶然；三是遯鬲銘文顯示遯（遯）與遯身份相同。

魚尊銘文簡釋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主任
李學勤 教授

魚尊，學者由於對其器主理解不同，或稱之為“遯尊”、“大万尊”，是最近幾年始為大家所知的一件商末有銘青銅器。該尊據傳於早年流散到美國，不久前轉至香港。2013年11月底，北京東方藝術品博覽會在北京展覽館舉行，魚尊在會上展出，隨後我有機會與吳鎮烽、朱鳳瀚等先生對尊作了較仔細的觀察。我當時的印象是，這件器物從兩方面看都值得注意，一是尊上的銘文，二是紋飾及其製造工藝，對之寫了一些筆記。

對這件尊作出研究並有撰述的，據我所知以香港浸會大學陳致先生為最早，他的論文題為《新出商尊銘文試釋》，但迄今沒有發表，只能在他較晚的《〈詩經〉新視野》文中略見一鱗半爪¹。2014年7月，吳鎮烽先生有《遯尊銘文初探》論文，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²。差不多同時撰成的朱鳳瀚先生論文，則作為其《新見商金文考（兩篇）》的一部分³。這兩篇文章都附有尊的器形照片和銘文拓本。最近，李家浩先生又有《大万尊銘文釋讀》一文刊出⁴。幾位先生的文章各有所獲，都很精彩。我個人的私見尚有一些不同之處，現試寫出來，供大家商榷，只涉及銘文部分，至於尊的紋飾方面，將另文向讀者請教。

魚尊高26.3公分，口徑19.3公分，銘文在內底，計5行38字，下面照例依原行款寫出釋文：

辛未，婦隤宜，才（在）

鬻（闌）太室，王鄉（饗）酉（酒），奏

庸，新宜吹（陳），才（在）六月。

魚由（迪），十冬（終）三朕（振），遯皆（通）

王商（賞），用乍（作）父乙彝。大万。

銘首記時“辛未”，與下文“在六月”呼應，意即六月辛未，文例於商代卜辭金文習見，但尊銘“在六月”不在銘尾而居中間，是罕有的。

“婦”指王的妃嬪，也屬常見，不過此處於稱謂“婦”下沒有婦的名字，如“婦好”“婦姁”之例，揣想“婦”不僅一人，而是一群妃嬪的合稱。

“隤宜”是進獻肴饌的禮儀。《爾雅·釋言》：“宜，肴也。”邢昺疏：“謂肴饌也。”尊銘“隤宜”在“闌太室”。“闌”為商末王所常居之地，“闌太室”乃舉行祭祀的場所，但不是先王的宗廟^{5 236-239}。按周武王時退簋（即天亡簋）載，於祭祀大典之後“王饗大宜”^{6 87}，魚尊的“隤宜”或許也在祀典之後。



1. 陳致，《詩經》新視野〔J〕，國學新視野，2015（9）。
2. 吳鎮烽，遯尊銘文初探〔J/OL〕，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4-07-29.<http://www.gwz.fudan.edu.cn/>。
3. 朱鳳瀚，新見商金文考（兩篇）〔M〕//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 李家浩，大万尊銘文釋讀〔M〕//出土文獻（8），上海：中西書局，2016。
5. 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6. 李學勤，三代文明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王饗酒”，同樣文句見《殷周金文集成》5395 辛甫卣，亦商末器。自“王饗酒”以下，都是“隣宜”禮儀的具體內容。

“奏庸”，文句見《逸周書·世俘》，也出現於殷墟甲骨文^{5 217}。

“新宜吹”，“吹”字从“田”聲，在此讀為“陳”。“新宜陳”是說將新肴陳出供餐。

“魚”為尊的器主之名。“魚由”的“由”讀為“迪”，《說文》云：“道也。”段玉裁注：“道兼道路、引導二義。”在銘中意即引導。魚係樂官，在這次典禮中指揮樂舞之事，故云“魚迪”。

“十終”，承上“奏庸”而言。《世俘》云：“王奏庸，大享，一終……王定，奏其大享，三終。”^{7 427}與尊銘對照，可知“十終”是“奏庸”樂曲十節。

“三朕”，“朕”从“夂”聲，古音在蒸部。“夂”聲常與“寸”“尊”等文部字通假^{8 608}，在尊銘應讀為“振”，章母文部。“振”是萬舞的一種儀節，可參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及《禮記·樂記》^{9 66-67}。“三振”是三次“振萬”。

尊銘下句可隸寫為“𠄎”的字，上半實際是與“止”通用的“之”，下半則為“用”聲之省，與“庸”字同例。這個字如李家浩先生論文所指出，應讀作“通”，訓為共^{10 241}。“𠄎通王賞”，是講“𠄎”這個人和魚共同受到王的賜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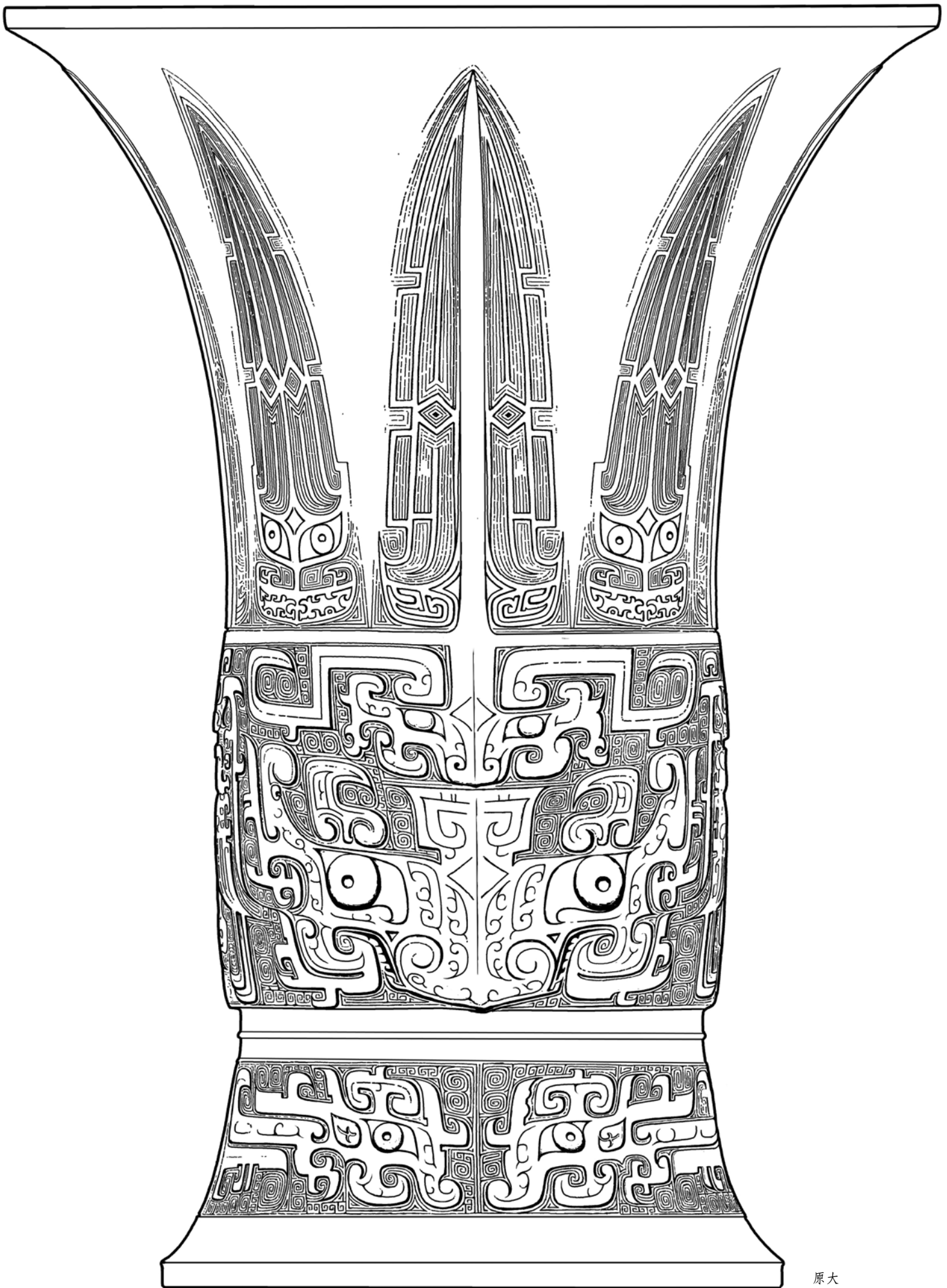
𠄎是與魚同時的另一位樂官，可能是魚的副手。朱鳳瀚先生在其論文中找出《集成》741 鬲和3990 簋都是該人的器物，是很正確的。那兩件銘文標明𠄎（或作𠄎）的族氏是“亞𠄎”，可參看《集成》7817、7818 兩件亞𠄎爵，而我們這裡討論的尊的器主族氏是大万，因而𠄎恐不會是器主。

魚的族氏記於尊銘之末，“大万”的“万”指萬舞，是以職官為氏。如幾位先生已說明的，“大万”這一族氏過去已發現過^{11 48}。這裡的“万”可能是廣義的，不限於武舞，如《詩·簡兮》疏所說：“萬者，舞之總名。”有關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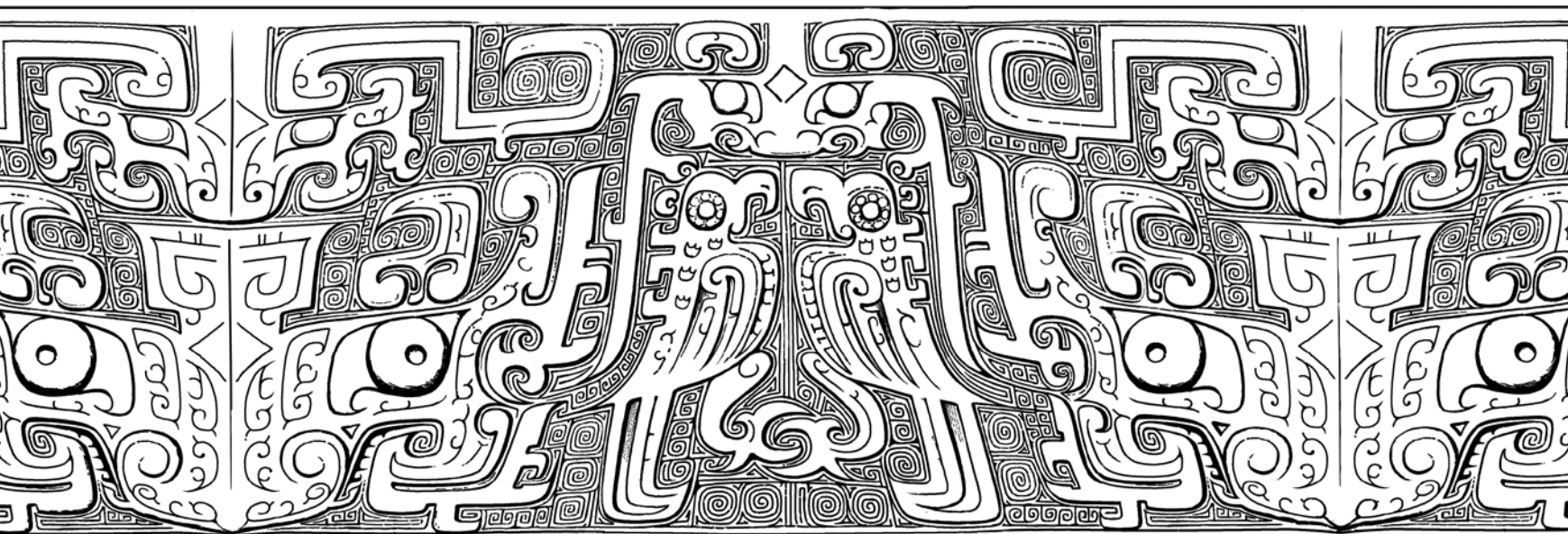
以上陋見必多舛誤，敬希大家指正。

（原載《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頁11-12，經作者授權刊登於本書）

7. 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 白于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匯纂〔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0。
10. 楊樹達，詞詮〔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1. 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原大



原大

𠄎 未爵

商代晚期 殷墟二期

通高：20 公分 口徑：16.7 公分

青銅爵是商周青銅禮器組合中的核心，由二里頭文化起始，一直盛行並橫跨整個商代至西周早期。此爵器身三面均鑄有勾狀鏤空扉棱，鑄造難度較大，十分少見。

此爵長流尖尾，尾上翹，口沿流折處設雙柱，呈半圓柱體，內側圓弧，外側扁平，柱頂上有三角形菌形帽，帽上飾圓渦紋。器腹壁較直，腹呈圓卵狀，寰底，腹身兩面飾一組兩隻相對的夔龍紋，呈中軸對稱，龍首大而軀體較小，龍目呈臣字形，瞳孔半球形凸出，張口卷唇，獠牙外露，頭上有T字形耳狀角，尾部外卷，背上有鱗，以雲雷紋襯底，龍作為主題紋飾在商代青銅爵中較為罕見。主紋飾帶上方、口沿下方飾有一周立三角紋，流、尾下方的三角紋較長，內填對稱雲雷紋。腹部三面均有勾狀鏤空扉棱，另一面設有浮雕獸首半圓形蓋，腹底下承三棱形足，足部外撇，線條流暢優美，器形勻稱優雅，且敦厚沉穩，通器鑄造精良，保存完好，綠鏽淡雅，是商代青銅爵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蓋內器身上鑄有銘文三字：

𠄎 未

𠄎字表示一種一頭雙身的動物，可釋做蝮字，未在《殷周金文集成》中釋為嶮字，未是表示一種農業工具。有一件殷墟二期青銅鼎與此器同銘，詳見黃濬：《鄭中片羽三集》，1942年，卷上，葉11。與此爵同銘的還有一件青銅觚以及一件青銅方彝，銘文拓片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第12卷，第7202號以及第16卷，第9869號。值得一提的是，同銘觚與此器所鑄銘文均為陽文，且均以勾狀鏤空扉棱裝飾。

有勾狀鏤空扉棱的爵杯非常少見，河南安陽小屯五號墓出土的商代婦好爵有這樣的裝飾，圖見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1998年，第三冊，商3，第4號，頁4。大阪山中商會舊藏一青銅爵，鑄有鏤空扉棱且形制相似，獸面紋略有差異，蓋上獸首與此器幾乎相同，詳見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京都：小林寫真製版印刷所，1940年，圖版51.1。美國西雅圖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實扉棱青銅爵與此爵器形相似，器身紋飾略有不同，參見Michael Knight著：《Early Chinese Metalwork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eattle Art Museum》，1989，第2號，頁3。上海博物館藏一青銅爵與此爵紋飾相似，均為T字形耳狀角的夔龍紋，但扉棱為實扉棱，詳見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夏商篇下，第90號，頁186-187。

源流

1. 1940年以前得自於吳下明泉
2. 日本大阪重要私人家族舊藏品

著錄

1. 于省吾編：《商周金文錄遺》，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465號。
2. 孫稚雅編：《金文著錄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682號，頁216。
3. 嚴一萍：《金文總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第4015號。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第14卷，第8805號。
5. 劉雨等編：《商周金文總著錄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9588號，頁1240。
6.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卷，第8070號，頁225。



AN ARCHAIC BRONZE WINE VESSEL, *JUE*, WITH DRAGON PATTERN, HOOKED HOLLOW FLANGES AND INSCRIPTIO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 c.1250-1160 B.C.

H: 20 cm W: 16.7 cm

The egg shaped body supported on three blade-form tapering legs, cast around the sides with two sets of confronted *kui*-dragon with raised prominent eyes, T-shaped horns and crooked body, symmetrically divided by a vertical hooked hollow flange, all on a fine angular spiral *leiwen* pattern as background, a circle of blades filled with incised *leiwen* pattern decorated on the neck and the underside of the spout and the tail, the spout flanked by a pair of capped finials with conical fire-whorl medallions, a loop handle issuing from an animal head cast in relief upon one of the legs, overall in green and yellowish green patina with malachite encrustation.

Three characters cast in relief beneath the loop handle, the first character is illustrating a kind of mythical animal with two serpentine bodies sharing one head, the second could be the name of a mountain or a place in China, and the last one is a kind of agricultural tool. A bronze *ding* bearing the same inscription was recorded in Hayashi Minao, *In Shu jidai seidoki no kenkyu* (Conspectus of Yin and Zhou Bronzes), Tokyo, 1984, vol.1, plate *ding* 70, p.6. One bronze *gu* and one bronze *fangyi* also bearing the same inscription were recorded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ed., *Yin Zhou jin wen ji cheng* (Colle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Beijing, 1984-1994, no. 12.7202 and no.16.9869. The inscription on the *gu* and this piece were both cast in relief and both decorated with hooked hollow flanges.

Hooked hollow flanges require more delicate casting skills and are scarcely used on bronze *jue*. One known example using this technique was a bronze *jue* excavated in Tomb 5, Xiaotun village, Anyang, Henan, refer to *Zhongguo qingtong qi quanji* (Complete Collection of Bronze wares in China), 1993-1998, vol.3, no.4, p.4. A bronze *jue*, formerly in the collection of Yamanaka & Co. in Osaka, Japan, with hooked hollow flanges, similar shape and slightly different animal mask pattern was illustrated in Umehara Sueji, *Kanan an'yō ihō* (Selected Ancient Treasures Found at Anyang, Yin Sites), 1940, pl. LI.1. An archaeological sample with very similar pattern to this piece but with solid flanges is a bronze *jue* kept in the Shanghai Museum, as illustrated in Chen Peifen ed., *Xia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yan jiu* (Research on Bronzes of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2004, Xia-Shang vol.2, no.90, pp.186-187. A bronze *jue* in similar shape to this piece was in the collection of Seattle Art Museum, see Michael Knight, *Early Chinese Metalwork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eattle Art Museum*, 1989, no. 2, p.3.

PROVENANCE

1. Acquired from Wu Xia Ming Quan before 1940
2. From an important Osaka family collection

LITERATURE

1. Yu Xingwu ed., *Shang Zhou jin wen lu yi* (Records of unpublished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Beijing, 1957, no.465.
2. Sun Zhichu ed., *Jin wen zhu lu jian mu* (Record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Beijing, 1981, no.3682, p.216.
3. Yan Yiping, *Jin wen zong ji* (Colle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 Taipei, 1983, no.4015.
4.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d., *Yin Zhou jin wen ji cheng* (Colle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Beijing, 1984-1994, vol. 14, no.8805.
5. Liu Yu *et al.*, eds., *Shang Zhou jin wen zong zhu lu biao* (Complete Lis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2008, no.9588, p.1240.
6. Wu Zhenfeng,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ming wen ji tu xiang ji che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patterns from Shang and Zhou bronzes), Shanghai, 2012, vol. 16, no. 8070, p.225.











壹鼎

商代晚期 殷墟三期

高：24.5公分

此鼎為商代晚期青銅盛食禮器，紋飾精妙，鑄作精良，是難得的商代精品。而自清朝傳世至今，更是現存已知唯一一件壹族器。

斂口，折沿，方唇，口沿上俏立一對寬厚立耳，深腹圓底，三條粗壯柱足鼎立。頸飾一道獸面紋帶，分為三組六個獸面，以六道短扉棱為軸，左右各一條對稱的卷角夔龍，曰字型眼鼓突，龍身向外延展，龍尾內翹如魚尾，伸出鋒利的三趾尖爪，配上短厚的扉棱作鼻，合為一個完整的饕餮獸面，以雲雷紋填地。只見此獸在雲霧間仍雙眼炯炯，神采飛揚，嘴部向外微彎，似笑非笑，雙爪抓地作臥俯匍伏狀，似蓄勢待發，形象甚為生動靈巧。夔龍紋帶下整齊排列一周共十二組的三角垂葉蟬紋，蟬呈蛹狀，蜷縮於三角垂葉的雲雷紋中，雙目身節分明，線條簡單卻逼真地描繪出靈蟬的神韻，同時借三角垂葉紋和蟬紋的曲線巧妙地強化鼎腹的曲線，突出鼓腹圓渾的視覺效果，予人敦厚穩重之感。三條粗柱足均飾三角雲紋，紋飾清晰，使整器增添優雅和圓滿。整器通身光潔，“黑漆古”的皮殼泛銅光，紋飾精巧且環環相扣，銅質精良，器壁厚重，紋飾的設計和出色的鑄作使其氣勢雄渾，表現作器者一絲不苟的匠心，更顯示此乃品級極高的貴族禮器。此鼎器內壁鑄有一個族氏銘文：

壹

“壹”如豎立之鼓，有認為是鼓之初文，亦是壹族的徽銘。

壹族是商王重要的盟友，於甲骨文中亦時有出現，在商代晚期的時候兩族過從甚密，壹族時向商王進貢大量甲骨，為王征伐，商王還娶婦於壹，甚至在壹地祭祀武丁¹，由此是可知壹族與商王族的關係非常密切，乃地方上重要的氏族。而此鼎為目前可考，唯一帶壹族銘的青銅器，絕無僅有，彌足珍貴，自晚清傳世至今，受多位知名收藏家青睞和珍存，已知最早的收藏者為清代學者姚觀元，及後為北京尊古齋黃濬所藏，一直流傳有序，是難能可貴的傳世珍品。

類似器形可參見1982年於磁縣下七垣商遺址所出土的青銅鼎，與本器大小相若，而且器身同樣飾以三角蟬紋，三柱足上亦有三角雲紋，唯其於口沿下是夔龍飾紋帶，與本器的獸面紋並不一樣，詳見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圖版，頁7，鼎第86號。

1. 嚴志斌：《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上海，2011年，頁285。



源流

1. 嘉興姚覲元(約1832-1902)咫進齋舊藏
2. 北京尊古齋黃濬(1880-1952)舊藏
3. 倫敦重要私人舊藏
4. 倫敦蘇富比，1976年7月6日，第5號
5. 香港重要私人舊藏
6. 倫敦蘇富比，1978年3月30日，第42號
7. 倫敦重要私人舊藏
8. 日本東京池田古美術，1998年6月
9. 日本重要私人舊藏
10. T.M.C. 舊藏
11. 紐約佳士得

著錄

1.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1930年，2.2.2。
2. 王國維著、羅福頤補：《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1933年，1.9。
3. 黃濬：《尊古齋所見吉金圖》，1936年，1.14。
4.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2.6.1。
5. 福開森：《歷代著錄吉金目》，1937年，747下。
6. 高本漢：〈中國青銅器新論〉，《遠東博物館館刊》，斯德哥爾摩，1937年，第九冊，圖版4，第91號。
7. 容庚：《增訂金文編》，1939年，附錄下，頁24上。
8.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上冊，頁288.7，下冊，圖7。
9. 王獻唐：《國史金石志稿》，1943年，11.27，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年，總頁1866。
10. 周法高編：《三代吉金文存著錄表》，台北：三民書局，1977年，上冊，頁34，第174號。
11. 孫稚雛編：《金文著錄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3號。
12. 嚴一萍編：《金文總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第1冊，第67號。
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第3冊，第1175號。
14. 汪濤、劉雨編：《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26號。
15. 劉雨編：《商周金文總著錄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300號。
16. 嚴志斌：《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上海，2011年，頁285。
17. 董蓮池編：《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上冊，頁572，第0953號。
18. 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卷，頁170，第00209號。





AN IMPORTANT ARCHAIC BRONZE RITUAL FOOD VESSEL, *DING*, WITH MYTHICAL ANIMAL MASK PATTERN AND INSCRIPTIO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I, c. 1159-1102 B. C.

H: 24.5 cm

The deep rounded body is raised on three columnar supports cast with blades of cloud pattern, and is cast around the sides with a band of twelve blades centered by cicadas, emphasizing the profile of *ding*, pendent from another band of *taotie* masks formed by pairs of *kui* dragons confronted on six notched flanges, all filled with *leiwen* ground. A pair of bail handles rises from the rim. The patina is of mottled brownish-grey and milky green color.

A single pictogram casts below the rim on the interior depicting a figure of a standing drum, which can be deciphered as the Chinese character *zhu*. It refers to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gu*, which means drum literally. And most importantly, it represents the insignia of a clan which were considered to be superior aristocrat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uling class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e *ding* is the only ritual bronze vessel bearing this clan insignia¹. The uniqueness and importance of this *ding* to the study of Shang dynasty history is unquestionable.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he vessel had been appreciated by different reputable collectors as a significant piece among their collections.

Comparing the *ding* with similar size, decorated with nearly identical cicada-centered blades around the body and blades, but with different *taotie* designs in the upper frieze, unearthed in Xiaqi Yuan Archaeological Site in Ci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indicating that the vessel was approximately from the Phase III of Anyang period, illustrated by Hayashi Minao in *Inshu jidai seidoki no kenkyu* (Conspectus of Yin and Zhou Bronzes), Tokyo, 1984, vol.1, plate, p.7, *ding* 86.

PROVENANCE

1. Yao Jinyuan (1832-1902), Jiaxing, Zhejiang
2. Huang Jun (1880-1952), Beijing
3. Collection of an important London private collector
4. Sotheby's London, 6 July 1976, lot 5
5. Collection of an important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or
6. Sotheby's London, 30 March 1978, lot 42
7. Collection of an important London private collector
8. Ikeda Kobijitsu, Tokyo, Japan, June 1998
9. Collection of an important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or
10. T. M. C. Collection
11. Christie's New York

1. Yan Zhibin, *Shang dai qing tong qi min wen yan qiu* (Studies on inscription of Shang dynasty bronzes), Shanghai, 2011, p285.

LITERATURE

1. Luo Zhenyu, *Zhen song tang ji gu yi wen*, 1930, 2.2.2.
2. Wang Guowei, Luo Fuyi ed., *San dai qin han jin wen zhu lu biao*, 1933, 1.9.
3. Huang Jun, *Zun gu zhai suo jian ji jin tu*, Beijing, 1936, 1.14.
4. Luo Zhenyu, *San dai ji jin wen cun*, Beijing, 1937, 2.6.1.
5. J. C. Ferguson, *Li dai zhu lu ji jin mu*, 1937, p. 747b.
6. B. Karlgren,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937, no. 9 , pl. IV, no.91.
7. Rong Geng, *Zeng ding jin wen bian*, (Complementary of Bronze Inscriptions), 1939, Appendix II, p. 24a.
8. Rong Geng, *Shang zhou yi qi tong kao* (The Bronzes of Shang and Zhou), 1941, vol.1 p.288, no.7, vol.2, pl. 7.
9. Wang Xiantang, *Guo shi jin shi zhi gao* , 1943, 2004 edition, vol.11, no.27, p.1866.
10. Zhou Fagao ed., *San dai ji jin wen zhu lu cun biao* (Lis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 Taipei, 1977, vol.1, p.34, no.174.
11. Sun Zhichu, *Jin wen zhu lu jian mu*, Beijing, 1981, no.63.
12. Yan Yiping, *Jin wen zong ji* , Taipei, 1983, vol. 1, no.67.
13.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d., *Yin Zhou jin wen ji cheng* (Colle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1984-1994, vol.3 , no.1175.
14. Wang Tao and Liu Yu, *A Selec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with Inscriptions from Sotheby's and Christie's*, Shanghai, 2007, no.26.
15. Liu Yu et al., eds., *Shang Zhou jin wen zong zhu lu biao* (Complete Lis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Beijing, 2008, no.1300.
16. Yan Zhibin, *Shang dai qing tong qi min wen yan qiu* (Studies on inscription of Shang dynasty bronzes), Shanghai, 2011, p285.
17. Dong Lianchi eds., *Xin Jin Wen Pian* (New Sele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 Beijing, 2001, Vol.1, p.572, No.0953.
18. Wu Zhenfeng ed.,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ming wen ji tu xiang ji cheng* (Corpus of Inscriptions and Images of Bronze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Shanghai, 2012, vol.1, p.170, no.00209.



青銅鳥紋簋

商代晚期 殷墟二期

高：18.8 公分 寬：28.2 公分

此青銅鳥紋簋是商代晚期的盛食禮器，昔為日本收藏家千石唯司之舊藏，多次於大阪美術俱樂部等展出，是2004年與現藏於國家博物館的子龍鼎為同一批在千石氏的私人藏品展《中國王朝の粹》的重要展品。

簋是青銅彝器組合中重要的禮器類型，始見於商代，至西周時期依然流行，是在饗宴及祭祀時用作盛放熟食的器皿。西方和日本學者在其學術傳承中常稱這種敞口、無耳形制的銅簋為孟。

此簋敞口折唇，口沿外侈，腹壁厚直，至底內收，底承高圈足，微撇，上窄下闊。口沿下飾一圈三組的龍鳳飾紋帶，以雲雷紋作地，以淺浮雕扉棱作間，左右兩邊各兩隻一大一小的鳳鳥和夔龍，大鳳鳥圓目回首，鉤喙向內，鳥翅舒展，填以規整的羽狀紋和密集的雷紋，鳳尾內捲，小夔龍則緊隨其尾，鉤喙向外，瑟縮作一團，甚是寫實可愛。圈足的比例約是器腹的二分之一，分為一圈三組的鳳鳥紋，以相同的淺浮雕扉棱為軸，一對顧首大鳳鳥兩兩相對，以工整細密的雷紋為地，與器頸的紋飾帶互相呼應，整體紋飾井然有序而不失意趣。

無耳侈口直壁簋為青銅簋早期出現的形式之一，甚至較無耳侈口束頸簋更要少見，此造型的簋在商代晚期以後明顯少於雙耳簋。類近的器型可參考於1968年河南省溫縣小南張村出土的殷墟三期徒簋，同是無耳、侈口、直壁、高圈足，不過尺寸略矮於本器，而口沿下和圈足上的鳳鳥紋飾帶亦與本器略有不同，本器的鳳鳥身體較修長而羽狀紋更繁密，詳見於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編輯組：《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冊，圖版343，頁271。

整器銅壁厚重，鑄造精密，通身泛綠的銅鏽和局部泛金更添古意，特別是兩圈精細繁縟的紋飾閃耀金色的銅光，清晰地描繪出鳳鳥和夔龍生動的神態，猶如殷商時代留下的光輝，予人莊嚴肅穆的感覺，或許借此遙想本器剛作成之貌，亦可借此一窺商代強盛之勢。

源流

千石唯司，日本

展覽

大阪美術俱樂部，《中國王朝の粹》，2004年

著錄

難波純子：《中國王朝の粹》，姫路：北星社，2004年，頁58-89，第30號。



A RARE ARCHAIC BRONZE RITUAL FOOD VESSEL, *GUI*, WITH UNUSUAL PHOENIX PATTER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 c. 1250-1160 B.C.

H: 18.8 cm W: 28.2 cm

The deep rounded body with an everted rim all raised on a tall splayed foot, a finely cast frieze below the rim decorated with three pairs of stylized and elongated phoenix motifs with small *kui* dragons at the back, filled with feather pattern reserved on a *leiwen* ground, bi-sectioned by three raised flanges, similarly on the foot but without the small *kui* dragons, the enlarged phoenix motifs echoing with the theme of the vessel, overall covered with an appealing green patina and the surface of the friezes under the rim and ring foot shining with golden colour.

Gui ritual bronze food vessels were popular during the late Shang dynasty in the Anyang Period, circa 13th – 11th centuries B.C. and was in the shape of a round bowl raised by a ringed foot. In the Western and Japanese studies of archaic bronzes, *gui* without ringed handles are categorized into *yu*-typed vessels. *Gui* vessels were used for offering sacrifices of grains and vegetables in ancestral rituals, often accompanied by tripod *ding* vessels used for cooking meats.

Characteristic for the shape of open mouth and tall splayed foot, it is rare to find a similar example of the *gui*, especially for the *yu*-typed vessels which appeared to be mainly popular in the late Anyang Period. A related example of *gui* was unearthed in Xiaonanzhang village of Wen County in Henan province during 1968, illustrated in *He nan chu tu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Shang and Zhou Bronzes unearthed in Henan Province), Beijing, 1981, vol.1, pl. 343, p.271.

PROVENANCE

Tadashi Sengoku, Japan

EXHIBITION

Ōsaka Bijutsu Kurabu (Osaka Art Club), *Chuugoku Ouchou no Sui* (The Essence of Chinese Dynasties), 2004

LITERATURE

Junko Nambo, *Chuugoku Ouchou no Sui* (The Essence of Chinese Dynasties), Himeji, 2004, pp. 58-59, no. 30.





戈觚

商代晚期 殷墟二期晚段

通高：30.5 公分

觚為飲酒器，常與爵相伴同出，相當於後世的酒杯，《說文解字·角部》：“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盛行於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始逐漸少見。此器線條優美流暢，器表薄鏽呈翠綠色，通體光潔，紋飾精巧，層次分明，立體感強，獨具匠心，實屬觚中的精品。

此器分為頸、腹、圈足三段式，敞口呈喇叭形，長頸，腰腹微鼓，圈足外撇，以折足作底座。在腹壁與圈足的四側各設一道對稱分佈的扉棱，沿着腹部和圈足的弧度起伏，勾勒出觚器纖巧優美的線條。器身紋飾同樣分為三段：頸部飾以四道蕉葉形獸面紋，獸面倒置，以分體淺浮雕的形式呈現，外突的日字型獸眼位於每葉的中央位置，上半部份正在張口伸舌，下半部份粗眉內折，長長的彎角往腹部延伸，形成一個對稱的狹長獸面。蕉葉紋下飾以一圈四個的淺浮雕四瓣花紋，花瓣呈井字型分散，花蕊渾圓突出，富層次感。觚腹以扉棱為中軸，同樣飾以左右對稱的分體獸面紋，彎角粗眉，雙眼鼓突，咧嘴尖牙。腹部與圈足之間飾兩道凸弦紋，前後兩面有對稱不穿透的十字形孔。兩兩相對的立體蟬紋由圈足的扉棱分隔，前後各飾一對，下飾以與觚腹呼應的獸面紋，粗眉下突出的橢圓雙眼炯炯有神，雙角內鉤，獠牙尖銳外卷。整體覆以薄薄的綠鏽，銅質精良，紋飾清晰可見，以繁密的雲雷紋鋪地，主體紋飾皆以淺浮雕表達，層次分明，立體感非常強烈，可見作器者之巧思，亦側面印證此器主為高級貴族的身份。

圈足內底部鑄有一族徽銘文：

戈

此字為兵器戈之象形，也是戈族之徽銘。按《左傳》、《史記》等考據戈族是大禹夏族的後裔¹，乃商代大族，分佈極廣，可見此族之盛，河南安陽各處曾多次出土戈族的青銅器，故有學者認為商代晚期戈族領地應在今河南商丘和新鄭一帶²，即史書所謂“宋、鄭之間”。

此觚高於30公分，較一般的觚要高，而且紋飾層次分明，是難得的精品，更為難得是其流傳有序，先後為不少知名收藏家青睞，納為藏品。包括曾為美國荷里活黃金時代的當紅男影星愛德華·魯賓遜(1893-1973)的藏品，此器在他逝世的同年於紐約蘇富比拍賣行拍出，後來為英國倫敦著名東方古董收藏家埃斯卡納齊所藏。

此青銅觚的特點為其腰腹微鼓，曲線玲瓏，類近形制的觚並不常見，大小和器形與本器相若的觚可參考於安陽侯家莊西北岡2046號墓出土的青銅觚，只是紋飾略有不同，詳見於林已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圖版，頁325，觚第106號；另一參考品見載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商周青銅酒器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年，圖版13，頁87。而此器另一特色為蕉葉紋下所飾的四瓣花紋和圈足上半部的蟬紋，暫時還未有發現相同紋飾配搭的觚。而作為同時期，同樣具蟬紋的觚可參安陽殷墟花園莊M54出土的亞長觚，詳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圖八七.3，頁105。

源流

1. 美國男影星愛德華·魯賓遜（1893-1973）舊藏
2. 紐約蘇富比，1973年11月27日，第7號
3. 埃斯卡納齊，英國倫敦

著錄

1. 劉雨、盧岩編：《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二冊，第709號。
2. 汪濤、劉雨編：《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210號。
3. 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卷，頁387，第09048號。

1. 鄒衡：〈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1980年，頁322。

2.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2011年，頁280-282。王長豐：〈殷周「戈」族銅器整理與「戈」族地望探討〉，《中國博物館館刊》，北京，2011年第2期，頁69-73。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濟南，2009年，頁113-127。







A FINELY CAST BRONZE RITUAL WINE VESSEL, *GU*, WITH ANIMAL MASK PATTERN IN RELIEF AND INSCRIPTIO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 c. 1250-1160 B.C.

H: 30.5 cm

The elegantly curved slender vessel resting on a tall foot-ring, the flaring neck with a wide trumpet mouth is crisply cast with four tapering blades each containing a dissolved *taotie* mask in relief set upside down on a *leiwen* ground above a band of hollow-square floral motifs. The finely cast central bulb and the spreading foot are decorated similarly with dense *leiwen* ground and embossing *taotie* masks containing prominent eyes, ears, horns centered on four notched flanges, with two bowstrings and two crosses dividing the central bulb and foot. The surface with an attractive and smooth olive patina with malachite encrustations, an inscription reading *Ge*, indicating the name of clan, can be found in the base.

Ge is an important and strong clan in late Shang dynasty, researches on the *Commentary of Zuo and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find that *Ge* was probably the descendant of Xia dynasty¹. Bronzes with the same clan insignia were widely found in Anyang in Henan province, some scholars concluded that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Ge* should be located in the region of Shangqiu County and Xincheng County in Henan province.²

Outstanding and rare for its remarkably preserved crisp decoration, the *gu* has a delicate silhouette of the sweeping neck and slightly bulging bulb. As a wine container, *gu* is an important ritual bronze vessels for noble class in Shang dynasty. This *gu* contain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s cast during phase II of Anyang Period. For a *gu* with similar size and shape but different pattern can refer to the *gu* from Anyang Houjiazhuang Xibeigang M2604, illustrated by Hayashi Minao in *Inshu jidai seidoki no kenkyu* (Conspectus of Yin and Zhou Bronzes), Tokyo, 1984, vol.1, plate, p.325, *gu*106. Another similar example is illustrated 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Catalogue of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Shang and Chou Dynasty*, Taipei, 1989, plate 13, p. 87. This *gu* is also uniqu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patterns, similar example containing the hollow-square floral motifs at the bottom of blades and the cicada pattern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foot is rare, a *gu* with similar shape and cicada pattern may refer to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t al., eds.,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Huayuanzhuang Locus East in Anyang*, Beijing, 2007, pl. 87.3, p.105.

PROVENANCE

1. Collection of Edward G. Robinson (1893-1973), U. S. A.
2. Sotheby's New York, 27th November 1973, lot no.7
3. Eskenazi, London

LITERATURE

1. Liu Yu & Lu Yan eds., *Jin chu Yin Zhou jin wen ji lu* (Corpus of Recently Discovered Inscriptions from the Yin & Zhou Dynasties), 2002, vol.2, no.709.
2. Liu Yu and Wang Tao, *A Selec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with Inscriptions from Sotheby's and Christie's*, Shanghai, 2007, no.210.
3. Wu Zhenfeng ed.,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ming wen ji tu xiang ji cheng* (Corpus of Inscriptions and Images of Bronze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Shanghai, 2012, vol.7, p.387, no.09048.



圖足內銘文 Inscription

1. Zhou Heng, "Lun Xian Zhou Wen Hua" (Studies on Proto-Zhou Culture), *Essays of Archaeology of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y*, Beijing, 1980, p322.
2. He Jingcheng,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Zu Shi Ming Wen Yan Jiu* (Studies of clan insignia on Shang and Zhou bronzes), Jinan, 2009, pp. 113-127. Yan Zhibin, *Shang dai qing tong qi min wen yan qiu* (Studies on inscription of Shang dynasty bronzes), Shanghai, 2011, pp280-282. Wang Changfung, "Yin Zhou Ge Zu Tong Qi Zheng Li Yu Ge Zu Di Wang Tang Jiu"(Collation of Yin and Zhou 'Ge' bronzes and studies of the Ge territory),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2001, vol.2 pp. 69-73.



豫卣

商代晚期 殷墟四期

通高：40.5 公分

豫卣是商代晚期重要青銅盛酒禮器。此器形制較常見的商周青銅卣巨大、厚重，是商代晚期青銅提梁卣中極其罕見的精品。

此卣帶蓋，通器橫截面呈橢圓形，器口較直，與蓋作子母口，可以緊密扣合。器身頸部輕微外撇，腹部圓鼓傾垂，漸收至其下的高圈足，近觸地處外撇、折沿。蓋面隆起，近子母口處折沿，略束收再下接直口。蓋頂中央有豎立的瓜棱形鈕，分六瓣，其上各分飾一組倒置的蟬紋。蓋面近鈕處飾一圈四組螺紋，其外飾一周直棱紋，至蓋面邊沿飾有一周兩對曲體長尾鳳鳥紋，其下直口飾一周兩對長尾曲喙鳳鳥紋。蓋兩側設有犄角，其外飾有淺浮雕朝天張口凸目蟬紋（日本學者林巳奈夫稱鬼神蟬紋），兩側為鉤狀羽紋。器身頸部外設兩個銅環與提梁扣接，提梁兩端的獸首凸目、尖耳、鼻樑隆起，額上有菱形裝飾，角高聳內卷，上唇翹起，展露鋸齒狀牙齒。提梁外側飾完整的八組浮雕蟬紋。蓋面與器身由四道扉棱貫穿提梁和犄角的中線，棱身附帶出戟，並分蓋、頸、腹、足四節，兩側皆有陰線的卷雲紋。器身頸部一周飾有四組較罕見的雙頭同體龍紋，其下以直棱紋分隔，器腹飾有八隻浮雕大鳳紋，兩兩一組，以扉棱為中軸對稱，鳳鳥俱圓睛凸目、勾喙、彎冠、尖爪，羽翅飽滿，尾羽下折。圈足上飾四組左右對稱的象鼻夔龍紋（日本學者林巳奈夫稱長鼻下向凹字形龍）。全器紋飾以細緻的雲雷紋襯地，通體均勻覆蓋薄薄的翡翠綠銅鏽，部份表面更附帶有當時用作包裹的絲織物。器、蓋內壁各鑄有相同內容的銘文兩行各10字：

豫易（賜）貝，用作父乙尊彝。鳥。

這件提梁卣品相極佳，幾近完美，器形宏偉壯觀，碩大厚重，鑄造技術精湛，整器滿佈層次分明、立體感極強的多種紋飾，是一件非常難得的商代晚期藝術珍品。

豫作父乙卣至提梁通高40.5公分，是同類器中體積較為龐大的。其他以浮雕大鳳鳥為主紋的同類青銅卣，可以參看1970年湖南省寧鄉黃材出土、現藏湖南省博物館的商代晚期戈卣，通高37.7公分，收錄於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1998年，第4冊，頁156-158，圖160-163；1990年河南省安陽郭家莊M160墓出土的商代晚期亞卣（M160:172），通高35.8公分，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圖版39:1；1965年河南省輝縣褚邱出土的商晚期祖辛卣，通高27公分，收錄於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編輯組編：《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290，第367號。

源流

1. 英國倫敦埃斯肯納齊行，2005年
2. 美國紐約律師丹尼爾·夏普羅私人舊藏
3. 美國紐約藍理捷行，2014年

展覽

1. 中國古代青銅器與雕像特展，紐約，埃斯肯納齊行，2005年3月28日至4月9日
2. 丹尼爾·夏普羅私人珍藏重要商晚期青銅器特展，紐約，藍理捷行，2014年3月14日至4月5日

著錄

1. Eskenazi Ltd.,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Sculpture*, London, 2005, pp.10-13, no.1.
2. Hajni Elias & Giuseppe Eskenazi, *A Dealer's Hand: The Chinese Art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Giuseppe Eskenazi*, London, 2012, p.178, pl.8.
3. J. J. Lally & Co., *Chinese Archaic Bronzes: the Collection of Daniel Shapiro*, New York, 2014, pp.14-17, no.14.
4. Daniel Shapiro,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 Personal Appreciation*, London, 2014, pp.104-109.





器蓋內銘文



器底內銘文





AN EXTREMELY RARE AND IMPORTANT ARCHAIC BRONZE WINE VESSEL, *YOU*, WITH INSCRIPTION AND COVER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V, c.1101-1046 B.C.

H:40.5cm

Of elliptical cross section raising from a high splayed pedestal foot, the heavily cast swelling body symmetrically divided into quadrants by thick F-shaped notched flanges which rise in sections from the foot onto the cover, the main register on the lower part of the body crisply cast in high relief with four pairs of crested birds with large beaks, protruding round eyes and strong legs with sharp claws confront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flanges, with a band of rounded vertical ribs above the main register surmounted by a frieze of confronted double-headed dragons with interlocking bodies and hooked tails, the cover cast with a band of elongated long-tailed birds with a sharp projecting cornice interrupted at ends by two thick hooks of rounded beak shape each decorated on its outer surface with a finely detailed cicada, the domed cover also divided into quadrants by F-shaped notched flanges and cast with two pairs of slender birds below a band of wedge-shaped ribs radiating from the bud-form knob that formed by six descending cicadas and a thick stem at centre surrounded by a band of four circular spirals, the sides of flaring foot cast with two pairs of confronted *kui* dragons each with a large ear and an elephant trunk, the lateral swing handle fully decorated on its outer surface with eight elaborate cicadas in relief with a fierce animal mask sporting large curled horns, bulbous eyes and a broad snout at terminals of each side, the relief decoration on cover, body and handle all reserved on a neat and fine spiral *leiwen* ground, with an overall attractive green malachite patina with scattered textile adhesion, the interiors of the cover and the body each cast with an identical two-row inscription of ten characters that reads *yu ci bei yong zuo fu yi zun yi*, which literally means Yu [was] awarded with cowries, [which he] used to make this ritual vessel for Father Yi, with a pictogram character of clan insignia in the form of a standing bird at the end.

Bronze vessel *you* with such magnificent size and elaborate decoration is extremely rare and important during the late Shang dynasty. A similar but slightly smaller vessel of this type, *Ge You*, which was found in a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n Huangcai, Ningxiang, Hunan province in 1970, is illustrated in *Zhong guo qing tong qi quan ji* (Complete Collection of Bronze wares in China), Beijing, 1993-1998, vol.4, pp.156-158, pl.160-163. See also another similar vessel, *Ya Zhi You* (M160:172), which was found in the excavation of Tomb M160 in Guojiazhuang cemetery in Anyang, Henan province in 1990, illustrated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d., *Anyang Yinxu Guojiazhuang Shang dai mu zang* (Guojiazhuang Cemetery of the Shang Period within the Yin Ruins, Anyang: excavations in 1982-1992), Beijing, 1998, pl.39:1. Also see *Zu Xin You* that was found in Chuqiu, Huixian, Henan province in 1965, illustrated in Hen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ed., *Henan chu tu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The Unearthed Bronzes of Shang-Zhou Dynasty in Henan Province), 1981, vol.1, p.290, no.367.

PROVENANCE

1. Eskenazi Ltd., London, 2005
2. Collection of Mr. Daniel Shapiro, attorney in New York
3. J. J. Lally & Co., New York,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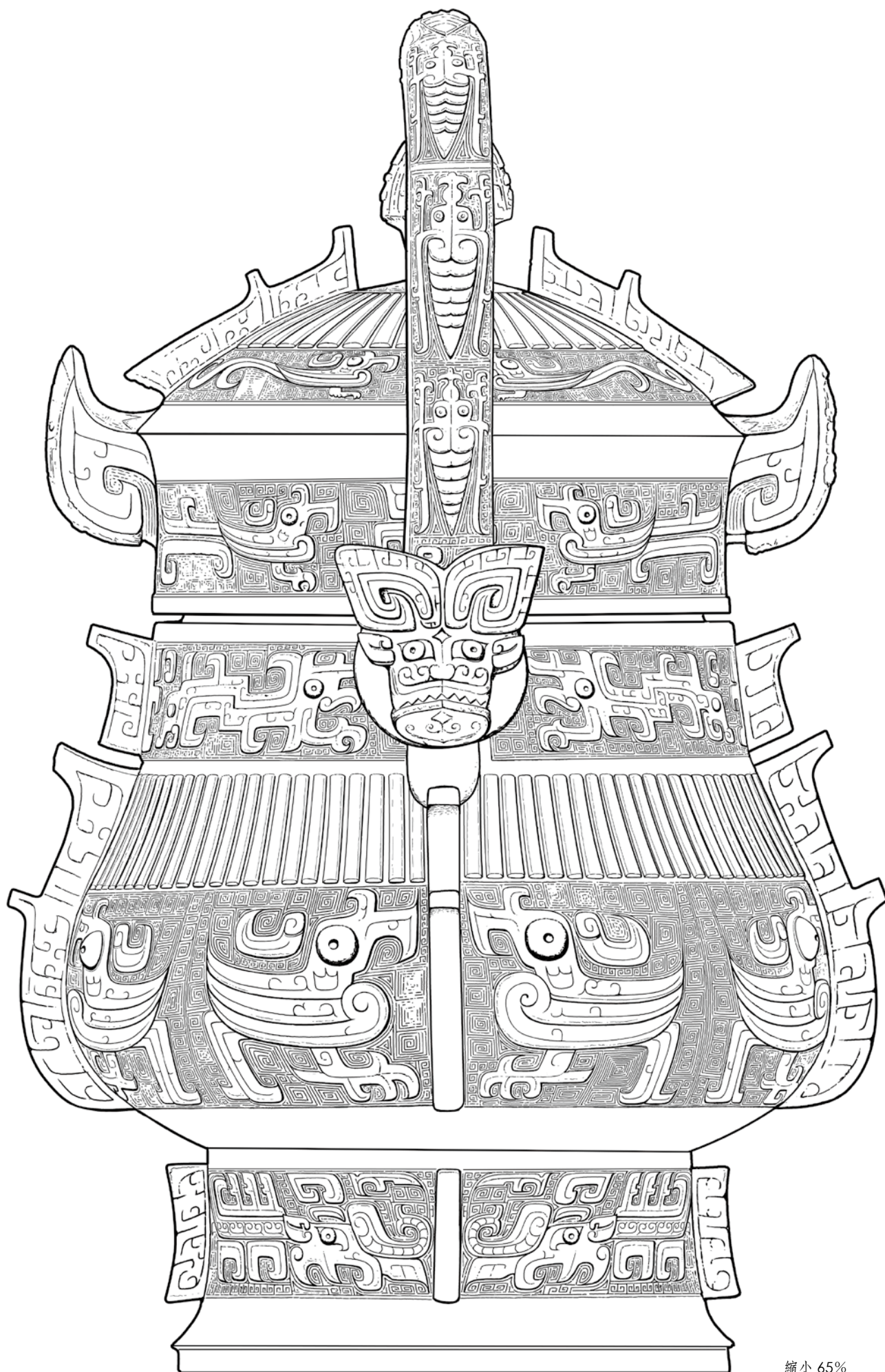
EXHIBITION

1.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Sculpture", Eskenazi Ltd., New York, 28th March to 9th April 2005
2. "Chinese Archaic Bronzes: the Collection of Daniel Shapiro", J. J. Lally & Co., New York, 14th March to 5th April 2014

LITERATURE

1. Eskenazi Ltd.,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Sculpture*, London, 2005, pp.10-13, no.1.
2. Hajni Elias & Giuseppe Eskenazi, *A Dealer's Hand: The Chinese Art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Giuseppe Eskenazi*, London, 2012, p.178, pl.8.
3. J. J. Lally & Co., *Chinese Archaic Bronzes: the Collection of Daniel Shapiro*, New York, 2014, pp.14-17, no.14.
4. Daniel Shapiro,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 Personal Appreciation*, London, 2014, pp.104-109.





縮小 65%



豫卣研究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張懋鎔 教授



圖一 豫卣



圖二 蓋銘文



圖三 器銘文

豫卣，通高40.5釐米，體呈橢圓形。有蓋，蓋為母口。蓋上的鈕作瓜棱形。蓋出檐，而後內收下折，下折部分較直。蓋的兩側有犄角。頸部兩側的寬面有小鈕，套接花冠龍頭扁提梁。頸部收縮，腹部寬侈，下腹傾垂，最大腹徑在腹部中線以下。圈足較高，略向外撇，下有切地座盤。從蓋到圈足有縱向分佈的高扉棱四條。由蓋中心向外裝飾直棱紋，呈放射狀分佈。靠蓋沿裝飾一周長尾鳥紋。蓋的下折部分也飾鳥紋。頸部飾夔龍紋，上腹部飾直棱紋，下腹部飾大鳥紋，圈足飾象鼻獸紋。通體以雲雷紋襯底。（圖一）器、蓋同銘10字：“豫易（賜）貝，用乍（作）父乙樽（尊）彝。鳥。”（圖二、三）

與豫卣相近的器物有安陽郭家莊160號墓出土的亞址卣（圖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寶雞石鼓山3號墓出土的戶卣（圖五，石鼓山考古隊：《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2期第4-54頁）、寶雞戴家灣墓地出土的鼎卣（圖六，請參閱任雪莉：《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戴家灣卷》第44頁，科學出版社，2015年）。如果細分，則亞址卣為一組，年代較早，戶卣與鼎卣為一組，年代較晚，豫卣介於兩組之間。

為了說明豫卣的具體年代，先討論亞址卣、鼎卣、戶卣的年代。亞址卣的年代比較明確，在殷墟三期，鼎卣的年代有爭議，或認為離亞址卣不遠，在殷墟四期，或認為已進入西周早期。至於戶卣，一般認為在商周之際。我們以為鼎卣和戶卣的年代較晚，都已經進入周初。理由是鼎卣和戶卣的形制、紋飾與亞址卣有很多不同之處：

第一，鼎卣、戶卣腹部較亞址卣寬侈，扉棱也較後者寬。頸部與腹部扉棱出戟的長度要比亞址卣長得多。從這一點來看，戶卣比鼎卣還要晚。鼎卣、戶卣圈足的扉棱呈L形，出戟較長，而亞址卣圈足的扉棱外沿比較平緩，出戟要短得多。鼎卣、戶卣、亞址卣蓋沿外側都有犄角，但鼎卣、戶卣的犄角明顯比亞址卣長得多，且中部有鏤孔。



圖四 亞址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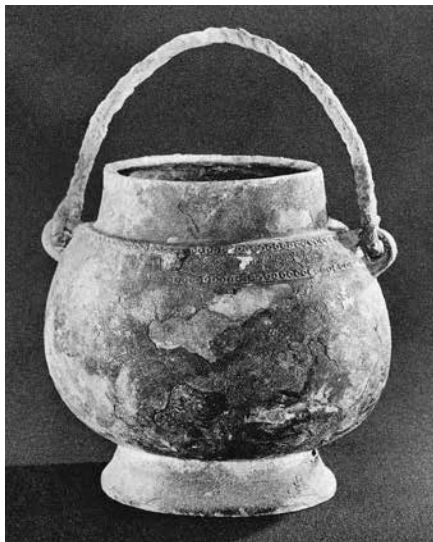


圖五 戶卣



圖六 鼎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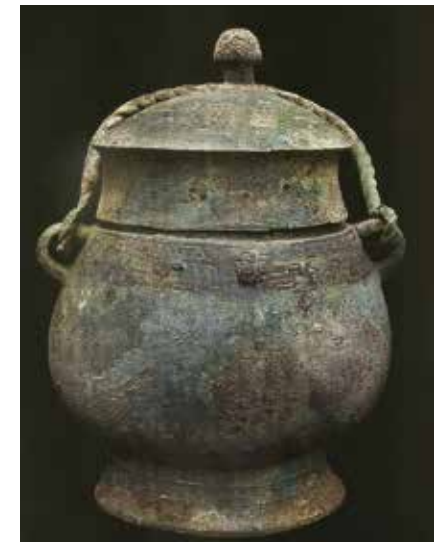
第二，鼎卣、戶卣腹部下垂，最大腹徑下移，而亞址卣腹部圓鼓，最大腹徑在腹部的中線。垂腹與鼓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年代區別上有很好的指示作用。從鼓腹演變到垂腹，大約需要30年以上的時間。在岳洪彬博士所分殷墟B型即圓罐狀卣中，看不到與鼎卣相似的青銅卣。B型卣始見於殷墟二期晚段，最大腹徑在中腹偏上，如殷墟西區M2575:23史卣。（圖七）到了殷墟三、四期，如苗圃北地M172:3亞盨卣、郭家莊M160:172亞址卣，圈足增高，最大腹徑在中腹。（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第32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位論文，2001年。）（圖八）只有到了商末，如劉家莊M1046出土的卣，才開始垂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劉家莊北1046號墓》，《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87-388頁。）（圖九）演變的基本軌跡是：最大腹徑由中腹偏上漸趨下移，圈足逐漸升高。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公認的商末青銅器，劉家莊M1046出土的卣雖然垂腹，但傾垂的程度不如鼎卣。



圖七 殷墟西區 M2575:23 史卣



圖八 苗圃北地 M172:3 亞盨卣



圖九 劉家莊 M1046:10 卣



圖十 父丁卣



圖十一 鳳紋卣

《高家堡出土青銅器研究》，《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4期第38-49頁。）西周早期鼎、卣圈足下的切地座盤要比商代晚期高一些，這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細節。

現在我們再來看豫卣，情況就很清楚了。先說扉棱，豫卣扉棱的寬度與亞址卣最接近，比鼎卣、戶卣窄，具體而言豫卣圈足的扉棱外沿比較平緩，出戟要短，這一點與亞址卣接近，而與鼎卣、戶卣不同，說明豫卣比鼎卣、戶卣早；但是豫卣腹部扉棱出戟的程度要超出亞址卣，當然長度不如鼎卣、戶卣，說明豫卣要晚於亞址卣。再說腹部，豫卣下腹部傾垂，其程度雖不如鼎卣、戶卣，但要比亞址卣明顯。最後說圈足，豫卣圈足較高，這種高圈足的卣都在殷墟三期及其後，問題是豫卣圈足下的切地座盤較低，符合殷墟四期圈足器切地座盤普遍較低的特點。總而言之，豫卣年代晚於亞址卣而早於鼎卣、戶卣，是殷墟四期的器物。

豫卣的價值大致有三點。

第一，具有很好的斷代價值。上面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解釋豫卣和亞址卣、鼎卣、戶卣的關係，是要說明：這種形制的青銅卣在殷墟三期有亞址卣，在西周初年有鼎卣和戶卣，以前偏偏缺乏殷墟四期的青銅卣，而如今豫卣正好填補這個空缺。從亞址卣到豫卣再到鼎卣和戶卣，形制特點一脈相承。如果我們的觀點可以成立，將有助於證明鼎卣和戶卣都不可能早到殷墟四期。

另外與鼎卣形制、紋飾相近的青銅卣還有五件，分藏於弗利爾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白鶴美術館和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藏一件父丁卣，馬承源先生定在商代晚期。（圖十）（馬承源：《記上海博物館新收集的青銅器》，《文物》1964年第7期，第11-12頁。）此卣無論是形制還是紋飾與鼎卣極為相似，而比豫卣要晚，應該是西周早期器物。差別只在扉棱的出戟程度不如鼎卣，但勝過豫卣，所以年代可能稍早於鼎卣。另一件是鳳紋卣，陳佩芬先生定在西周早期，可從。（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卷上）第18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圖十一）還有三件係戴家灣墓地出土。（圖十二）容庚認為是商代晚期器，（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315頁，附圖6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陳夢家認為是西周早期器。（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第112頁，A591，科學出版社，1962年。）這三件卣與戶卣、鼎卣很相似，而與豫卣不同，所以陳夢家的意見是對的。另外關於傳世的婦鬲卣的年代（著錄見於：《陶齋》2.37，《三代》13.32.6-7，《集成》05305。），以往都認為是商代晚期器物，現在來看，恐怕需要重新考量，它的形制紋飾與上述五件青銅卣基本相同，也有可能已進入西周早期。（圖十三）

第三，圈足高低的不同。亞址卣與鼎卣、戶卣都有較高的圈足，但是鼎卣、戶卣圈足下的切地座盤要比亞址卣高。通觀殷墟三期包括卣在內的青銅圈足器，在圈足下多有切地座盤，發展到殷墟四期反而很少有切地座盤，而且圈足顯得比較低。像鼎卣、戶卣這樣既延續著殷墟四期青銅卣腹部下垂的特點，同時又像殷墟三期青銅卣那樣具有較高的圈足和切地座盤，無疑是另一種既不同於殷墟三期也不同於殷墟四期的型式。像鼎卣這樣的圈足器在西周早期很多，如陝西涇陽高家堡戈族墓地出土的觚、尊、卣等器，因為圈足下有較高的切地座盤，以往或有將其劃歸商代晚期的說法，但顯然是有問題的。（張懋鏞：



圖十二 1. 戴家灣風紋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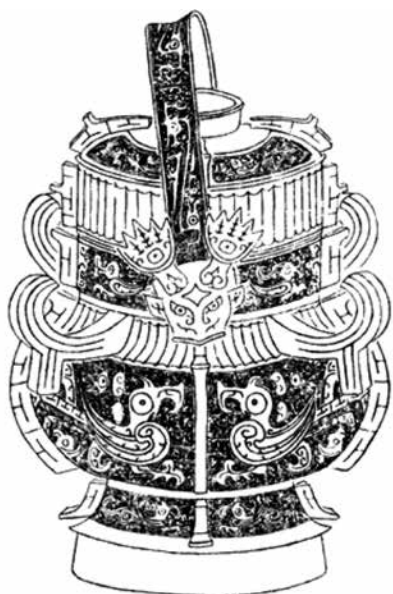
圖十二 2. 戴家灣風紋卣



圖十二 3. 戴家灣風紋卣

第二，藝術鑒賞價值。豫卣通高超過40釐米，而這樣高大的卣並不多見。據統計，通高超過40釐米的青銅卣大概有21件，其中商代晚期的只有8件（包括本器），豫卣是商代晚期通高排名在第五的青銅卣。（馬軍霞：《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卣卷》，科學出版社，2015年）豫卣挺拔偉岸，更兼有三層滿花的紋飾，鑄造細緻精良，是一件藝術珍品。

第三、銘文的價值。豫字在東周金文中出現過，如陳豫戈：“陳豫車戈”，作人名用。在豫卣銘文中，已經出現族徽“鳥”字，所以可以排除豫為族名的可能性，應做私名講。這是豫作為人名第一次出現在商代金文中。此“豫”字的左邊是“予”，右邊是“為”字。“為”字的意義由手牽象的情景來表示。象頭的右側是一隻大耳朵，以突出象的特徵。從文字結構來分析，這個形態應該是豫字的比較標準的寫照，在今後判斷何者為豫字時具有一定的作用。



圖十三 婦鬲卣

從銘文來看，器主豫屬於鳥族。鳥族也是一個較大的部族，有20多件青銅器問世，器類包括鼎、鬲、簋、爵、觚、觶、罍、尊、卣、鐘、戈，年代從商代早期到西周中期，可見其發展繁榮，源遠流長。出土鳥字族徽銅器年代較早的單位有：鳥祖癸爵，西周早期器，甘肅慶陽溫泉鄉韓家灘廟嘴西周墓出土（慶陽地區博物館：《甘肅慶陽韓家灘廟嘴發現一座西周墓》，《考古》1985年第9期第853-854頁）、鳥父辛觶，西周早期器，陝西麟游縣九成宮官鎮後坪村窖藏出土（麟游縣博物館：《陝西省麟游縣出土商周青銅器》，《考古》1990年第10期第879-881頁）、鳥戈，商代晚期器，山西石樓縣義碛鄉褚家峪村墓葬出土（楊紹舜：《山西石樓褚家峪、曹家垣發現商代銅器》，《文物》1981年第8期第49-53頁）、鳥戈，商代早期器，山東沂水縣柴山鄉信家村採集（馬璽倫：《山東沂水新發現一件帶鳥形象形文字的銅戈》，《文物》1995年第7期第72-73頁）。雖然同樣是鳥族徽，但山東沂水信家村的鳥戈與山西石樓褚家峪的鳥戈未必是同一族的器物，兩者的時空差距都很大。在商末周初，鳥族更有可能活動在陝晉豫一線，這從豫卣的品相也可以看出。

總而言之，豫卣有較高的藝術鑒賞價值與科學研究價值，值得我們去珍視。

丙申年小滿前二日

（本文經作者授權，首發於此書）


冉兴鼎

商代晚期 殷墟二期晚段

通高：19 公分 兩耳寬：15.7 公分

此鼎立耳，侈口，深腹，分襠，下附粗壯的三柱足，外形穩重。器表通體滿工，從腹身到柱足均飾有紋飾，口沿下有一道兩兩相對的蟬紋，分襠上則以三組大獸面為主紋，中有凸出的淺扉棱作鼻，圓眼鼓起，通器紋飾之下以繁密細緻的雲雷紋襯地，三足飾三角變體蟬紋。此器腹壁雜有碧綠鏽，品相極佳。






鼎內壁鑄有複合族氏銘文2字：


 (冉兴)。








鼎是商周青銅器中地位最重要的禮器，是高級貴族進行宴饗、祭祀等禮儀活動時使用的高級禮器，而器腹分襠的高鼎，屬於銅鼎造型的一個類別，盛行時間較短，只見於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此器紋飾繁多富麗，類似這種器表通體飾連足部都有紋飾的銅器，不僅體現出商代晚期成熟的青銅冶煉技術，而且還代表著中國古代最高的審美和藝術標準。以蟬紋配搭獸面紋作為高鼎的主紋飾，相似品見於2001年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的一件殷墟二期晚段高鼎（M54:166），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101，圖八五·3。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商晚期高鼎，與此器的形制和紋飾亦近似，詳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海外遺珍銅器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8年，第5號，頁7。另一件相似品可參見美國收藏家賽克勒舊藏的一件高鼎，詳見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1987), 第90號，頁480-481。另又有一件拍賣品的紋飾及形制，幾近與此器完全相同，詳可參看紐約蘇富比，1973年5月29日，拍品第1號。

關於族

是複合族氏，由和組合而成。現在通常隸定作“冉”，乃商代主要氏族，常見於青銅器銘文，是現時已知金文中最早出現的氏族之一。似象形，據陳夢家解說是為“虫形”¹，字形頭部呈三角形，身修長，尾部分岔，身兩側有四足。其他相似字，三角形頭部明顯有雙眼，肩有前足，身兩旁有百足，又分頭部朝上和朝下兩種。陳夢家曾記錄一個身有百足的蟲形族徽，可為此字的本義，估計此字是以百足為象形的族徽。日本學者林巳奈夫曾將此類相似的象形字歸納整理，並分類定名為“螻蛄形鬼神”。²

朱鳳瀚亦曾探究族，並認為此族很可能與王族有關，是從商朝王族中分出的子族：

單銘此名〔按：〕之器，共約一百六十餘，有出土地點者十八器，河南九器，其中以安陽殷墟者居多。出土於殷墟者以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西北崗1550號大墓時，於墓坑東北角殉坑1550：49中出土的銅觚一、爵一為最重要。……墓中所隨葬的銘有名號的銅觚、爵，雖不排除屬於其所出身之族氏的膳器之可能，但更可能即是王族之器，如此則即是當時商王族所使用的族氏名號。這一名號還往往在青銅器中與其他名號組合為複合氏名，其中有作（如《筠清》1.29，《三代》12.56.4卣）者，後一個名號〔按：〕即應是上述賓組卜辭中習見的商王同姓親族兴氏，由此種複合氏名可知，兴是氏之分支，這也說明前文所論兴氏之類王同姓親族，最初可能是從王族中分出的子族這一看法是正確的。³

陳夢家在六十年代的著作，曾經收錄有六件附有族氏銘文的銅器。何景成在綜合《殷周金文集》並整理近年考古資料，列出族氏銘文銅器共十六件，當中包括尊古齋黃濬舊藏的這件鼎。⁴



器壁內銘文

1. 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1962年；陳夢家著、松丸道雄改編：《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77年，A35，頁12。
2.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樣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頁287。
3. 朱鳳瀚：《商代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73。按：原文誤作《筠清》1.19，今改正。
4. 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頁607-608。



源流

1. 傳民國時期於河南安陽出土
2. 北京尊古齋黃濬（1880-1952），1942年以前
3. 美國紐約收藏家馬賽厄斯·科莫（Mathias Komor, 1909-1984），1942年5月
4. 美國紐約收藏家小邁倫·福爾克（Myron S. Falk, Jr., 1907-1992）及其家族，藏品第523號，1942-2001年
5. 美國紐約佳士得拍賣，2001年10月16日，拍品第166號

展覽

“從新石器至明代：邁倫·福爾克家族藏中國藝術品”特展，美國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史密斯學院藝術博物館，1957年

著錄文獻

1. 黃濬：《鄴中片羽三集》，1942年，1.9。
2. 史密斯學院藝術博物館：《從新石器至明代：邁倫·福爾克家族藏中國藝術品》，1957年，第3號。
3. 高本漢：〈青銅器圖錄札記〉，《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BMFEA），第31冊，1959年，頁322，圖版52a。
4. 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1962）；松丸道雄改編：《殷周青銅器分類圖》，東京：汲古書院，1977年，圖版A35，拓片R67。
5. 周法高編：《三代吉金文存補》，台北，1980年，第67號。
6. 孫稚雛編：《金文著錄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0235號。
7. 嚴一萍編：《金文總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第1冊，第0233號。
8. 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綜覽1——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圖版，頁53、55，高鼎39、59。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第3冊，第01383號。
10. 蘇芳淑：〈福爾克收藏的古銅器和玉器〉，收入紐約佳士得：《福爾克收藏第一部：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品》，2001年，頁208。
11. 劉雨編：《商周金文總著錄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550號。
12. 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頁607。
13.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冊，頁329，第00425號。





A FINE ARCHAIC BRONZE RITUAL VESSEL, *LIDING*, WITH ANIMAL MASK PATTERN AND INSCRIPTIO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 c. 1250 - 1160 B.C.

H: 19 cm W: 15.7 cm

Supported by three columnar legs cast with incised scroll-filled blades, the tri-lobed body decorated with three dissolved *taotie* masks centered on smooth vertical ridges aligned with the legs, each *taotie* mask set with a pair of c-scroll horns and a pair of large round bulging eyes, all beneath a horizontal frieze of cicada motifs confronted in pairs under the rim, all patterns reserved on a ground of neat *leiwen* spirals that elaborated with intaglio linear and scrollwork detailing throughout, with a pair of upright loop handles rising from the rim and with a pictograph cast on the interior, with an overall dark grey and milky yellowish-green patina.

A pictograph of two characters can be found on the wall of the interior under the rim. It is a complex clan insignia of which the exact origin and meaning is still a mystery, but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clan was a sub-branch derived from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Shang dynasty. Similar pictograph also appears on over a dozen of other vessels, one of which is a bronze *you* in the Sumitomo Collection, Kyoto, illustrated by Rong Geng in *Hai wai ji jin tu lu* (Album of Archaic Bronzes in Overseas Collections), Beijing, 1935, no.40; see also He Jingcheng,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zu shi ming wen yan jiu* (Research on the Inscriptions of clans and families on Shang and Zhou bronzes), 2009, pp. 607-608 for a list of vessels with such clan insignia.

For a bronze *liding* with similar design and pattern, refer to the one kept in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in Kansas City, Missouri, U.S.A., illustrated 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Hai-Wai Yi-Chen: Chinese Art in Overseas Collections: Bronze (III)*, Taipei, 1988, no.5, p.7. Another similar piece, also decorated with a band of cicada motifs and dissolved *taotie* masks but with no pattern on legs, was once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 illustrated in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1987, no.90, pp.480-481. For an archaeological sample in very similar design and pattern, refer to a *liding* (M54:166), dated to phase II of the Anyang period, excavated from Tomb M54 in locus east of Huayuanzhuang, Anyang, Henan province in 2001, se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d., *Anyang Yin Xu Huayuanzhuang dong di Shang dai mu zang*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Huayuanzhuang locus east in Anyang), Beijing, 2007, p.101, fig.85.3. For a nearly identical bronze *liding*, refer to Sotheby's New York, 29th May 1973, lot 1.

PROVENANCE

1. Found in Anyang, Hena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by repute)
2. Collection of Huang Jun (1880-1952), Beijing before 1942
3. Collection of Mathias Komor (1909-1984), New York, May 1942
4. Collection of Myron S. Falk, Jr. (1907-1992) and descent, New York, no. 523, 1942-2001
5. Christie's New York, 16 October 2001, lot 166

EXHIBITION

"Neolithic to Ming, Chinese Objects – The Myron S. Falk Collection", Smith College Museum of Art,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U.S.A., 1957

LITERATURE

1. Huang Jun, *Ye zhong pian yu*, 1942, vol.3, 1.9.
2. *Neolithic to Ming, Chinese Objects - The Myron S. Falk Collection*,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Smith College Museum of Art, 1957, no.3.
3. Bernhard Karlgren, "Marginalia on Some Bronze Album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31, Stockholm, 1959, p.322 & pl.52a.
4. Chen Mengjia, *Mei di guo zhu yi jie lue de wo guo yin zhou tong qi ji lu* (A Corpus of Our Country's Shang & Zhou Bronzes Loot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1962; Matsumaru Michio ed., *In Shu seidoki bunrui zuroku* (A Corpus of Chinese Bronze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Tokyo, 1977, A35, R67.
5. Zhou Fagao ed., *San dai ji jin wen cun bu* (Complementary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 Taipei, 1980, no.67.
6. Sun Zhichu ed., *Jin wen zhu lu jian mu* (Record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Beijing, 1981, no.0235.
7. Yan Yiping ed., *Jin wen zong ji* (Colle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 Taipei, 1983, vol.1, no.0233.
8. Hayashi Minao, *In shu jidai seidoki no kenkyu* (Study of Yin and Zhou bronzes), Tokyo, 1984, vol. 1, plates, *liding* 39 & 59, p.53 & 55.
9.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d., *Yin Zhou jin wen ji cheng* (Colle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Beijing, 1984-1994, vol.3, no.1383.
10. Jenny So, "The Falk Collection - Archaic Bronzes and Jades", in Christie's, *The Falk Collection I - Important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2001, p.208.
11. Liu Yu et al., eds., *Shang Zhou jin wen zong zhu lu biao* (Complete Lis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Beijing, 2008, no.1550.
12. He Jingcheng,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zu shi ming wen yan jiu* (Research on the Inscriptions of clans and families on Shang and Zhou bronzes), 2009, p.607.
13. Wu Zhenfeng,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ming wen ji tu xiang ji cheng* (Corpus of Inscriptions and Images of Bronze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Shanghai, 2012, vol.1, p.329, no.00425.



父庚觶

商代晚期 殷墟四期
高：23.8公分

觶為青銅盛酒器，流行於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禮記·禮器》中記載：“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因此數量遠少於觚、爵，一般體形較小，其通高多在10-20公分，個別大者亦不超過22公分，此觶高近24公分，實數罕見。且有蓋，蓋上牛形鈕生動有力，獨具匠心，堪稱絕無僅有，是青銅觶中的極品。

此器敞口束頸，器身橫截面呈橢圓形，鼓腹寰底，腹部最寬處在器身中線略偏下的位置，寬度微微小於口徑長軸；下承高圈足，圈足較直，近地處外撇，折足；上覆半橢球體器蓋，器蓋口沿做子母口，更便於配蓋扣合，器蓋中央有一圓雕牛形鈕。此牛昂首作起勢，尖角立耳，上飾陰線花紋，目瞪口合，下頷飽滿，口、鼻、眼眶、眉毛均以陰線表達，前腿跪地，前蹄上翻，後腿微曲蹬地，尾巴短粗有力，牛身滿飾陰線花紋，精緻生動。器蓋中間位置有一周凸弦紋，下飾一周顧首夔龍紋，雲雷紋襯底，兩條淺扉棱將紋飾分隔成對稱的兩部分，夔龍紋兩兩相對，龍身頰長，尾部上翹，圓目凸出，線條流暢。器身頸部之下腹部之上亦有一周顧首夔龍紋，且更為精妙，紋飾前後有兩個高浮雕獸首代替淺扉棱，獸角內捲呈三角形，角尖突出，獸目呈橢方形突起，中間有陰線短橫以示瞳孔，兩側獸耳上飾十字紋，口唇寬厚，獸面中央突出，富有立體感；兩側為兩條連身雙龍，兩條龍共享一條上揚的龍尾，向兩側展開，目視同一方向，形成一龍回首的效果，龍目凸出，雙角外翻，以雲雷紋襯底，設計感極強。紋帶下有一圈凸弦紋，整個紋飾與器蓋呼應。高圈足上飾一周目雷紋，前後鑄有兩個淺扉棱，目紋凸出，以雲雷紋襯底。整器綠鏽斑駁，有幾處絲織物殘留的痕跡，古樸典雅。

器蓋內壁和器身內底中央鑄有對銘各2字：

父庚

是作器者為了他的父親做此銅器，他的父親日名為庚。父庚作為銘文出現在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多篇銘文中。

青銅觶與爵、觚等同類，都是酒器，但數量上遠較爵、觚為少，現存的有蓋觶就更為稀少，加之此觶體量碩大、牛形鈕的特點，極難找到有相似品。1959年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的牧正父己觶的器型與紋飾與此觶接近，但尺寸較小且無蓋，詳見王家祐：《記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的銅器》，《文物》，1961年第11期，圖3：中，頁28-33。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司辛石牛與此觶牛形鈕形態類似，均為前肢跪地，後肢前屈，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虛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版一七四.1。

源流

比利時著名收藏家Gisele Croes女士舊藏

展覽

1. 2002年3月，紐約亞洲藝術周，Danese 畫廊，紐約
2. 2002年9月，第二十一屆巴黎古董雙年展，盧浮宮，巴黎

著錄

Gisele Croes：
《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巴黎，
2002年，第二冊，頁16-17。





A LARGE AND RARE ARCHAIC BRONZE WINE VESSEL, *ZHI*, WITH BOVINE HANDLE COVER AND INSCRIPTIO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V c.1101-1046 B.C.

H: 23.8 cm

Rising from a splayed stepped ring foot, the pot-bellied pear shape body, oval in section, contracted at the neck then flared out to the short straight lip, covered by an arched lid with a bovine shape handle in the center. A frieze of *kui*-dragon pattern located between neck and belly, seen in profile and executed in low relief on a spiral *leiwen* ground, punctuated by two mythical animal heads cast in high relief on each side in the middle. The *taotie* head was cast with large coiled horns, a facial ridge marked by a diamond as nose, leaf-like ears at the sides, protuberant eyes marked by a fine horizontal incision as pupils, and a broad upper lip. Beside the head were two dragons shared one tail, the *kui*-dragon next to the head was cast as head turned to the rear, presented with long muzzle, long horns, linear body with curly branches as leg and claw, boss as eye and a rising tail, the other *kui*-dragon was mirror-symmetric with the former one by the tail but looking the same direction. The frieze is underlined by a convex bowstring pattern. A similar band of decoration cast near the edge of the cover, under a convex bowstring pattern. Instead of *taotie* heads, two vertical short flanges symmetrized the pattern and the confronted *kui*-dragons are separated and all looking backwards. The flared ring foot was encircled by elongated abstract dragon scroll motif, *mulei* pattern, with centering eyes in raised bosses, confronted by a fine ridge on each side. Overall in brown, burgundy and green patina with spots of cuprite and malachite crystallization and textile traces.

Besides its large size, the most unique part is the bovine shape handle on the lid. Likewise oval in section, the convex cover is punctuated by a fabulous animal sculpted in the round in the center. Of bovine type, the animal has its hind legs powerfully braced, and it is kneeling on its bent forelegs. The upright head has pointed ears and wide horns incised with motifs. The large eyes are wide open and the mouth is tightly closed. The broad muzzle is marked by incised nostrils. The body is decorated with deep incisions which underline the shoulders, abdomen and haunches. The rather broad tail descends from a powerful rump. The bovine was sculpted vividly and looks like it is about to rouse.

Two identical inscriptions of two characters was cast in the interior of cover and the base of body reads *Fu Geng* in Chinese, which indicates the consigner made this piece in memory of his father.

Zhi is a kind of wine vessel like *jue* and *gu*, but much less in number, the ones with cover are even fewer, let alone the handle on the cover is an animal sculpture in the round. It is scarcely any *zhi* has the similar size, design and pattern. A bronze *zhi*, without cover, excavated from Sichuan in 1959 has similar shape and motifs, illustrated in Wang Jiayou: *Ji Sichuan peng xian zhu wa jie chu tu de tong qi* (Discussing the bronzes unearthed at Zhuwajie in Peng Xian County,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1961 (11), pp.28-33, pl.3:middle. A carving of buffalo in marble from Anyang M5 holding the similar position with this one, see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IIA, 1990, fig.42, p.41.

PROVENANCE

Private collection of Belgium collector Gisele Croes

EXHIBITION

1. Asia Week New York, Danese Gallery, New York, March 2002
2. XXIF Biennale Des Antiquaires, Louvre, Paris, September 2002

LITERATURE

Gisele Croes: *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 Paris, 2002, vol.II, pp.16-17.



器蓋內銘文 Cover



器底內銘文 Body







吞父丁甗

商代晚期 殷墟四期 / 先周文化

通高：43.8 公分

商代晚期的青銅甗由陶甗發展而來，是存世較為稀少的烹煮器，為商晚期重要禮器之一。分為甗、鬲上下兩層，連體合鑄，隔之以箒子，下舉火煮水，上放置食物，以蒸氣炊煮食物。此器造型特點偏向商代晚期風格，紋飾罕有，銅壁厚重，皮殼古雅樸實，為難得一見的大器之作。

此甗甗、鬲連體合鑄，口沿外侈，兩耳俏立其上，深腹向下漸斂。甗底設可啟閉的心形箒，上鑄五個十字形透氣孔，另有一圓孔，中間有半環穿過與甗腹相連。甗以下束腰，分襠柱足。甗部口沿下飾一圈三組古雅的陰刻獸面紋，每組獸面以微微突出的淺稜脊為軸，對稱分佈，日字形眼兩兩相對，身軀以繁密的T字形雲雷紋填充，於兩足之間為正面。猶為罕見的是獸面紋之下還加飾九組垂葉紋，每組垂葉紋內飾三角龍紋，龍角內鉤，渾圓雙眼炯炯有神，龍身呈三角形，精巧地突出甗腹的曲線。而鬲部三足則各飾簡化的淺浮雕牛角獸面紋，簡潔有力地突出牛首五官，實心粗柱足稍向內彎。全器銅質精良，覆以一層薄薄的淺綠色銅鏽，而鬲部有被火燒過的痕跡，柱足處有呈黑色的皮殼，足見此應為當時之實用器。

器內壁上刻有銘文4字：

吞父丁

“吞”為象形文字，或可釋為天口𠂔，有可能是複合族徽，從旁的“父丁”或釋為人名，應是受祭的對象，“父”於商代泛指尊輩男性，而商人以天干取名，“丁”便是此受祭者的日名。陝西隴縣出土，現收藏於隴縣博物館的商末周初青銅甗，為紋飾、造型比例、大小幾近一樣的同銘器，只是該甗腰部另有一個牛首半環鑿，可詳見於吳鎮烽編著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7冊，頁98，第03210號。

一般的甗只會於口沿下飾一道獸面紋飾帶，於其之下加飾三角紋實是非常罕見，由回首龍紋構成的三角飾紋更是少有，亦是此器其中的難得之處。器形及紋飾相似者可參考盧芹齋舊藏的商代晚期戈甗，尺寸和紋飾幾近一樣，載於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1962年）；松丸道雄改編：《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77年，下冊，圖版A138，頁442。此甗的形狀與殷墟四期的作冊般甗類同，可以此作為斷代依據，詳見於呂竟申主編：《中國古代青銅器藝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9號，頁25-27。

源流

1.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2. 紐約蘇富比，1974年10月18日，第262號
3. 收藏家戴潤齋(1910-1992)舊藏
4. 紐約蘇富比

著錄

1. 高本漢：〈殷商藝術的若干特點〉，《遠東博物館館刊》，斯德哥爾摩，1962年，第三十四冊，圖版24b。
2. 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卷，頁99，第03211號。



器壁內銘文



AN ARCHAIC BRONZE RITUAL FOOD VESSEL, *YAN*, WITH ANIMAL MASK PATTERN AND INSCRIPTIO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V/ Proto-Zhou, c. 1101-1046 B.C.

H: 43.8 cm

The lower section cast in three lobes continuing down to stout waisted legs, each lobe cast with a *taotie* mask with prominent features, surmounted by a slightly tapering deep basin rising to a gently flared lip set with a pair of loop handles, with a pierced bottom inside, the exterior cast with a frieze of three elongated *taotie* masks centered on low flanges above pendent blades enclosing hook and scroll dragon motifs, all filled with *leiwen* ground, a pictogram high on one side, the grayish patina with patches of bright green.

The inner wall of the body cast with a set of pictogram characters can be deciphered as *tun* 𠄎 *fu ding*. "Tun 𠄎",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ombination of clan insignias. Whil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ictogram probably indicates that it was formerly belonged to Fu Ding (Father Ding), an honourable male member of the clan. *Yan* currently found with the same inscriptions is in Long County Museum in Xi'an, illustrated in Wu Zhenfeng ed.,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ming wen ji tu xiang ji cheng* (Corpus of Inscriptions and Images of Bronze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Shanghai, 2012, vol.7, p.98, no.03210. They shared nearly identical pattern, size and shape, but the one in Long County has an additional handle decorated by buffalo head at the waist.

Bronze steamers, *Yan*, were unitary vessels composed of two parts, the lower resembling a bronze *li*. Water was put in the hollow legs and fire was set up under the legs to boil the water to steam the food in the basin. Popular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as one of the vessels in ritual ceremony, *Yan* appear to have been less popular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were eventually replaced with rectangular versions. Very often, *Yan* was only decorated by a single band of *taotie* mask, blades filled by scrolling dragons on the basin is very rare by comparing with bronze steamers in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An archaeological sample in similar design to this piece is *Wu kuai Yan* in Shanghai Museum, illustrated in *Zhong guo qin tong qi quan ji* (Corpus of Chinese Bronzes), Beijing, 1999, vol.5, p.44, pl. 47. Another example is the *Yan* found in Gaojiabao archaeological site in Shaanxi province, illustrated in *Zhong guo tian ye kao gu bao gao ji: Gao jia bao ge guo mu* (Chinese archaeological report: Ge country mausoleum in Gaojiabao), Xi'an, 1995, pp55-58. This vessel can be dated back to phase IV of Anyang period by comparing with the shape Zuo Ce Ban Yan in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illustrated in Lv Zhangshen ed., *Zhong guo gu dai qing tong qi yi shu* (Art of Chinese archaic bronzes), Beijing, 2011, no.9, pp.25-27.

PROVENANCE

1. Property of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2. Sotheby Parke Bernet, Inc., New York, 18th October 1974, lot 262.
3. Collection of J. T. Tai (1901- 1992)
4. Sotheby's, New York

LITERATURE

1. B. Karlgre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Yin art",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962, no. 34, pl. 24b.
2. Wu Zhenfeng ed.,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ming wen ji tu xiang ji cheng* (Corpus of Inscriptions and Images of Bronze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Shanghai, 2012, vol.7, p.99, no.03211.







青銅夔龍紋獸面紋大鼎

商代晚期 殷墟四期

高：44 公分 兩耳寬：35.5 公分 口徑：34 公分

鼎作為王權之象征，是殷周青銅器中地位最重要的禮器，也是貴族進行宴饗、祭祀等禮制活動時最重要的禮器之一。該青銅鼎體量碩大，紋飾有力，氣勢恢弘，是商代青銅鼎中的重器。

此器折沿圓唇，口沿上設綯索紋立耳，耳微微外撇，頸部微收，腹部較深，微鼓，寰底，腹徑最大處在腹部中線以下，下承三粗壯漸細柱足。口沿下方有一周由三組相對的淺浮雕夔龍紋和六條短扉棱組成的紋飾帶，組與組之間以短扉棱隔開，每組夔龍紋以短扉棱呈中軸對稱。龍目呈臣字形，橢方形眼球凸出，中央有陰線刻短橫；龍耳內卷，龍口大張，龍身滿飾花紋，有鱗，龍尾內卷，龍爪呈倒T型展開，另有一尾向上頭向下的立刀小夔龍在主夔龍紋尾后與扉棱之間，整條紋飾帶以雲雷紋襯底。三足上部鑄有浮雕獸面紋，卷角張口，怒目圓睜，以波浪形出戟為軸對稱展開，獸面紋下以三周弦紋收尾。

此件商代晚期青銅鼎器型極為罕見，且體量碩大、品相完整，與之相似的青銅鼎十分少有，1990年一件出土于河南安陽郭家莊160號墓的圓鼎（M160:62）深腹寰底，粗綯索紋耳稍外侈，時代屬殷墟三期，與此器可做類比，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彩版5.2。日本著名收藏家千石唯司藏有一件商末周初時期的青銅圓鼎於此器器形紋飾更相似，但年代稍晚，詳見難波純子：《中国王朝の粹》，姫路：北星社，2004年，頁50-51，第26號。

源流

二十世紀90年代以前，香港收藏家陳文裕家族舊藏



A MAGNIFICENT AND LARGE ARCHAIC BRONZE RITUAL FOOD VESSEL, *DING*, WITH DRAGON AND ANIMAL MASK PATTER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V, c.1101-1046 B.C.

H: 44 cm W: 35.5 cm D: 34 cm

Supported by three strong and slightly tapering legs, the deep hippocrepiform body cast below the everted rounded rim and a pair of strong upright loop handles shaped as twisted rope. A wide frieze of three sets of confronted *kui*-dragon pattern cast in relief separated by three short flanges, each set was bisected by another short flange. The dragon comprised of a pair of protuberant eyes, C shaped horns, opened mouth, long body with T shaped legs and curled tails, a small *kui*-dragon was placed vertically next to the tail with the mouth facing down, scrolls were decorated on the whole pattern, and all rest on a neat spiral *leiwen* pattern. A *taotie* mask with bulging eyes, open mouth and symmetrically divided by a wavelike flange cast on the upper half of the legs in relief above three raised filets, the surface with a blue-green patina and darken o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iece.

Some of the largest bronze vessels of this type were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Fu Hao. Fu Hao is a very unusual heroine from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She was one of the consorts of King Wu Ding of the Shang dynasty, a wife and mother, military leader, politician and high priestess. One example *ding* can be seen in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ed., *Tomb of Lady Hao at Yinxu in Anyang*, Beijing, 1980, p. 41, fig. 28, pl. 5.

For an archaeological sample in similar shape but larger in size, see a bronze *ding* (M160:62) from Phase III of Anyang period, excavated in Tomb M160 Guojiazhuang Village, Anyang, Henan in 1990, illustrated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t al.*, eds., *Guojiazhuang cemetery of the Shang period within the Yin ruins, Anyang*, Beijing, 1988, colored pl.V'. 2. Another bronze *d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a renowned Japanese collector Tadashi Sengoku has more similar shape and pattern but later in time, see Junko Nambo, *Chuugoku Ouchou no Sui* (The Essence of Chinese Dynasties), Himeji, 2004, pp. 50-51, no. 26.

PROVENANCE

Private collection of the Chan Man Yue Family in Hong Kong acquired before 1990s







先壺

商代晚期 殷墟二期晚段

高：36.3公分

《詩經·大雅·韓奕》：“清酒百壺”，可知壺主要用作盛酒禮器。此貫耳壺為殷墟三期器物，在商代銅壺的器型中實為少見，此器厚重高大，紋飾精緻，皮殼翠綠，屬古樸典雅之大器。

此器雙貫耳，直口扁圓唇，長頸略有收束，下腹深鼓，腹最大徑於下腹處，梨型壺身稍扁，橫切面呈橢圓形，高圈足微外撇。器頸上有四道弦紋，於其之下飾有一周獸面紋，與兩貫耳的上沿呈水平狀態，前後分為兩組，每組獸面紋以短扉棱為中軸，充作鼻樑，兩側各有一臣字型目，圓瞳突出，雙目炯然如日。陰線刻的身體向兩側舒展，彎角、尾部、獸爪往外翻捲，線條俐落鮮明，而且神態生動，在獸面紋兩側各有一隻簡化的鳳鳥紋作為主體獸面紋的襯托，曰字型眼鼓突，精緻小巧，整道飾紋帶配以綿密卷曲的雲雷紋填地，更添神秘的動感。獸面紋帶兩側各有一對稱的貫耳，貫耳飾淺浮雕獸面紋，凸睛卷眉，雙角外捲，角尖突出，獸爪外抓，在結構和紋理方面與主體獸面紋互相呼應，再輔以雲雷紋填地。高圈足對應器頸的中軸，於中間同樣有一道短淺的扉棱，兩邊分飾對稱的帶冠鉤喙鳳鳥紋，巨羽冠向外張開，冠尖漸漸內曲，鉤喙外捲，尾羽外彎，以雲雷紋為輔，宛如一隻生動的鳳鳥在雲海中翻騰飛舞，尾隨體型較小、紋飾類近的帶冠鳳鳥。整器通體覆以翡翠綠鏽，銅質精良，保存良好，乃難得的精品。

器內壁口沿下方鑄有銘文一字：

先

“先”乃商代晚期的重要方國，以其為銘的銅器主要出於山西省和河南省一帶，故學界推斷先族領地應為殷地之西¹，綜合現時甲骨文、金文中與此族相關的資料指出，先族活躍於多場征戰，族人在商王朝中多數擔任武官要職²，足見此族在商代不但有重要的地位，更有雄厚的軍事實力。晚清鬱華閣藏有一個同銘的先壺，其銘文拓片見於多本載錄金文和青銅器的書中，其器型和下落仍有待追查，但此銘文與本器之“先”非常類近，僅是左右對調，應為同時期鑄造之器，可供參考。詳見於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1930年，7.22.3。

此壺曾為玫茵堂珍藏的重要青銅器，於多本玫茵堂有關青銅器的著作中均有介紹，如記載在汪濤博士所著《玫茵堂珍藏中國青銅器》，倫敦，2009年，頁82-83，第37號；法國收藏家戴克成於《玫茵堂珍藏中國青銅器》亦有記述，詳見第一冊附錄，香港，2013，頁64-65，第37號。

與本器相近的參考品可見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考古資料，詳見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圖版》東京1984年版，第297頁，壺13號。同是長直口扁圓唇、深腹、高圈足的器型比例，為殷墟早期器，唯此器尺寸只有35.5厘米，略矮於本器。

源流

1. 玫茵堂舊藏，瑞士
2. 戴克成，法國

展覽

香港典雅藝博，2013年

著錄文獻

1. 汪濤：《玫茵堂珍藏中國青銅器》，倫敦，2009，頁82-83，第37號。
2. 戴克成 (Christian Deydier)：《玫茵堂珍藏中國青銅器》，第一冊附錄，香港，2013，頁64-65，第37號。
3. 戴克成 (Christian Deydier)：《古代中國青銅禮器》，香港，2013，頁18-19，第6號。

1.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90-293。

2. 甲骨文中顯示“先”族人多任“犬”、“戌”、“寧”、“侯”等職，《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頁292。





A LARGE ARCHAIC BRONZE RITUAL WINE VESSEL, *HU*, WITH ANIMAL MASK PATTERN AND INSCRIPTIO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 c.1250-1160 B.C.

H: 36.3 cm

A ritual bronze vessel *hu* used to store fermented beverages or water. The vessel's pear-shaped, oval body with two small lug handles near its top is supported on a high, conical foot decorated on each side with a *taotie* mask centered.

The generous pear-shaped body raised on a high flared oval ring foot decorated with a band of birds pattern grouped into two facing a narrow flange on each side, the neck encircled by a band of two *taotie* masks with bulged rounded eyes confronted on a narrow flange and with a pair of phoenix standing on the opposite side, and the pair of tubular handles cast in high relief with animal mask and pointy curly horns on spiral *leiwen* ground, overall in a milky green and brown patina and turquoise encrustation.

The inner wall of the body, under the rim, cast with a pictogram is a clan insignia which can be deciphered as Chinese character *xian* ("march"). Bronze vessels containing the same clan insignia were mostly found in Shanxi province and Henan Province, indicating the territory of the *Xian* should be located in the western side of *Yin* (Anyang)¹. As one of the influential clans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e *Xian* family was famous for their military power. According to written records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some of the *Xian* family members were appointed as military officials in late Shang dynasty². Bronze *hu* with the same inscription was one of the collection of Aisin Gioro Shengyu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rubbing of the insignia was recorded in many important books and studies about inscriptions and archaic bronzes, however, the shape and present status was still uncertain. The depiction of that inscription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one of this *hu*, which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hese *hu* should come from the same period.

A similar *hu* of slightly smaller size (35.5 cm high) dated to the early Anyang period is illustrated by Hayashi Minao in *Inshu jidai seidoki no kenkyu* (Conspectus of Yin and Zhou Bronzes), Tokyo, 1984, vol.1, plate, p.297, *hu*13. As with the present vessel, the main decorative band is flat-cast with two dragons with rounded eyes confronted on a narrow flange to create a *taotie* mask, and the dragon masks on the tubular handles are cast in relief.

PROVENANCE

1. Meiyintang Collection, Switzerland
2. Christian Deydier, France

EXHIBITION

Fine Art Asia, Hong Kong, 2013

LITERATURE

1. Wang Tao,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London, 2009, pp.82-83, no.37.
2. Deydier Ch., *Chinese Bronzes from Meiyintang Collection*, Vol. 1 Annexe, Hong Kong, 2013, pp.64-65, no. 37.
3. Deydier Ch., *Ancient Chinese Ritual Bronze Vessels*, Hong Kong, 2013, pp18-19, no. 6.



器壁內銘文 Inscription

-
1. Yan Zhibin, *Shang dai qing tong qi min wen yen qiu* (Studies on inscription of Shang dynasty bronzes), Shanghai, 2011, pp290-293.
 2. According to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Xian people were appointed as "*quan*", "*Rong*", "*Ning*" and "*Hou*" by the Shang king. *Shang dai qing tong qi min wen yen qiu* (Studies on inscription of Shang dynasty bronzes), p.292.

卣卣

商代晚期 殷墟四期

通高：20.2 公分 寬：16.4 公分

青銅卣是商周時期的高級祭祀器皿，為商周時代的王及高級貴族方可享用和祭祀的盛酒禮器。此卣為商代晚期極罕見，全器保存完好，銅質精良，鑄造精細，設計巧妙，是商代晚期的絕妙佳品。

器身扁圓，橫向呈橢圓形，配有折沿卣蓋，蓋頂置蓓蕾形鈕。器身肩部兩側設有環耳，上接拱形龍紋帶提梁，兩端作虎首形態。整器深腹鼓脹，圈足外撇，分別飾以簡單清麗的紋飾。器蓋頂部有一圈兩兩相對的夔龍紋，兩眼鼓凸，以雲雷紋填地。器身頸部以高浮雕的獸首為軸，兩側飾以與器蓋類近的雲雷紋填地夔龍紋，層次分明，更與器蓋的花紋互相呼應。圈足配以兩道弦紋作為裝飾，簡潔大方，配合整器的裝飾風格，突出頸部的飾紋帶與圈足之間的腹部線條，在深淺不一的綠鏽點綴下，更顯典雅精緻。

器蓋和器身內壁皆鑄有相同的一個族徽銘文：

卣

卣族為商代大族，與商代王室關係密切，卣又是高級禮器，足見器主身份高貴。

此卣先後經由多位重要海外知名藏家收藏過，其中包括美國紐約知名古董商華生 (MacDermid Parish-Watson)、加拿大多倫多慈善家斯通夫人 (Louise Hawley Stone)，以及英國倫敦古董商史賓克 (Spink) 等，並曾於1934年在美國加州奧克蘭密爾斯學院的"中國藝術：遠東藝術之友首屆展覽"中展出。此器歷年流傳有序，在過去近九十年間曾被不少學術專著輯錄，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至1929年德國著名中國藝術史專家約爾格 (Jörg Trübner) 的《卣與觥》及1934年美國加州奧克蘭密爾斯學院的展覽圖錄。

商周青銅卣提梁的兩端，很多只有素環扣連接，如以獸首為裝飾，則多設計作獬首或麋首，飾以虎首的非常罕見。美國洛杉磯郡立美術館曾展出一件提梁兩端亦作虎首的銅卣，族徽銘文也作"卣"，紋飾設計與此卣亦相近似，通高22.8公分，可參考George Kuwayama 著：《Ancient Ritual Bronzes of China》，洛杉磯郡立美術館，1976年，第21號，頁41。此卣造型比較獨特，蓋的邊沿轉折處鑄成鈍角，使得藝術焦點落在提梁末端的虎首和器頸帶的紋飾之上，類似鑄造的青銅卣比較罕見，現在所知考古出土的或傳世的館藏品，形制、紋飾、尺寸等方面均與此器不盡相同。器形近似品可以參考民國時期河南安陽殷墟侯家莊西北岡M2046墓出土的圓珠鳥紋卣 (R1072)，通高20.2公分，詳見李濟、萬家保：《殷虛出土五拾參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年，圖版41；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藏圓珠菱格獸首紋卣 (K-14788)，通高21公分，詳見陳芳妹等：《遠東古物博物館藏商代青銅器圖錄》(The Collection of Shang Period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a Catalogue)，載於《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總第77期，2009年，第33號，頁110-111。

源流

1. 傳1927年河南出土（據1929年《卣與觥》）
2. 美國紐約私人收藏家舊藏品，1928年（據1929年《卣與觥》）
3. 美國紐約古董商華生（MacDermid Parish-Watson）舊藏品，1934-1944年（據1934年Mills College、1962年《美集錄》）
4. 加拿大多倫多斯通夫人（Louise Hawley Stone，1904-1997）（據1978年《彙編》）
5. 英國倫敦古董商史賓克（Spink）
6. 法國巴黎古董商Chayette & Cheval

展覽

美國加州奧克蘭密爾斯學院，1934年

著錄

1. Jörg Trübner, *Yu und Kuang: zur Typologie der Chinesischen Bronzen*, Leipzig: Klinkhardt & Biermann Verlag, 1929, pl. XXX & pl. XXXI。
2. *Chinese Art: Friends of Far Eastern Art First Exhibition*, Oakland: Mills College, 1934, pl. 8。
3. 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1962年）；松丸道雄改編：《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77年，下冊，圖版A562.1-A562.2，頁798-799，拓片R63。
4. 巴納、張光裕編：《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募金文彙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第9冊，第1458號。
5. 孫稚雛：《金文著錄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583號。
6. 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補》，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0年，第63號。
7. 嚴一萍：《金文總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第50128號。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第10卷，第4729號。
9. 劉雨：《商周金文總著錄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179號。
10.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卷，第12582號。



A RARE ARCHAIC BRONZE WINE VESSEL, *YOU*, WITH HANDLE, COVER AND INSCRIPTIO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V, c.1101-1046 B.C.

H: 20 cm W: 16.4 cm

The vessel is well cast in oval section, the slightly compressed pear-shaped body raised on a splayed pedestal foot encircled by double bowstring bands, cast in high relief on each side of the neck with a raised animal head which centered over a band of confronting *kui* dragon pattern on a scrolled *leiwen* ground and interrupted by loops attached to the tiger-head terminals of the overhead arch handle. The arch handle is cast with a band of S-shaped and long-tailed dragons. The slightly waisted domed cover is decorated with another band of confronting *kui* dragons with bosses as eyes on a *leiwen* ground, echoing the designs on the body, and surmounted by a bud-shaped knob. The inside of cover and the interior base of vessel cast each with an identical inscription in intaglio. Overall surface covered with reddish brown and mottled green patina with malachite encrustations.

The inscription 𠄎 can be read as *Yan*, which was an important clan insignia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The clan of Yan was a huge and prominent clan which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royal court during late Shang dynasty, with bronze vessels bearing its clan insignia were found in nowadays Anyang in Henan province and other major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Shaanxi province.

Bronze vessel *you* are sacrificial wine containers that emerged as one of the major type of ritual bronze vessels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Only aristocrats and members of the ruling class are entitled to have the privilege in using such vessels at that time.

This bronze *you* was first recorded in 1929 by German sinologist and art historian, Jorg Trübner, who believed the vessel was found from Henan province in 1927, belonging to a group of bronzes that bear the same inscription. Ever since its discovery, the piece has long been kept in various private collection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mong which included Mr. MacDermid Parish-Watson in New York and Ms. Louise Hawley Stone in Toronto. As a delicately cast bronze vessel *you* with such an important clan insignia, it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and cited in various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Bronze vessel *you* decorated in tiger-head at terminals of its arch handle is extremely rare. A bronze *you* once exhibited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also decorated with tiger-heads on its handle and cast with the same clan insignia, *ran*, see George Kuwayama, *Ancient Ritual Bronzes of China*,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76, no.21, p.41. This vessel is rather unique in terms of its body curvature and the shape of its cover. For vessels with a similar body shape, refer to the bronze *you* (R1072), height 20.2 cm, excavated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from Tomb M2046 in Xibeigang, Houjiazhuang, Anyang, Henan province, illustrated in Li Chi & Wan Chia-pao, *Studies of Fifty-Three Ritual Bronzes*, Taipei, 1972, pl.XLI; another bronze *you* (K-14788), height 21 cm,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 Stockholm, illustrated in Ch'en Fang-mei & Mette Siggstedt, "The Collection of Shang Period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a Catalogue",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MFEA), vol.77, 2009, no.33, pp.110-111.

PROVENANCE

1. Found in Henan in 1927, by repute (Trübner, 1929)
2. Private collection in New York, U.S.A., 1928 (Trübner, 1929)
3. Mr. MacDermid Parish-Watson, New York, U.S.A., 1934-1944 (Mills College, 1934; Chen, 1962)
4. Ms. Louise Hawley Stone (1904-1997), Toronto, Canada (Barnard, 1978)
5. Spink, London, U.K.
6. Chayette & Cheval, Paris, France

EXHIBITION

Mills College, Oakland, *Chinese Art: Friends of Far Eastern Art First Exhibition*, 1934



LITERATURE

1. Jörg Trübner, *Yu und Kuang: zur Typologie der Chinesischen Bronzen*, Leipzig: Klinkhardt & Biermann Verlag, 1929, pl. XXX. & pl.XXXI.
2. *Chinese Art: Friends of Far Eastern Art First Exhibition*, Oakland: Mills College, 1934, pl. 8.
3. Chen Mengjia, *Mei di guo zhu yi jie lue de wo guo Yin Zhou tong qi ji lu* (A Corpus of Our Country's Shang & Zhou Bronzes Loot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1962; Matsumaru Michio ed., *In Shu seidoki bunrui zuroku* (A Corpus of Chinese Bronze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Tokyo, 1977, vol.II, pl. A562.1 & A562.2, pp.798-799, R63.
4. Noel Barnard & Cheung Kwong-yue, *Rubbings and Hand Copie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in Chinese, Japanese, European, American, and Australasian Collections*, Taipei, 1978, vol.9, no.1458.
5. Zhou Fagao, *San dai ji jin wen cun bu* (Complementary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 1980, no.63.
6. Sun Zhichu, *Jin wen zhu lu jian mu* (Record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1981, no.4583.
7. Yan Yiping, *Jin wen zong ji* (Colle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 1983, no.50128.
8.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ed., *Yin Zhou jin wen ji cheng* (Colle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1984-1994, vol. 10, no.4729.
9. Liu Yu *et al.*, eds., *Shang Zhou jin wen zong zhu lu biao* (Complete Lis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2008, no.5179.
10. Wu Zhenfeng,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ming wen ji tu xiang ji cheng* (Corpus of Inscriptions and Images of Bronzes from the Shang & Zhou Dynasties), 2012, vol. 23, no.12582.



器蓋內銘文 Cover



器底內銘文 Body





77 簋

商代晚期 殷墟三期

通高：18.5 公分 口徑：25.5 公分

簋，在商周青銅禮器組合中，是重要的類型，始見於商代，至西周及東周時期仍十分流行，是在饗宴及祭祀時使用作盛放熟食的器皿。西方和日本學者在其學術傳承中，以類型學而不以器物自身銘文稱呼作分類，稱這種敞口、無束頸或無耳的簋為孟，而與中國學者傳統的命名有所不同。

此簋銅質精良厚重，花紋鑄工清晰仔細。通器呈高身碗狀，敞口，口沿外侈，無束頸，器身腹壁垂直往下收斂，底下承接高圈足，圈足上窄下闊，上方鑄有三個方形小足孔，觸地處有折邊。器表紋飾分三塊陶範鑄造，範線置於夔龍紋尾後垂直扉棱的位置，各範所鑄造的紋飾相同，每範於口沿下中央設一個浮雕獸首，左右各飾一組朝向獸首的立體浮雕夔紋，而末端以短扉棱作結。夔作臣字目，眼珠凸出，張口，嘴唇外翻，頭上設一角，軀體作“W”卷曲形狀，下附一足，尾向上內卷。這種青銅器上龍形圖案紋飾有夔紋名稱，蓋自北宋編銅器圖錄始，當時可能因見紋飾上有作一足的龍紋，乃據《說文解字·夂部》所解：“夔，神虺也，如龍一足。”而對這種紋飾定名作夔，傳用至今。夔紋帶以下的主體器腹，飾以斜菱格乳丁紋。比對他器，此簋的高錐形乳丁顯得長而有力，從上至下作五行排列，每行二十四顆，共計一百二十顆乳丁。圈足則飾與器頸相同的一周三組相對夔紋，其上有一周通常見於扉棱身上的勾紋，在器表飾此較為罕見，夔紋左右各以扉棱分隔，故圈足上共有六道扉棱。通器紋飾，包括圍繞乳丁的斜菱格內，皆以精細的雲雷紋襯地。

此簋內底本被銅鏽覆蓋，經局部除鏽後，發現在正中位置鑄有一個從未著錄的氏族銘文：

77

此器在藝術感染上散發著的無窮力量，源於器身立體性非常強烈的浮雕紋飾，夔紋和獸首又增添了莊嚴的氣氛，交錯排列且渾鑄有力的乳丁，既有古樸的韻味卻不呆板。全器鑄造精良，銅質厚重，薄薄的綠鏽並不掩蓋紋飾，是商代晚期青銅簋中的精品。

紋飾、形制和大小與此器幾近相同的青銅簋，可以參考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商代晚期辛丙簋（館藏器B60B101），惟器頸浮雕獸首作羊角狀，全器通高20.9公分，口徑25.4公分，收錄於Rene-Yvon Lefebvre d'Argence,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埃弗里·布倫戴奇藏中國古代青銅器》，1977年），圖版VIII，頁32-33；又見於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1962年）；松丸道雄改編：《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77年，圖A150，拓片R454。另一件相似的考古參考品，是1959年陝西省咸陽市武功縣游鳳鎮淳沱村出土，現藏於陝西省歷史博物館的商代晚期簋（六零347），該器通高18.5公分，口徑26公分，器頸浮雕獸首兩邊各作兩組曲喙龍紋，著錄於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一二六號，頁111。

源流

1. 台北鴻禧美術館舊藏品
2. 台灣清翫雅集舊藏品
3. 香港大唐國際拍賣

展覽

千禧年清翫雅集收藏展，台北，鴻禧美術館，2000年10月

著錄

鴻禧美術館編：《千禧年清翫雅集收藏展》，台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2000年，第109號，頁205。



器底內銘文



A POWERFULLY CAST ARCHAIC BRONZE RITUAL VESSEL, *GUI (YU)*, WITH SHARP CONICAL BOSSES AND INSCRIPTION PATTERN AND INSCRIPTIO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I c.1159-1102 B.C.

H: 18.5 cm D: 25.5 cm

The deep rounded sides supported on a high stepped base and flaring to a broad everted rim, powerfully cast around the body with a wide band of sharply raised conical bosses each on a series of fine lines forming a neat and ordered diamond lattice, all beneath a narrow band of confronted linear dragons in high relief with round protruding eyes divided by raised mythical animal heads at centre and a smooth raised flange at tail with incised lines on sides, the stepped base similarly decorated with three pairs of confronted linear dragons with each separated by a smooth raised flange, all reserved on a well incised spiral *leiwen* ground, a pictograph of clan insignia cast at the bottom of the interior, with an overall appealing malachite green patina.

The pictograph of clan insignia on this vessel has not been aware before, until it was taken x-ray and the patina on surface was slightly remove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not just a discovery of a pictograph; it is a discovery of a clan insignia that has never appeared on any other bronzes before. The clan remains to be a mystery, but it must be a prominent one during the late Shang dynasty in order to have all the resources to cast such a beautiful and perfect piece of artwork.

For a very similar vessel with nearly identical design, size and pattern, refer to the Xin Bing Gui (B60B101), also dated to the late Shang dynasty, in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illustrated in Rene-Yvon Lefebvre d'Argence,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San Francisco, 1977, pl. VIII, pp.32-33; also see Chen Mengjia, *Mei di guo zhu yi jie lue de wo guo yin zhou tong qi ji lu* (A Corpus of Our Country's Shang & Zhou Bronzes Loot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1962; Matsumaru Michio ed., *In Shu seidoki bunrui zuroku* (A Corpus of Chinese Bronze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Tokyo, 1977, A150, R454. For a similar archaeological reference, refer to a bronze *gui* with clan insignia 𠄎 (60.347) dated to the late Shang dynasty, excavated from Hutuocun, Youfengzhen, Wugong, Xianyang, Shaanxi province in 1959, see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et al.*, eds., *Shaanxi chu tu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Bronze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Unearthed in Shaanxi Province), Beijing, 1979, vol.1, p.111, no.126. For an archaeological sample in similar shape and design, see a bronze *gui* (M225:2) from Phase IV of Anyang period, excavated in Tomb M225 Xin'anzhuan Village, Anyang, Henan in 1993, illustrated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t al.*, eds., *Yinxu xin chu tu qing tong qi* (Ritual Bronzes Recently Excavated in Yinxu), 2008, no.229, pp.414-415.

PROVENANCE

1. Collection of the Chang Foundation, Taipei
2. Collection of the Ching Wan Society, Taiwan
3. Datang International Works of Art Auction, Hong Kong

EXHIBITION

Ching Wan Society Millennium Exhibition, Chang Foundation Museum, Taipei, October 2000

LITERATURE

Chang Foundation, *Ching Wan Society Millennium Exhibition*, Taipei, 2000, no.109, p.205.









𦉳編鐃

商代晚期 殷墟二期晚段

鐃一 高：16公分 寬：11公分 / 鐃二 高：13.8公分 寬：9.2公分

鐃三 高：11.6公分 寬：7.7公分

該青銅編鐃一組三件，紋飾突出，品相良好，擊之聲音悅耳清脆，銅質精良。鐃作為一種樂器名，出現於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始見於《周禮》，其書《地官·鼓人》曰："以金鑄節鼓，以金鐃止鼓。"又見《夏官·大司馬》："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鐃形制與鐘相近，頂有中空管狀柄，小型鐃使用時，器柄向下鐃口朝上，手執敲擊發聲作奏庸之用。大、中、小三鐃之間相差四度半音，此組編鐃大鐃低沉，中鐃明亮，小鐃清脆，大致與現代音樂中的C調相符，可見當時的音樂宴饗體禮制已非常講究。

該編鐃體呈合瓦狀，口呈弧形內凹，口沿略向內里傾斜，兩銑稍內收。鐃頂平，口寬于頂，頂部中央有中空管狀甬，向近頂處漸細，與體相通。口沿外壁正中有一較厚的四邊形突起，為鐃的敲擊點，體部前後各有一隨形紋飾欄，欄內有一浮雕虎耳獸面紋，咧口大耳，雙目呈半球體凸出，獸面額頭中央有菱形凸起，鼻翼及下頷角亦呈圓點凸出，紋飾層次分明，富有立體感。三件編鐃形制、紋飾、銘文均相同，大小相次。

三件編鐃器柄正面均鑄有族徽一字：

𦉳

北京尊古齋黃濬（1880-1952）舊藏有一件傳河南安陽出土的青銅鐃，與此器紋飾形制幾近相同，在器柄上亦鑄有𦉳字族徽，影像收錄於黃濬著：《鄴中片羽三集》，北京，1942，卷上，葉2。同器亦收錄於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卷，第15883號，頁439，只是圖片錯錄為《鄴中片羽三集》中該器前一件的圖像，應作修正。

據學者研究，鐃始見於殷墟二期，但在殷墟銅器中所佔比例甚少，在存世量不多的青銅鐃中，單件的鐃佔比重較大，三件一組的比較難得，1983年出土於安陽大司空村東南663號墓的一組殷墟二期青銅編鐃（M663:4、2、1）與此組紋飾和形制相似，可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圖34，頁110-111。

源流

1954年前 意大利米蘭藏家Dr. Bruno Canto舊藏

展覽

1954年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 第60號展品

著錄

《Arte Cinese-catalog della mostra》，威尼斯：Alfieri，1954年，第60號，頁23。





A RARE SET OF THREE GRADUATED ARCHAIC
BRONZE BELLS, *NAO*, WITH ANIMAL MASK
DECORATION AND INSCRIPTIO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 c.1250-1160 B.C.

H1: 16 cm W1: 11 cm / H2: 11.8 cm W2: 9.2 cm

H3: 11.6 cm W3: 7.7 cm

Each inverted trapezoidal body of elliptical cross-section with distinct concave and slightly tilt inward rim, supported by a connected hollowed shaft tapering towards the flat bottom of the body. A square embossment, where to percuss with hammer to sound the bell, was cast in the middle under the rim on each side. Both sides of the body were decorated with symmetrical *taotie* motifs in relief with curled horns, hemispheroid eyes and opened mouth. Overall in a yellowish green patina with scattered malachite encrustation

The pictograph cast on the exterior of the shaft is a clan insignia. Another bronze *nao* from Anyang bearing the same inscription with almost identical shape and pattern was recorded in Huang Jun, *Ye zhong pian yu san ji*, Beijing, 1942, vol.1, p.2. The same piece was also recorded in Wu Zhenfeng,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ming wen ji tu xiang ji che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patterns from Shang and Zhou bronze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vol.29, no. 15883, p.439, but the photo of this piece was mistaken as the one belongs to the former piece in the original book.

Nao were usually arranged in a set of three, and had no clappers. Instead of being suspended, they were oriented with the mouth facing upwards when played, smaller examples could be held in the hand while larger ones, known as *yong*, required a frame support or a socketed base. For an archaeological sample in similar design, see a set of *nao* bells (M663:4,2,1) from Phase II of Anyang period, excavated in Tomb M663 Southeast of Dasikong Village, Anyang, Henan in 1983, illustrated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t al.*, eds., *Yinxu xin chu tu qing tong qi* (Ritual Bronzes Recently Excavated in Yinxu), 2008, no.34, pp.110-111.

PROVENANCE

Collection of an Italian private collector, Dr. Bruno Canto before 1954

EXHIBITION

Mostra d'arte cines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Doge's Palace, Venice, Italy, 1954

LITERATURE

Arte Cinese-catalog della mostra, Venice, 1954, p23, no.60.





青銅歧冠式曲內戈

商代晚期 殷墟二期
長：27.2公分

戈是中國特有的一種長柄冷兵器，橫刃，戈頭一般由青銅製成，在古代戰爭中能夠大範圍內揮擊，能勾能啄、可推可掠，具有極強的殺傷性，尤為適宜於在戰車上進攻時使用，是車兵作戰用的一種最常用的、最重要的格鬥兵器。

此戈援作長條三角形，前鋒較尖，有中脊，援后部有一小孔，上刃較平，順勢微曲，下刃略有弧度；內前端有上、下闌，闌後有一稍凹下的秘槽，秘槽上有圓穿；內後端彎曲作鳥形，臣字形眼，鉤喙下彎，鳥尾內捲，歧冠伸出后緣外，鳥身上滿佈線條流暢的溝槽，原應有鑲嵌綠松石或其他物質。整體綠鏽斑駁，古樸優雅。

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小屯村婦好墓出土的一把歧冠式曲內戈青銅戈長（M5:1615）27.3公分，於此器十分相似，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虛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版七三.4。2000年河南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出土的一把青銅戈亦為歧冠式曲內戈（M54：249），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圖一一三.4，頁148。

源流

1. 美國著名收藏家阿瑟·姆·賽克勒（1913-1987）舊藏，於1977年以前購入
2. 紐約佳士得，2010年3月，第1013號





AN EXQUISITE ARCHAIC BRONZE DAGGER-AXE, *GE*, WITH BIRD SHAPE HILT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 c.1250-1160 B.C.

L: 27.2 cm

The blade cast with a subtle median ridge with haffing holes on the hilt and blade, which were separated by a narrow guard protruding out of the edge. The end of the hilt was in the form of a bird's profile with hooked beak and roll-up tail forming the curved edge. The body of the bird was cast with fluent channels intended for inlay, encrusted with a green patina with some speckles of brown cuprite.

Bronze *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widely used weapons in Shang dynasty, a bronze *ge* with similar shape and design were excavated in 1976 from Tomb M5, Xiaotun Village, Anyang, Henan, illustrated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d., *Tomb of Lady Hao at Yinxu in Anyang*, Beijing, 1980, pl.73.4. Another archeology example excavated in 2000 from Tomb M54, Huayuanzhuang Locus east, Anyang, Henan, illustrated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compiled,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Huayuanzhuang Locus East in Anya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7, pl. 113.4, p.148.

PROVENANCE

1. Collection of Arthur M. Sackler (1913-1987), acquired prior to 1977
2. Christie's New York, March 2010, Lot 1013

青銅三角雲紋獸面紋鉞

商代晚期 殷墟三期

長：21 公分

鉞是一種劈砍類兵器，早在商初時，青銅鉞就已出現，《史記·殷本紀》記載商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鉞具有多種功能：它是一種征伐用的重要兵器，《史記·殷本紀》記：“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具有所向無敵的意義；它是一種刑具，《國語·魯語上》記“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它還是一種權力的象徵，常被用於典禮和出行時的儀仗用具，金文中的“王”、“皇”字，即作斧鉞的形狀，說明當時的使用者具有相當高的權利地位。¹

此器鉞身略呈長斧形，弧形刃，刃明顯寬於器肩，展開角度較大，其中一刀角下斜較甚，銳利流暢，內稍呈亞腰形，略偏離正中，闌側有一對長方形穿，與內中間的三角形穿一同起固定作用。鉞身兩面近闌處各一長方形紋飾框，內鑄有三個高浮雕乳釘圓圈紋，圓圈內部呈球面鼓起，上有九個環狀排列的圓柱形凸起，三角紋填底；紋飾框下飾三組三角雲紋，有力流暢的紋飾線條間有黑色填充物；內兩面均鑄有方目卷角獸面紋，線條間亦有黑色填充物。

2001年河南安陽花園莊殷墟宮殿宗廟區內商代墓葬出土、現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兩件商代晚期青銅鉞（M54:581和M54:582）與此器紋飾相似，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彩版二三.3和彩版二三.4。收錄於《吉金御賞（肆）：殷商鼎盛——商代青銅器》中的一件商代晚期的冊鉞，器型與此器相似，參考御雅居編著：《吉金御賞肆·殷商鼎盛——商代青銅器》，香港，2015，頁108-111。

源流

奧地利著名建築師兼收藏家Julius Eberhardt（1936-2012）私人博物館舊藏

著錄

Regina Krahl著：《Collection Julius Eberhardt: Early Chinese Art》，香港：Magnum Ltd.，2004年，第二冊，圖版141，頁16-17。

1. 成東，鐘少異編著：《中國古代兵器圖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27頁。





AN ARCHAIC BRONZE TANGED AXE, *YUE*, WITH ANIMAL MASK AND TRIANGLE PATTERN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I c.1159-1102 B.C.

L: 21 cm

Of asymmetric form, the blade widening towards the cutting edge which is curved and slanting, the tang set off centre, pierced with three holes for attachment to a handle, the blade decorated on each side with three bulged whorl patterns and three triangles pointing towards the blade, the bosses with raised outlines and nine raised short cylinder dots each, with scroll motifs filling the space between, and the triangles with scrollwork and black material filled between the lines; the tang with an animal mask with eyes, eyebrows and horns, originally inlaid, on each side. The bronze has a deep green patina with patches of dark red encrustation.

A pair of bronze *yue* (M54:581 & M54:582) excavated from an important tomb in Huayuanzhuang, Anyang, Henan in 2001, now kept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ve the same design with this piece, illustrated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ed.,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at Huayuanzhuang Locus East in Anyang*, Beijing, 2007, pl.23.3 & pl.23.4. Another piece with similar shape to this one was recorded in our previous catalog, *Imperial Treasures IV : Archaic Bronzes from the Golden Age of China*, 2015, pp.108-111.

PROVENANCE

Formerly in the private museum collection of Julius Eberhardt, Vienna, Austria

LITERATURE

Regina Krahl, *Collection Julius Eberhardt: Early Chinese Art*, Hong Kong, 2004 vol.II, pl.141, pp.16-17.

鑲嵌綠松石人形紋弓形器（掛韉鉤）

商代晚期 殷墟三期

通長：32.5公分 寬：6.2公分

弓形器，又稱為掛韉鉤。古代的御者、馭手在駕車和騎馬時用繩子把弓形器緊縛於腰前，類似平時配戴的帶鉤，在弓臂上絆掛馬韉後可騰出雙手用於射箭，箭發之後同時又可馬上拉起韉繩駕馭車馬，便利騎射、打獵和打仗。而飾紋精緻如本器更可為腰間奪目的裝飾品，襯托器主的尊貴身份，宣耀器主強大的權勢和崇高的地位。此器紋飾罕有，器身滿嵌綠松石，銅質堅韌，保存完好，通體覆以一層薄薄的綠鏽，兼具了實際用途和華麗紋飾於一身，應為商代晚期高級貴族騎射駕車時配戴的掛韉鉤。

本器中段略呈弧形，弓身寬扁，腹有凹槽，兩側為圓柱體弧臂，向內稍稍傾側，與弓身夾角約直角大小，弓臂兩端為四瓣鏤空球鈴，鈴首皆高於弓腹，弧臂內側底部有三角形的孔，因其形似弓，故名弓形器。目前發現的弓形器不早於殷墟文化二期，應於這段時期開始發展，成熟於殷墟三期，此形制的弓形器多見於殷墟三期文化層，弓臂弧度較殷墟二期所出的大，內臂逐漸內傾和收束，而弓背升高，弓身更為寬平，除了貼合人體腰間的曲線，與此同時可增加臂身結合面，使其更牢固，承受更大的拉力，更可防止斷裂¹，是器物發展的一大進步。



圖1 西北岡1400大墓出土的人面



圖2 1940年代於安陽郊區出土的人面簋

此器最令人驚嘆的精彩之處，莫過於弓背上以細小精緻的綠松石拼砌而成的人形紋飾組。中間飾突起的圓鈕，兩相對稱的半身人形紋頭朝中央，頭部以高浮雕方式凸出表現，臉形上闊下窄，五官立體深邃，大耳、高額，綠松石沿着高挺的眉骨鑲成兩道入鬢長眉，眉下一對鳳眼目若朗星，圓形的綠松石為其點睛，更顯目光如炬，有攝人心魄之感，鼻樑筆挺，鼻頭飽滿，咧嘴而笑，嵌入整齊排列的綠松石為齒。人面紋的五官各處無不仔細刻劃，恰是商人面貌活靈活現的傳神寫照，輪廓特徵與西北岡1400號商代大墓所出土的青銅人面十分相似（見圖1），詳見於李永迪編：

《殷墟出土器物選粹》，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年，圖版61，頁77；另一可相比擬的是1940年代後期於安陽郊區出土的殷墟三期車簋，於圈足內鑄一人面，與弓形器的人面紋同樣非常接近（見圖2），見於《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冊，圖版326，頁256或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圖版，頁86，簋第40號。如此生動寫實的人臉並沒有脫離商代紋飾神秘詭奇的色彩，下身為完整蟬紋，以菱形紋與頭部相連結，蟬體呈三角形，沒有羽翼，是從泥土復育再生的未成蟲²，波折紋組成軀節，雙肩伸出一對蜿蜒的三指長臂，人臉兩側各有一道變形雲紋帶，人頭上還長着兩個大彎角。人面蟬身是商代特有的一種神靈，半人半蟬的形象表現出其擁有超於現實的非人力量，象徵死後甦生，生命循環不息，還可“噓氣成風”，吞雲吐霧，似有上賓於天的巫力³，全身鋪以幽綠幻藍的綠松石，使整器被莊嚴肅穆卻又神秘玄幻的氣氛濃濃籠罩。

現時關於弓形器用途的討論，更普遍的說法是“掛韉鉤”說，即為御馬用具或者是駕車的輔具，猶如帶鉤般綁於腰上，馬韉繩掛於其上，使馭手可騰出雙手進行其他事務⁴。學界過去對弓形器的用途眾說紛紜，一說為“旂鈴”，掛於旗上振而有聲⁵；一說為盾牌或弓囊上的裝飾物⁶；還有一說為“弓弣”，綁縛在弓的中央部位以防弛弓時弓體受損⁷。首先，現時已知的弓形器於出土報告顯示多出現在高級貴族的腰間位置，而且半數以上有縛綁的痕跡，直接反映了此器應繫於腰間的使用狀態⁸，而非掛於旗上或放於弓上作裝飾。其次，就其形制而言，弓臂兩端多有鈴首，不利於弓的平衡，難以放箭，射箭時鈴聲更有可能會驚動獵物，故因弓形器似弓而說其是“弓弣”並不合理。再者，出土時在人的腰部位置且紋飾華麗的弓身朝上，意味着此一面應是朝外供人欣賞，而且綜觀大部份弓形器的紋飾以橫向構圖為主，由此推測弓形器應弓背向外橫放，弓臂朝前。因此綜合推論，弓形器極大可能是作掛韉之用，所以弓形器定名為掛韉鉤較為合理，或應當歸為於馭馬駕車時所用的輔助工具，如馬策等皆為此類。有關掛韉鉤的其他細節問題，尚待將來更多考古資料以助更深入和詳盡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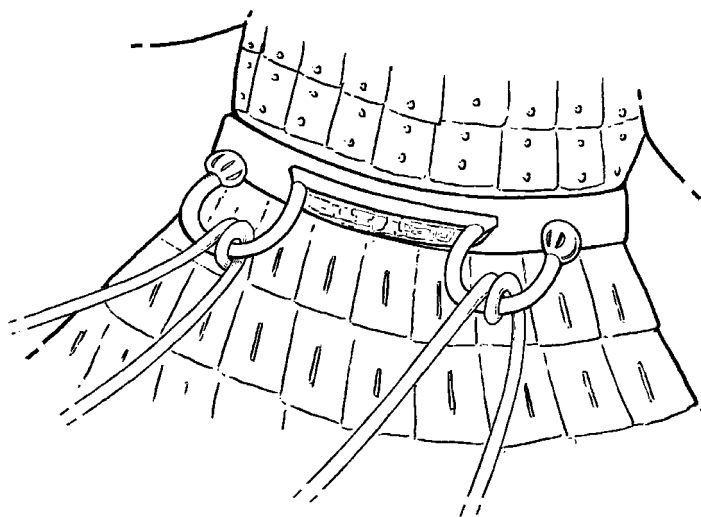




類似的殷墟三期器形可見殷墟郭家莊M160或戚家莊M269出土的弓形器，不過多是紋飾簡單之實用器，絕少有複雜的花紋⁹，如本器般紋樣複雜的殷墟三期器非常罕有，詳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1998年，頁146；又見於安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殷墟戚家莊東269號墓〉，《考古學報》，北京，1991年第3期，圖版16，頁362。已知鑲滿綠松石的人形紋弓形器多為安陽殷墟商王墓、婦好墓等地所出，由此只有身份極為尊貴崇高方可配享此等高級弓形器，例如於1930年代出土的鑲綠松石人形紋，現在為斯德哥爾摩遠東博物的館藏，見載於《遠東博物館館刊》，斯德哥爾摩，2009年，第七十七冊，圖版第202號。現藏在美國哈佛大學的福格藝術博物館的弓形器，同是非常罕見的鑲綠松石人形紋飾，詳見於梅原末治著：《殷墟》，東京，1965年，圖版四六，頁40，嵌石怪人透彫銅附；另一例子可見於於小屯20號商代車馬坑所出的鑲綠松石人形紋弓形器，主題雖然一樣，但細節的刻劃和綠松石的排列與本器卻不完全相同，更顯本器之獨特，詳見於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年，圖版85，頁100-101。

源流

紐約重要私人收藏家舊藏



弓形器使用方法示意圖

1. 郜向平：〈略論商周弓形器的形制演變〉，《華夏考古》，2007，頁98-99。
2. 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103。
3. 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406。
4. 最早的“掛繩鈎”說由林沅於1978年〈關於青銅弓形器的若干問題〉中提出，見載於林沅：《林沅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頁251-261。另外詳細的綜合分析可見於岳占偉和孫玲：〈也論商周時期弓形器的用途〉，《三代考古》，北京，2013年，第5期，頁119。
5. 唐嘉弘：《殷商西周青銅弓形器新解》，《西周史論文集》(上)，西安，1993年；秦建明：《商周“弓形器”為“旅鈴”》，北京，《考古》1995年第3期。
6. 郭寶鈞：〈一九五零年春殷墟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第五冊，北京，1951年。
7. 唐蘭：〈弓形器(銅弓秘)用途考〉，《考古》年1973第3期。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附殷代的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考古編)》，台北，2009年。
8. 如侯家莊西北岡祭祀坑內殉葬7人，其中5人的腰部均有一件弓形器，而且弓背朝外。見於〈也論商周時期弓形器的用途〉，頁124。
9. 〈略論商周弓形器的形制演變〉，頁98-99。按郜向平的分類，此器應屬第二階段的器型，亦即殷墟三期。

AN EXTREMELY RARE AND IMPORTANT BRONZE BOW-SHAPED FITTING, WITH TURQUOISE ORNAMENTED HUMAN FACE MASK

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Phase III c. 1159-1102 B. C.

L: 32.5 cm W: 6.2 cm

The large central section curved and carved with a pair of motifs composed of half human and half cicada, confronted on a raised hollow boss in the centre, the human faces were cast in relief with prominent facial features, large horns, huge ears, shaggy eyebrows, bright eyes, big nose and neat teeth, emphasizing the details by delicately inlaying with extremely tiny turquoise and making the depiction of human face more realistic. An archaeological example (fig.1) with similar facial features is a bronze mask excavated in Xibeigang tomb M1400, Anyang, illustrated in Yung-ti Li, *Gems of Yinxu: Catalogue of Selected Artifacts from Anyang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aipei, 2009, pl.61, p77; another example (fig. 2) is a *gui* unearthed in countryside of Anyang during late 1940s, a human face pattern cast on the foot, illustrated by Hayashi Minao in *Inshu jidai seidoki no kenkyu* (Conspectus of Yin and Zhou Bronzes), Tokyo, 1984, vol.1, plate, p.86, gui40. Long arms with three fingers was extended from the cicada body, triangular-shaped with nodular stripes without feet resembling a pupa. The cicada body is also filled with turquoise sophisticatedly. Each end of the central section with an arching looped arm terminated with rattles, overall covered with a green patina and malachite encrustation.

The rarely seen, mysterious motifs seem to represent a kind of totem relating to the concept of afterlife world envisioned by Shang people. The zoomorphic motif a chimera of horned human head and cicada body, probably one of the important Shaman deities worshipped during Shang dynasty¹. Representing the power of re-birth and life of eternity, cicada signifies that man could rise from the grave as they emerges from the soil in spring after transformation². The artistic style of the figure and decorations of turquoise wrapped up the whole piece in an atmosphere of mystery and spirituality, leaving a lot of unknowns and questions to us.

Often described as "bow-shaped" fitting and thought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chariotry. In Shang dynasty burials, these fittings are generally found near the chariot box in front of the charioteer, and only top-rank aristocracies buried with chariots. The function of bow-shaped fittings remains unclear: they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bow-guards, crossbow fittings³, and banner ornaments⁴. It has also been suggested that they were either rein-holders, or rein-guards attached in some fashion to the front of the charioteer⁵. Considering the structure, motifs and locations found of the "bow-shaped" fittings, the arguments among bow-guards, crossbow fittings and banner ornaments still come in for criticism, while rein-holding would be a more convincing and reasonable way to use them, worn by a charioteer at his waist to free his hand. Fitted on the belt, the served the driver to control the reins of horses attached to the arches and the bells probably used as jingles. The charioteer were able to use weapon against enemies or prey. The rich decoration flaunts the glory, power and supremacy of the Shang ruling class⁶.

The primary form of "bow-shaped" fittings were found in Phase II of Anyang period, (c. 1250-1160 B. C.), and had great improvement in Phase III of Anyang period. (c. 1159-1102 B. C.) By comparing with other bow-shaped fittings, this one can be most probably



dated to Phase III. The arc of arm was extended much outward to resist greater tension, while the curving central section was flattened to cling the contours of human body, and the joint of arc was larger to avoid fractures. The overall amelioration on design enhances the durability of the vessel and undergo with more pulling forces.⁷ Examples with similar shape from Phase III, but mostly with simple pattern can be found in Yin Xu Guojiazhuang M160 and Qijiazhuang M269, illustrated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ed., *Anyang Yin Xu Guojiazhuang Shang dai mu zang* (Guojiazhuang Cemetery of the Shang Period within the Yin Ruins, Anyang: excavations in 1982-1992), Beijing, 1998, p.146; and 'Yin Xu Qijiazhuangdong M269',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Beijing, 1991, vol. 3, Pl. 16, p. 362. Extraordinary rare to have gorgeous and complicated pattern on the bronze fitting, a similar piece with simplified design was excavated in 1930s, and it has bee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illustrated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2009, no. 77, pl. 202; another similar example with human face motif and filled with turquoise can be found in the Harvard Art Museums, illustrated by Sueji Umehara, *Yin Hsu: Ancient capital of the Shang dynasty at An-yang*, Tokyo, 1964, pl. 46, p. 40. The "bow-shaped" fitting excavated from Shang dynasty Chariot Pit in Xiaotun M20 were also sharing a similar theme of zoomorphic motifs and decorated with turquoise inlaid, but the details of depiction were different, illustrated in Yung-ti Li, *Gems of Yin Xu: Catalogue of Selected Artifacts from Anyang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aipei, 2009, Pl.85, pp. 100-101.

PROVENANCE

Collection of an important collector from New York

1. Zhu Fenghan, *Gu dai zhong guo qing tong qi* (Ancient Chinese archaic bronzes), Tianjin, 1995, p.406.
2. Shanghai Museum archaic bronze research group ed.,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wen shi* (Motifs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s), Beijing, 1984, p.103.
3. Tang Lan, 'Gong xing qi (tong gong bi) yong tu kao' (A research over the usage of bow-shaped vessels), *Archaeology*, 1973, vol.3. Shih Chang-ju, 'Xiao tun yin dai de cheng tao bin qi—fu yin dai de ce' (A set of weapons from Anyang period in Xiaotun: with appendix of whip), *Classified compilation of Bulletin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rchaeology), Taipei, 2009.
4. Tang Jiahong, 'Yin shang xi zhou qing tong gong xing qi xin jie' (New study of Yi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Essay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vol.1, Xi'an, 1993; Qin Jianming, 'Shang zhou "gong xing qi" wei "lv ling"' ("Bow-shaped vessel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y should be "troop bell"), *Archaeology*, 1995, vol.3.
5. Guo Baojun, 'Excavation report of Yin Xu in 1950 spring',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Beijing, 1951, vol.5.
6. Lin Yun was the first one who suggested the idea of 'rein-holding fitting' in 1978, Lin Yun, *Lin Yun xue shu wen ji* (Essay collection of Lin Yun), Beijing, 1998, pp.251-261. Yue Zhanwei and Xun Ling, 'Ye lun shang zhou shi qi gong xing qi de yong tu' (Remarks on the usage of bow-shaped vessels in Shang and Zhou period), *Archaeology of the Three Dynasties*, Beijing, 2013, vol., 5, p.119.
7. Gao Xiangping, 'Lue lun shang zhou gong xing qi de xing zhi yan bian'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w-shaped vessel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y), *Huaxia Archaeology, Chengzhou*, 2007, pp.98-99.







鑲嵌綠松石人形紋弓形器 X 光照片

銘文
Inscription



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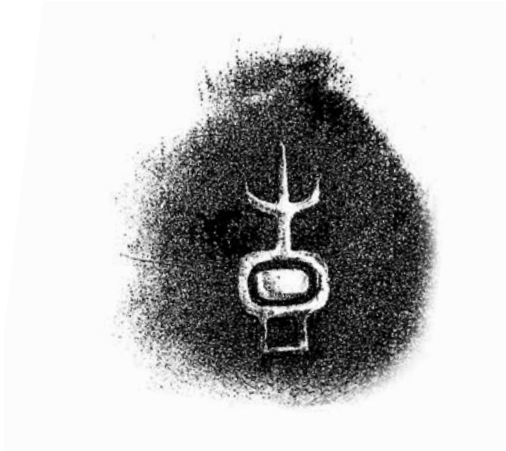


原大

饗養立鳥蟬紋尊
 (遡尊、魚尊、大万尊) 頁六
 辛未婦隣盥(宜)才(在)
 齋大室王卿(饗)酉(酒)奏
 庸新盥(宜)吹才(在)六月
 魯十冬(終)三朕遡崑
 王賁(賞)用作(作)父乙彝大万

未

未爵 頁三四



原大

壹

壹鼎

頁四二



原大

戈

戈觚

頁五四



器身 原大



器蓋 原大

豫貞 頁六〇

器蓋：

豫易（賜）貝用鳥

乍（作）父乙疇（尊）彝

器身：

豫易（賜）貝用鳥

乍（作）父乙疇（尊）彝



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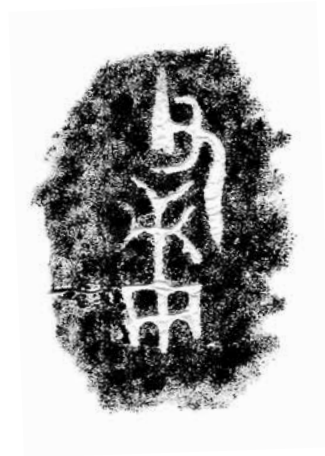
冉兴

冉兴鼎
頁七二



器身 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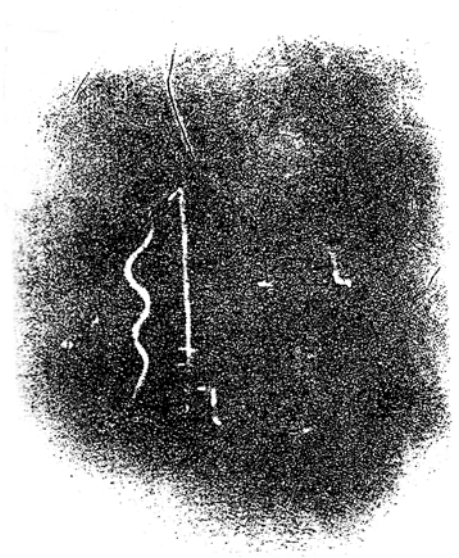
父庚
器身：



器蓋 原大

父庚
器蓋：

父庚觶
頁七八



原大

緜
吞父丁

吞緜父丁鬲
頁八四



原大

先

先壺
頁九六



器身 原大



器蓋 原大



原大

冉
器身：

冉
器蓋：

冉
頁一〇〇

冉
頁一〇六



大



中



小

原大



※編鏡
頁一一二

青銅獸面紋鬲

商末周初

通高：40公分 兩耳寬：26.5公分

源流

1. 1926-1928年間出土於陝西寶雞戴家灣（據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檔案資料）
2. 宋孫幼如女士（Madam Constance Y. Soong）家族舊藏。孫幼如女士為前清朝道光皇帝旻寧及端郡王載漪的後裔、一等鎮國將軍溥儀第八女羅毓鳳的女兒；父親孫連仲將軍，為馮玉祥麾下舊部、抗日戰爭知名將領，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丈夫宋華玉，為馮玉祥舊部、抗日戰爭知名將領、中華民國追贈陸軍一級上將宋哲元將軍的獨子，寓居美國
3. 美國維吉尼亞州威廉斯堡市Mr. Michael C. Teller IV，1997年3月13日從宋孫幼如女士家族舊藏購得
4. 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Mr. R. Steve McCowan舊藏品
5. 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醫學博士Dr. Terrence Isakov舊藏品，1998年3月17日
6. 美國俄亥俄州私人藏品

著錄文獻

1. 劉安國：《雍寶銅器小群圖說長編》（手稿本），1954年，圖40。
2. 陳夢家對劉安國《右輔瑰寶留珍》所作筆記，約1955-1956年，第45號。
3. 王光永：〈陝西寶雞戴家灣出土商周青銅器調查報告〉，《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1期，頁3-22，編號Y2。
4. 劉明科：〈黨玉琨盜掘寶雞門雞台（戴家灣）文物的調查報告〉，載氏著：《寶雞考古擷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53、78，編號D.28.088。
5. 任雪莉：《寶雞戴家灣商周銅器群的整理與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頁53、251，編號D：Y4，圖版十一·4。
6. 《吉金御賞（肆）：殷商鼎盛——商代青銅器》，香港：御雅居，2015年，頁82-85。
7. 陳昭容等編：《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年，頁382-384，第122號。

AN ARCHAIC BRONZE RITUAL VESSEL, YAN, WITH ANIMAL MASK PATTERN

Late Shang Dynasty to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c.11th Century B.C.

H: 40 cm W: 26.5 cm

PROVENANCE

1. Found in Daijiawan, Baoji, Shaanxi province during 1926-1928, based on archives kept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2. Family collection of Madam Constance Y. Soong, descendant of Emperor Daoguang and Prince Duan of the Qing dynasty, daughter of Princess Yu Feng and General Sun Lianzhong
3. Acquired by Mr. Michael C. Teller IV of Williamsburg, Virginia from Madam Constance Y. Soong on 13th March 1997
4. Collection of Mr. R. Steve McCowan, Atlanta, Georgia
5. Collection of Dr. Terrence Isakov, M.D., Cleveland, Ohio, 17th March 1998
6. Private Collection in Ohio, U.S.A.

PUBLICATION & LITERATURE

1. Liu Anguo, *Yong bao tong qi xiao qun tu shuo chang bian*, unpublished, 1954, no.40.
2. Notes by Chen Mengjia to Liu Anguo, *You fu gui bao liu zhen*, unpublished, c.1955-1956, no.45.
3. Wang Guangyong, "Shaanxi Baoji Daijiawan chu tu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diao cha bao gao", in *Kao gu yu wen wu*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1991, vol.1, pp.3-22, no.Y2.
4. Liu Mingke, "Dang Yukun dao jue Baoji Doujitai (Daijiawan) wen wu de diao cha bao gao", in *Baoji kao gu xie cui*, Xi'an: San Qin Publishing House, 2006, pp.53 & 78, no.D.28.088.
5. Ren Xueli, *Baoji Daijiawan Shang Zhou tong qi qun de zheng li yu yan jiu*, Beijing: Thread-Binding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pp.53 & 251, no.D:Y4, pl.11.4.
6. *Imperial Treasures IV: Archaic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Golden Age of China*, Hong Kong: Joyce Gallery, 2015, pp.82-85.
7. Chen Zhaorong et al., eds., *Baoji Daijiawan yu Shigushan chu tu Shang Zhou qing tong qi*,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15, pp.382-384, no.122.



《吉金御賞（伍）：商邑翼翼——商代青銅器》

Imperial Treasures V : Archaic Bronzes from the Golden Age of China

御雅居

香港上環荷李活道 123 號 1 號舖

Tel / +852-2545-1869

Fax / +852-2854-3626

Email / contact@joycegallery.com

www.joycegallery.com

總編輯 / 洛菲

主編、撰稿 / 郭永禧、楊寒橋、陳靖雯

副編 / 楊寒橋

藝術指導 / 曾逢景

攝影 / 陳鵬至

美術設計 / 三省堂 張修儀

繪圖 / 寇小石

製版印刷 / 日動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限量 500 本

© copyright 2016 御雅居

版權所有 未經許可禁止翻印及轉載

Joyce Gallery

Gallery 1, 123 Hollywood Road, Hong Kong

Tel / +852-2545-1869

Fax / +852-2854-3626

Email / contact@joycegallery.com

www.joycegallery.com

Director / Joyce

Editor, Research and Text Writing / Alex Kwok, Ambrosia Yang
Amber Chan

Assistant Editor / Ambrosia Yang

Art Director / Quixote Tseng

Photography / Victor Chen

Designer / San Sing Tang Graphic Design Annie Chang

Illustration / Kou Xiaoshi

Printing / Sunrise Art Printing Co., Ltd.

Printing / 500 copies (Limited edition)

© copyright 2016 Joyce Gallery

All rights reserved



請加入我們的微信行列

WeChat with us! Scan it!





JOYCE GALLERY

御
雅
居

